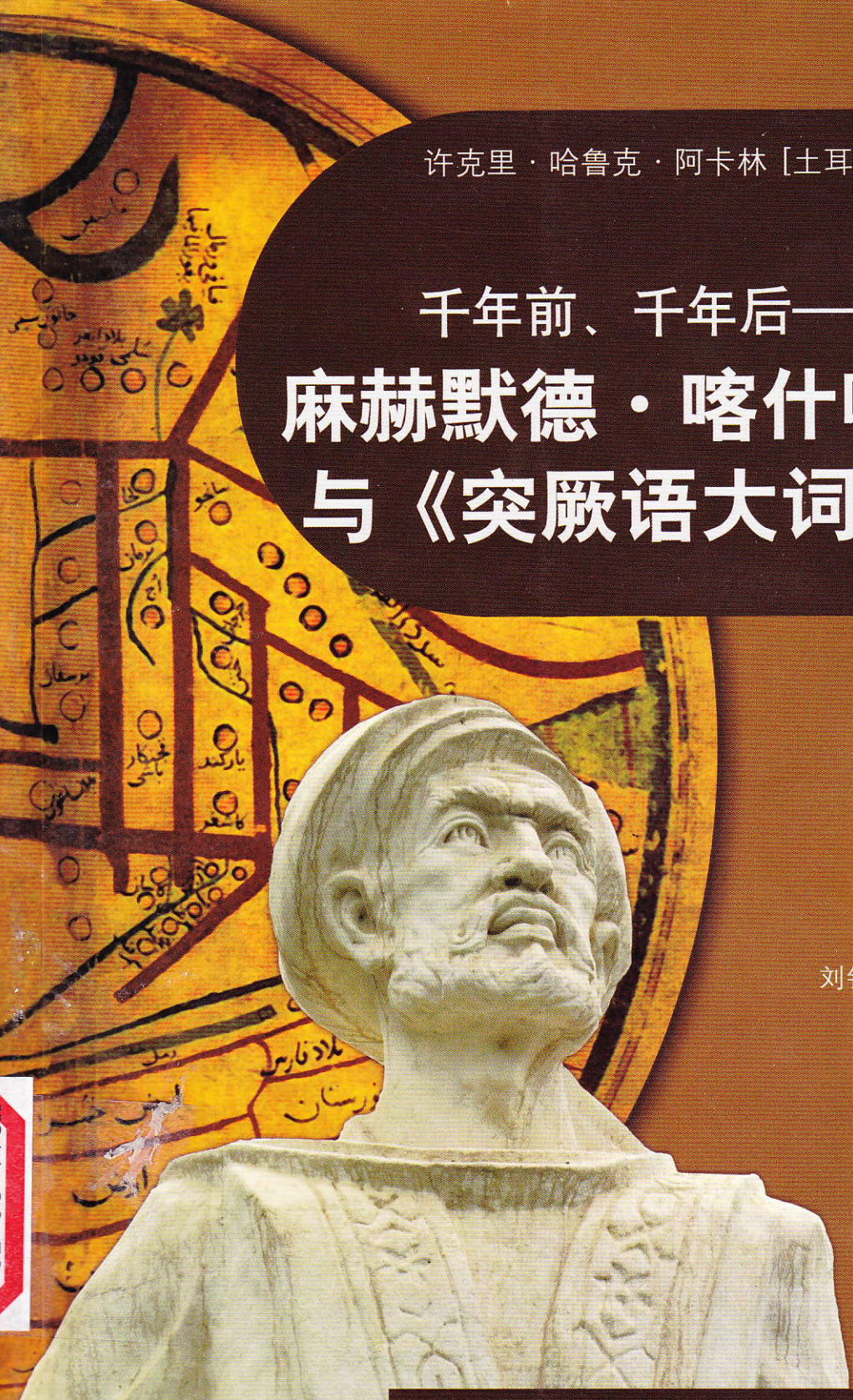
许克里·哈鲁克·阿卡林［土耳其］

千年前、千年后——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与《突厥语大词典》



刘钊　译

民族出版社

H211.36-53
U-2

许克里·哈鲁克·阿卡林（土耳其）

千年前、千年后——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与《突厥语大词典》

刘钊 译

新疆大学图书馆
民文图书 755MWS00018047

民族出版社

本书根据土耳其共和国语言协会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1次印刷版本翻译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前、千年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与《突厥语大词典》/(土)许克里·哈鲁克·阿卡林著；刘钊译. —1版.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8

ISBN 978-7-105-10249-5

Ⅰ. 千… Ⅱ.①许… ②刘… Ⅲ.突厥语—词典学—学术会议—文集 Ⅳ.H211.3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5700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9-4043

特约编辑：艾尔肯·阿热孜
责任编辑：沙塔尔·沙拉木
责任校对：哈尔木拉提·依明
版式设计：沙塔尔·沙拉木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网　　址：www.mzcbs.com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14号
邮政编码：100013
印　　刷：民族印刷厂
版　　次：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2000册
开　　本：16开
印　　张：8.625
书　　号：ISBN 978-7-105-10249-5/H·711(汉216)
定　　价：4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维文编辑室电话：64290862

千年前、千年后



目 录

第一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1
流血政变 6
喀什噶里-巴格达-哈里发-乌帕尔 12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陵 19
第二章 《突厥语大词典》 24
书名 26
写作年代 26
成因及过程 29
《突厥语大词典》的结构 32
词典正文结构和章节 35
《突厥语大词典》的词汇 44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观 49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突厥各部的介绍 52
乌古斯部及其印记 54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土库曼的介绍 58
淑可汗的魔咒城 60
马背之上前后射箭的回鹘人 61
炽俟 63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绘制的地图 64
首次标出日本的世界地图 65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突厥诸语及方言的介绍 66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教学法 70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介绍的突厥文 72
突厥十二生肖历 74
第三章 词汇中的文化 79
tepük: 足球的雏形? 79

千年前、千年后



突厥人：游必熨衣、用丝手绢、戴丝手套……79
突厥人：衣物染色……81
一千年前的突厥人如何描写美女……82
祈雨石和避雷石……83
闻之辄死的奇音“替己”……84
查毒的“查毒”……84
突厥人初次见面的礼仪……85
古代的口令……85
丧宴……86
奇技圣人库尔巴克……87
麻赫默德的忠告：勿与女子摔跤……87
引发海上风暴的神草：蛇麻……88
扑人蛇……88
穿山鸟……89
天体与天象……90
第四章 《突厥语大词典》集粹……93
词目选摘……93
千年谚语……99
首部文选摘录……100
第五章 《突厥语大词典》的发现与刊布……109
《突厥语大词典》名声远扬……113
齐亚·戈卡尔普力主刊布……113
《突厥语大词典》首次刊布……118
《突厥语大词典》的土耳其语译本……119
《突厥语大词典》的其他译本……122
结语……124

前言

他，是突厥语诸民族第一位词典学家；

他，是突厥语诸民族第一位语言学家；

第一部突厥语辞典Divanü Lûgat'it-Türk（《突厥语大词典》）、第一部突厥语语法Kitabü Cevahir-in-Nahv fi Lûgat-it-Türk（《突厥语语法精义》）出自他的笔下；

他，是调查突厥诸民族语言的第一人，遍历突厥各地，交游突厥诸部，记录他们的词汇和口头文学作品，上承千载，下达千年；

他，是突厥语诸民族的第一位突厥学家，哈卡尼耶、回鹘、乌古斯、克普恰克、土库曼、黠戛斯、炽俟、样磨、阿尔古各部，统以“突厥”称之，名其著作曰Divanü Lûgat'it-Türk，意即“突厥



诸方言词典”；

他，是11世纪突厥语世界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

他，不仅介绍了突厥语部落各地、城镇乡村，更绘制地图一幅，堪称第一位突厥地理学家；

他，身为突厥而自豪，言辞优雅，尽显母语之风采；身世显贵，受过最好的教育；

他，东喀喇汗朝大汗穆罕默德·布格拉汗*之孙，储君侯赛因·查勒特勤**之子，贵为喀喇汗朝之王子；

他，就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著有《突厥语大词典》，近廿载之搜集，耗两年之心血编撰而成；

它，是第一部突厥语词典；

它，是第一部突厥语语法；

它，是反映一千年前突厥语状况的第一份数据库、语料集；

《突厥语大词典》，展示了突厥诸书面语、诸方言历史演变之源流；

《突厥语大词典》，考11世纪突厥语语音、形态之面貌与特征，探其词汇之丰富与细腻，是流传至今的一座知识的宝库；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1072-1074年间完成《突厥语大词典》，这不仅是一部语法、一部词典，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参考书—

它，展示了历史悠久的突厥文化之根源；

近千年前的突厥，自克普恰克草原至喀喇汗国，自回鹘汗国至乌古斯牧场，简言之，11世纪突厥世界各部之语言、传统、信

*译注：布格拉汗（Buğra Han），意为公驼汗，副汗之号，大汗称阿尔斯兰（Arslan），意为狮。

**译注：查勒（Çağrı），意为雄鹰。

仰、习俗尽在其中；

释解词目，精选突厥口头文学例证，行文充满色彩；收录谚语，保留原汁原味之古貌，尽显突厥语词汇强大的表现力。

它，是突厥语的记忆。

《突厥语大词典》是第一部突厥百科全书。从突厥历法的演化至治疗多种疾病使用的药品，从乌古斯部的印记（damga）至突厥人的纺织和手工艺术，从驯马到农业，从突厥法制到治国之术，涵盖专题多达数百；

《突厥语大词典》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突厥地理著作。书中介绍了突厥各部活动的区域，展示了突厥的城镇乡村、山川湖泊并制作世界地图一份。目前所知，这是突厥人绘制的第一份世界地图。

《突厥语大词典》阐述突厥民族之伟大、突厥语言之高雅，展示突厥语之丰富不亚于阿拉伯语，是以阿拉伯人为对象的第一部突厥语教材。

《突厥语大词典》特色纷呈，是在突厥文化中创下多个第一的力作。

它是突厥人的语言、文学、文化、历史和地理。

2008年，是这位为突厥民族和突厥文化留下如此宏伟著作的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千年诞辰。

庆祝千年诞辰之际，为向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读者介绍这部伟大的著作及其作者，我们编写了此书。本书面向各类读者，非纯学术著作，因而尽量避免学术语言，省去体现语音细节的转写符号，未用各种脚注。不过，参考书目仍列于书末。

千年诞辰之际，谨向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表达我们的崇敬与缅怀之情。

我们的民族，只有认识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及其里程碑式的著作《突厥大语词典》，才能更深地领悟我们的语言与文化之伟大与丰富。

许克里·哈鲁克·阿卡林

第一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突厥语大词典》（后文简称词典）这部巨著的发现揭开了突厥语的诸多疑团，使突厥语的历史得以重写。它的作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是突厥学的奠基之人，是突厥语词典学的开山鼻祖。麻赫默德的出生年份一般认为是1008年。

对于麻赫默德的生平，史料并无记载，《词典》也语焉不详。根据《词典》中的零星记载，我们知道麻赫默德出身贵族，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王子。他自称在突厥人中语言最优美、叙述最清晰、教育最完备、出身最高贵、最擅掷长矛，并曾遍历突厥各部城镇和地区。

麻赫默德确定的选词标准是，已经不再使用的旧词不予选入。这表明他拥有非常渊博的突厥语词汇知识。麻赫默德不仅熟悉当时的各种突厥书面语，掌握集自突厥各部词汇的意义、词类以及各种特点，而且对突厥语旧词有所了解。由此可见，他受过良好的语言教育或有着坚实的自学功底。

麻赫默德虽有“喀什噶里”之名，但《词典》中提到他的父亲为巴尔斯罕人，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巴尔斯罕为其出生之地。麻赫默德在《词典》中从未以Kâgarî或el-Kâşgarî（喀什噶尔人）自称，不过多处赞颂喀什噶尔的气候、水土，称之为可汗之都，而且喀什噶尔附近的阿德克（Adıg）、卡瑟（Kası）、乌帕尔（Opal）等地都被他视为故乡，加上他定居在当时的文化中心喀什噶尔，这些因素使得这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得到“喀什噶里”之名。

《词典》唯一提到“喀什噶里”这一名号是第一页标题中的Teklif-i Mahmud bin el-Hüseyn bin Muhammed el-K'aşgar（麻赫默德·本·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喀什噶里著）。这一提法是出自麻赫默德手稿原件，还是现存手稿的抄者穆罕默德·伊本·艾

比·拜克尔·伊本·艾比勒法提赫或在首页插入评论的哈提普扎德(Hatipzade)所加,目前尚不明朗。

在解释Barsgan(巴尔斯罕)这一词目时,麻赫默德指出,阿夫拉西亚布(Afrasiyab)的儿子建造一城并以自己的名字名之,这就是巴尔斯罕这一地名的来源。麻赫默德称,他父亲的故乡也是巴尔斯罕。在编写与巴尔斯罕历史相关的另一词目时,麻赫默德写道,这一名称源自回鹘可汗一个名叫巴尔斯罕的牧马官。一种说法是,这位牧马官看中此地气候,将其作为驯马之所,久而久之居民聚集,于是马官的名字便成地名。

另一种说法认为,麻赫默德出生在喀什噶尔西南的乌帕尔乡。其实我们也注意到麻赫默德在《词典》的一个词目下称乌帕尔是自己故乡的地名。《词典》唯一抄本的第49页第7行写作ابل,研究者将其读为Abul,但后来知道应该读为Opal。在提到乌帕尔时,麻赫默德称"这是我们故乡的一个村名",说明他的籍贯为喀什噶尔,但并未说明乌帕尔是他的出生之地。

巴尔斯罕

巴尔斯罕一景(2008年)



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南岸,古丝绸之路途经此地;炽俟、突骑施、葛逻禄等部居于此城。史料中,城名亦有Barshan、Barsahan等写法。葛逻禄时期是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著名旅行家塔米姆·伊本·巴赫尔(Tamim ibn Bahr)行经此地,描述了巴尔斯罕及周边村镇的繁华景象。构成喀喇汗朝主体的葛逻禄和炽俟二部曾经聚居于此,使得伊塞克湖畔的巴尔斯罕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城中冶铁和木材加工以及雕刻、陶瓷等手工业取得发展。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该地区的巴尔斯昆村,沿用的正是古城巴尔斯罕的旧名。

不过，《词典》在提及阿德克和卡瑟时分别称为“我们故乡的一个村名”和“我们故乡的一个地名”，这两个地方均离乌帕尔不远，这就明确地说明了麻赫默德和这一地区的关系。

麻赫默德在乌帕尔接受了启蒙教育、度过了少年时光，在哈米迪耶和萨吉耶两处宗教学校受到名师的指点，其中一位老师的名字在《词典》中曾经提及，叫作谢赫伊玛姆扎希德·侯赛因·本·哈莱夫·喀什噶里（eyh İmam ez-Zahid Hüseyin bin Halef el-Kâşgari）。

在《词典》序言中介绍自己的身世时，麻赫默德称，他父亲名叫侯赛因，祖父名叫穆罕默德。后来在解释Uygur这一词目时作者也谈到了自己的先祖。他的先祖名叫Hamîr，源自amîr（埃米尔，酋长）一词，乌古斯方言在词首派生一个/h/音，因为这一音变，麻赫默德姓氏成为“哈米尔”（Hamîr）。

麻赫默德称，他的先祖从萨曼王朝夺得天下，人称哈米尔特勤（HamîrTegin）。在抄本中，这个名字的写法造成了不同释读，包括埃米尔·巴赫尔特勤（El-Amîr Bahr Tekin）、贝赫尔金（Beherkin）、巴希尔特勤（Bahir Tekin）、哈米尔特勤（Hamir Tekin）。其实，正确的读法是纳赛尔特勤（Nasr Tigin），一般认为，此人即是征服河中地（Maveraünnehir）和布哈拉的阿尔斯兰伊利

巴尔斯罕（Barsgan）遗址







克（意为“狮子王”）·纳赛尔·本·阿里（Arslan İlig Nasr bin Ali），又称纳赛尔伊利克汗（Nasr İlig Han）。

后来的研究又对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族谱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而且发现他的家族曾经遭遇惨祸。基于这些发现，人们对《突厥语大词典》这样一部鸿篇巨制的成书过程提出了各种猜测。何种因缘使得麻赫默德在11世纪的条件之下遍历突厥世界、对突厥各部的语言、文学和文化进行多年的研究？这些，随着族谱研究的深入而趋于明朗。

麻赫默德自称出自突厥贵族，此言不虚。另外，我们还知道他的家族乃是东喀喇汗朝王室。麻赫默德的家谱可以上溯至阿不都克里木·萨图克·布格拉汗（Adbülkerim Satuk Buğra Han）。这是第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可汗。阿不都克里木·萨图克·布格拉汗

932年皈依伊斯兰教，子苏莱曼汗；苏莱曼子阿布·哈桑·哈伦·科勒奇·布格拉汗（Ebü'l-Hasan Harun Kılıç Buğra），简称科勒奇·布拉格汗，乃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祖父之祖父，992年夺取萨曼王朝首都布哈拉。科勒奇·布格拉汗之子优素福·卡迪尔汗·本·哈桑·哈伦（Yusuf Kadır Han bin Hasan Harun）征服于阗（Hotan），其子为怛逻斯（Taraz）及白水城（İsbicap）统治者穆罕默德·布格拉汗·本·优素福，其子侯塞因·本·穆罕默德·查勒特勤（Hüseyin bin Muhammed）为巴尔斯罕地方官，号谢姆苏德夫莱·阿尔斯兰·伊利克（Şemsüddevle Arslan İlig），他就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父亲。

有资料表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母亲是喀喇汗朝著名的乌列木霍加塞菲丁·布祖尔克瓦尔（Hoca Seyfeddin Büzürgvar）之女布比·拉比亚（Bubi Rabia）。

位于新疆阿图什市的喀喇汗王朝可汗阿不都克里木·萨图克·布格拉汗陵



流血政变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祖父喀喇汗朝君主穆罕默德·布格拉汗·本·优素福执政15个月之后，决定将汗位传给长子侯赛因。但穆罕默德·布格拉汗和第二位妃子也有一个儿子名叫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这位王妃坚决反对汗位传给侯赛因·本·穆罕默德·查勒特勤，也就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父亲，因此在登基大典当日密谋发动流血政变。她令人在饭中投毒，结果包括她的丈夫穆罕默德·布格拉汗在内的多名王室成员中毒身亡，接着又令人勒死了小叔苏莱曼。王妃并未就此住手，丈夫以及小叔的许多亲信也被处死，政变之后扶其子易卜拉欣登上汗位。

喀喇汗王朝

喀喇汗王朝是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政权（840–1212），自称“可汗”（Hakan）或“汗”（Han），麻赫默德在其《突厥语大词典》中称之为“哈喀尼”（Hakanî）。“喀喇汗”（Karahanlılar）是近代学界的称法。

喀喇汗人的由来，现有资料不足，众说纷纭，主要有回鹘说、土库曼说、样磨说、葛逻禄说、葛罗禄-样磨说、炽俟说和突厥说。普里查克对各种说法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任何说法必须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他认为，喀喇汗人主要由构成突厥汗国的阿史那部的一支葛逻禄部构成。

我们知道，葛逻禄部落联盟包括三支。近来的研究较为肯定地证明喀喇汗人是由上述三支中的样磨人构成。葛逻禄是古代突厥部的一支，于745年同回鹘及拔悉密人组成联盟。黠戛斯人于840年推翻这一部落联盟的统治之后，样磨人西迁至喀什地区并定居于此。样磨人本臣属于回鹘，或者本身就是回鹘的一支。后来，样磨人在伊犁河流域扩散开来，继而占领了巴拉萨衮。我们知道，统一这一地区的新王朝的首任可汗为毗伽·阙·卡迪尔汗，但对这位汗的在位时间及政绩缺乏了解。毗伽·阙汗去世

喀喇汗王朝古迹布拉纳塔



正当父亲准备继位、自己将成太子之时，孰料登基典礼却成惨剧。麻赫默德一家几乎灭门，血腥政变之后仅其一人得脱。惨剧过后，麻赫默德孑然一身，此后的经历不为人所知。

编制一部示例充足、内容详尽的字典，体现当时突厥各部语言特点，需要广泛搜集资料。以当时的条件，完成这一工作需要多年的研究；有鉴于此，可以确信，此次风波过后，麻赫默德离开故国，云游周边各突厥部落，因而对各部方言有切实了解并同时积累了大量资料。当然，麻赫默德提供的不仅是有关语言的知识，也对突厥诸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说明他对这一地区的地理也是非常熟悉的。这个问题尚有不同看法，不过，如此推断与麻赫默德去国周游、博采著书的判断是相互吻合的。

后，先后由其长子巴泽尔·阿尔斯兰汗和幼子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当政。

其间，巴泽尔·阿尔斯兰汗之子萨图克结识了在喀喇汗朝避难的萨曼王子并皈依伊斯兰教。萨图克与叔父争权获胜，取名阿布杜·克里木，是为萨图克·布格拉汗，第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可汗。阿布杜·克里木·萨图克·布格拉汗卒于956年，喀喇汗朝的伊斯兰化在他的治下大体完成。长子穆萨·同戈·伊利克（Musa Tonga İlig）继位不久，幼子巴伊塔什·阿尔斯兰汗苏莱曼登基。我们知道，继巴伊塔什之后，阿布·哈桑·阿里·阿尔斯兰汗在位期间从萨曼王朝手中夺取费尔干纳地区。

其弟阿布·哈桑·哈伦·科勒奇·布格拉汗在位期间开疆拓土，分别于990年征服白水城，992年征服撒马尔罕，999年夺取萨曼王朝首都布哈拉。后科勒奇·布格拉汗病逝于返回喀什的途中。

11世纪初，喀喇汗王朝内战不断，国力削弱，1041年分裂为东西两部。11世纪末，喀喇汗王朝处于大塞尔柱国统治之下，后因塞尔柱的衰弱，于1140年归附哈剌契丹。西喀喇汗朝于1211年曾经获得短暂的独立，终被花拉子模沙阿拉丁·穆罕默德所灭；此时东喀喇汗朝为乃蛮人征服，至此，喀喇汗王朝寿终。

布拉纳塔内景





特尔肯可敦

经过流血政变掌权的易卜拉欣在位时间大约一年左右。易卜拉欣在母亲的怂恿之下向不承认其合法地位的巴尔斯罕埃米尔耶纳尔（Yınal）特勤发难，结果战败而亡。一般认为，灭门仇人败亡之后，麻赫默德并未参与汗位之争，甚至其时也没有返回故国，而是以全部身心投入到了突厥语的研究之中。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提到先祖有“埃米尔”（Amîr）的称号，这说明他出自贵族，属于喀喇汗朝汗族一员。汗族出身的另一个线索是《突厥语大词典》中据称献给特尔肯（Terken）可敦的颂诗。喀喇汗汗室出身的贾拉里耶·特尔肯可敦（Celâliye Terken Hatun）乃大塞尔柱苏丹梅利克沙（Melikşah）的妃子。《词典》在解释koşuk（“诗”）一词时引用了出现该词的一联诗句为例证，第一句以特尔肯（Terken）可敦的名字开始：

Terken Katun kutınga tegür mendin koşug
Aygıl sizing tapugçı ötnür yangı tapug

请向可敦奉上我的颂歌，
就说您的仆人乞求赐给新的工作。

这首颂诗的第二联作为麻赫默德《词典》中kanıg（“喜悦”）一词的例证：

Tutçı yagar bulıtı altun tam ar arıg
Aksa anıng akını kandı mening kanıg

可敦恩德如彩云
若使惠泉流向我，喜偿夙愿慰平生。

在balıg（“受伤”）词目之下，麻赫默德引用了献给特尔肯可敦颂诗的最后一联作为例证：

Urmış ajun busugın kılmış anı balıg
Em sem angar tilenli sizde bulur yakıg

世道设下圈套，使他遭受创伤。
要想给他寻药，唯独你有妙方。

以韵文形式投谒塞尔柱苏丹妃子的这首颂诗属于一篇自荐文，能够在《词典》中引用，只能解释为出自麻赫默德之手。诗人说，世道设下圈套使自己受到伤害，他把特尔肯可敦视为解己于困境的唯一希望，能够治愈诗人伤痛的唯有惠泉长流的特尔肯可敦。

如此身家际遇，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向族人梅利克沙的王妃特尔肯可敦寻求护佑是可以想像的。其实，麻赫默德能够到达巴格达，也应得益于特尔肯可敦的帮助。可敦远嫁巴格达之时，随行者中极有可能就有这位喀喇汗朝的前王子麻赫默德。

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宫廷对艺术家甚为关注，因而麻赫默德请求特尔肯可敦的保护，实是顺理成章。《词典》中引用的这首诗只能是麻赫默德所作，若是出自他人之手，则麻赫默德得到并引用的可能性较低。麻赫默德与特尔肯可敦属于亲门近支，麻赫默德又遭家族变故，再者，以当时的情况，个人私文较难易手。凡此种种，诗作出自何人确定无疑。本诗同时也说明麻赫默德亦能作诗，颇通诗律。

分析上述信息，喀喇汗朝系世之中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家谱可确定如下：



阙毗伽可汗（始于840年）

↓

巴泽尔（Bazır）可汗

↓

阿不都克里木·萨图克·布格拉汗
（932年皈依伊斯兰教）（卒于955年）

↓

苏来曼汗

↓

阿布·哈桑·哈伦·科勒奇·布格拉汗
（卒于992年）

↓

优素福·卡迪尔汗（卒于1032年）

↓

穆罕默德·布格拉汗（卒于1057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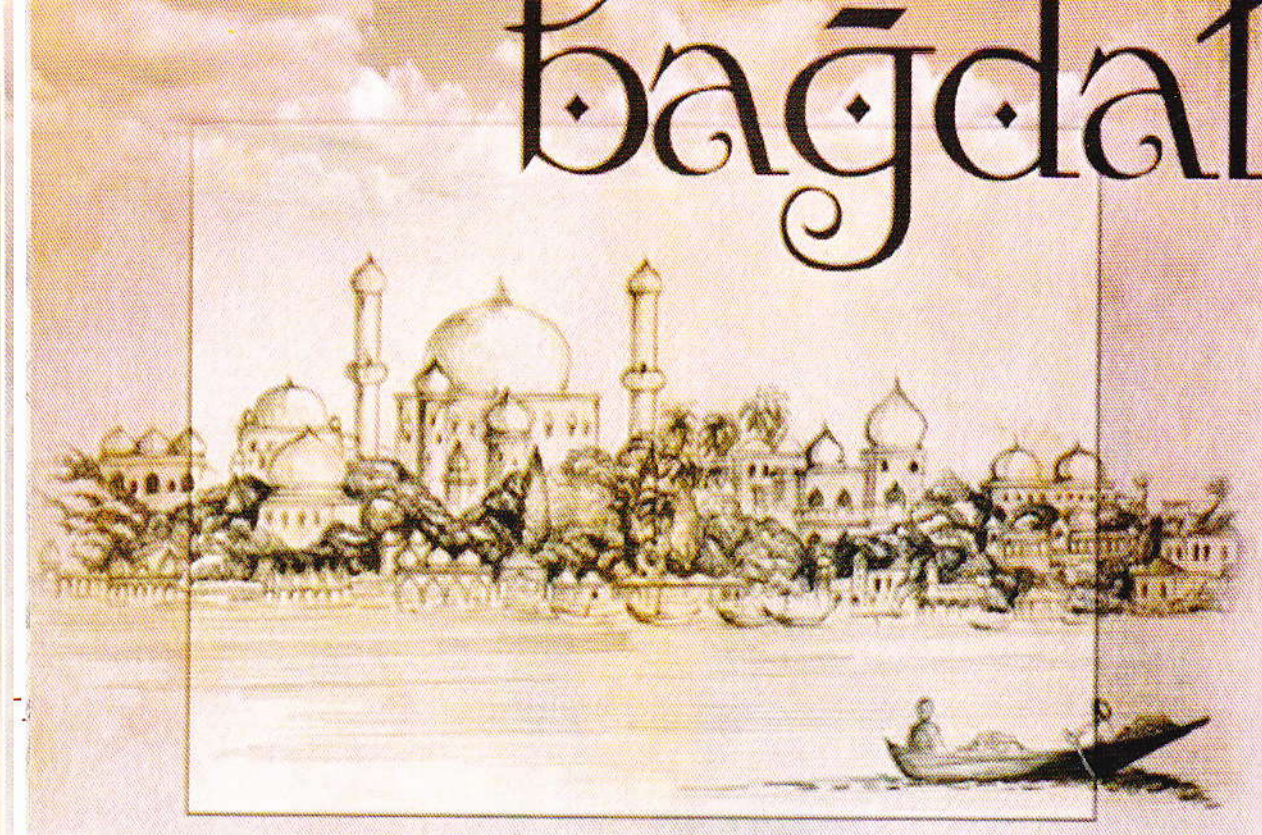
侯赛因·本·穆罕默德·查勒特勤（卒于1057年）
（谢姆苏德夫莱·阿尔斯兰·伊利克）

↓

麻赫默德·本·侯赛因·喀什噶里
（1008年–1105年）







喀什噶里–巴格达–哈里发–乌帕尔

有关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亡父灭门之后的情况，存在多种说法。1057年发生流血政变，时年49岁的麻赫默德穿越帕米尔山险峻的山谷，走出国界，一步一步走遍突厥诸地区，游历于突厥各部之间。麻赫默德对他遇到的突厥部落的语言产生兴趣，记录了听到了词语，搜集了口头文学作品。据称，麻赫默德去过伊朗和伊拉克，掌握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希腊语，还在经学院担任过教师。他耗时近20年，搜集有关突厥各部语言、文学、生活方式、习俗的资料，于1072年来到巴格达并在此完成了此前已经着手写作的《突厥语大词典》。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词典》卷首表示将此书亲自呈送哈里发穆格塔迪·比埃姆里拉（Halife Muktedî Biemrillah）。他说：

我著此书，希望能够给我带来不尽的声名，成为用之不竭

的财富；蒙真主之庇佑，我将此书名为《突厥语大词典》。献给登上神圣先知宝座的哈希姆氏族后裔、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奥布尔卡西姆·阿布杜拉·本·穆格塔迪·比埃姆里拉陛下。

对这段文字有人提出不同的解释，认为麻赫默德把他的著作献给了哈里发的儿子。但是，上述称号和名字其实均指哈里发穆格塔迪·比埃姆里拉。另外，穆格塔迪·比埃姆里拉19岁被立为哈里发，在位两年时当为21岁，此时不可能有年龄适合接受赠书的儿子。当然，两种观点都承认，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写作《突厥语大词典》期间，或者是在完成之后来到巴格达并在此将该书献给了哈里发。

我们知道，麻赫默德·喀什噶里除《突厥语大词典》外还编写过一部突厥语语法，这件事也是麻赫默德本人提及的。他在《词典》序言中举例说明未收录的形容词时写道，书中未涉及单数复数的结构、比较形容词以及表小等问题，这些内容他已经在语法书《突厥语语法精义》中有详细的介绍。我们相信这部书对突厥语语法有详细的介

哈里发穆格塔迪·比埃姆里拉（1059.7.24–1094.2.4）

全名奥布尔卡西姆·穆格塔迪·比埃姆里拉·阿布杜拉·本·穆罕默德·本·阿布迪拉·阿拔斯（Ebü'l-Kasım el-Muktedi-Biemrillah Abdullah bin Muhammed bin Abdillah el-Abbasi）。

生于巴格达，哈里发卡西姆·比埃姆里拉之孙。其父为哈里发独生子及继承人，在穆格塔迪出生前半年去世。祖父去世时，穆格塔迪继任哈里发，时年19岁。

穆格塔迪颁布诏书，承认塞尔柱苏丹梅利克沙的正统地位。后向梅利克沙求婚，一番商议之后，梅利克沙同意将女儿马赫梅利克嫁给穆格塔迪。梅利克沙厚嫁其女，并由王妃特尔肯可敦送至巴格达。嫁女虽非本意，但婚礼至为隆重。这桩婚姻持续两年，后因穆格塔迪违反不出后宫的前约，梅利克沙将女儿及外孙召回伊斯法罕。梅利克沙三进巴格达时，令哈里发穆格塔迪离城，后因一次狩猎期间食肉中毒而死，哈里发才免遭外迁。特尔肯可敦扶植梅利克沙的幼子麻赫默德即位但未予全权，力主埃米尔·云奈尔（Emir Üner）及维齐塔居米尔克（Tac ü lm ü lk）摄政，直至新苏丹成年。穆格塔迪无意间卷入塞尔柱王位之争，后于1094年2月4日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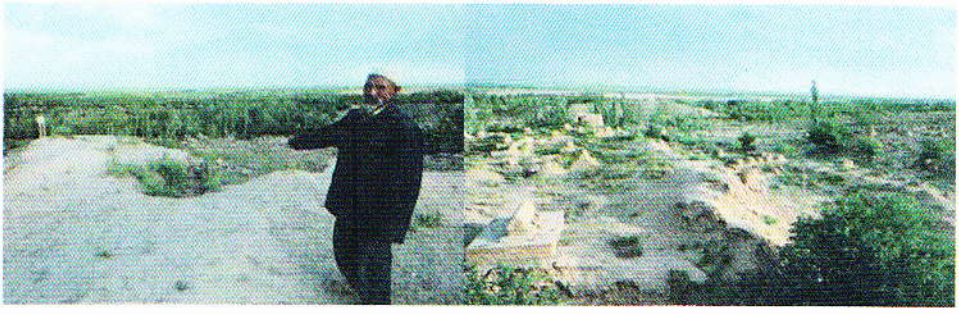
绍，只可惜已经失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除以上两书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著述，这一点不得而知。至于《突厥语大词典》献给哈里发之后作者的经历，说法上多有出入之处。

麻赫默德是否从格巴格返乡，如果返乡是在何时，此后定居何处，这些均无史料记载。有人根据地方传说认为，麻赫默德于1080年从巴格达返回故乡，定居于喀什噶尔附近的乌帕尔乡，开办麻赫穆迪耶经院并在此执教10年，1090年辞世，享年97岁。

麻赫默德在完成著作、呈献哈里发并返回喀什噶里之后何以选择在乌帕尔乡定居？可能的解释是：他的童年至青年时期都在此度过，而且这里又是他的启蒙之地，因而愿意在此安度晚年直至入土为安。麻赫默德把晚年定居的这个地方收入词典，这说明乌帕尔乡在他的生活中必定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不过，各种文献中并无其他资料，因而麻赫默德与乌帕尔乡之间的关系仍可商榷。

关于麻赫默德定居乌帕尔并在此度过晚年之事，还有另外一种



麻赫默德经院遗址（2008年）

说法。麻赫默德89岁时到达喀什噶尔，后在经学院执教8年，97岁去世，葬于乌帕尔经学院附近墓地。还有一种与此大同小异的说法，称麻赫默德的卒年是1105年甚至是1126年。

近年，据信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墓地经过整修，重建了陵墓，写有“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之墓”的字样，墓主的生卒年月分别写为1008年和1105年。

乌帕尔陵墓属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此说在较晚文献中亦有记载。据此前在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墓发现、书写日期记为1791年的一份名为《圣人传（Tezkire-i Hazret-i Molla）》的写本记载，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从巴格达回归故里之后曾在经学院执教8年，伊斯兰教历477年（公元1084/1085年）去世，享年97岁。

在一部捐献给乌帕尔陵墓的美斯奈维体诗集写本的最后几页曾经发现喀什噶尔伊斯兰法院法官盖章、日期为1252年7月14日（公元1836年10月21日）的捐献文书。文书称，一直被当地居民称为谢姆塞丁（Hazret-i Mollam Şemseddin）的圣徒即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依据古老的传统，这处陵墓民间一直视为圣地，墓主人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这一点几乎已成定论。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墓（2005）

捐献文书原文如下：

[1]Tarihka bir miŋ iki yüz ellig iki mah-i recebü'l-mücerrebniŋ on tört hakar yılı muzafat-ı Kâşgar mahkeme-i darü'l-kaza [2]mesned-i şeriat Molla Sadık Alem bin Şah Ala Ahund hatem-i fi'z-zeyl tendurustluk hâletim bir yüz on [3]tört yaş salım bilen ilm-i hissiyat iştiyak edeblig keyfiyat bilen kolumdiki bir mukavvaga müştemil mebni-i [4]marifet şeş defteri mesnevi-i ilm ü irfan, manevi-i kalem-i ictihad bilen evrak-i sahifesige ziynet birgen [5]kıymat baha mülk-i zer-harid kitabımnı belde-i Kâşgar der-mevzi-i Oyfal taht-ı cebel çeşme-i zülali sahneside medfun musannif-i irfan Hazret-i Mevlam Şemse'd-din Hüseyin sahib-kalem Mahmud el-Kâşgariniŋ mazaratıga vakf-ı [6]mutlak ve tasdik-i müebbed ba-yed ki bu ulug edibe marifet kitabımnı edib ilm-erbablar bilen mazar-ı Şemse'd-din [8]Hüseyin sahib-kalem Mahmud el-Kâşgariniŋ kabr-i mütebervikniŋ sahnesi-de çeşme-i zülali etrafıda olturup [9]mezkûr kitabnı mütalaa kılıp sahib-kalem Hazret-i Mevlam Şemse'd-din Hüseyin Mahmud el-Kâşgari-[10]niŋ baklarıda dua kılıp evlad-i ümmet kavm-i milletke talim-i ilm kılıp fazl-i kamal taptıga say kılgaylar [11]bu mezkur vakf kitabımga baş şakirdim Molla İyd-i Halvet bin Molla Evezni mütevelli nasb kıldım [12]dip hatem fi'z-zeyl Molla Sadık Alem öz mührümni basdım. [13]Mezkur ikrarımniŋ rastlıgıga ulema-i müderris el-Nazar Ahunum divan-ı şahan Molla Abdurrahim Nizari ve [14]Noruz Kâtib Turdış Kâtib Turdı Şeyh Ahunum Molla Gocalak Oyfaldin Zeydin Korul begiler [15]şahiddürler.



Zübdetü'l-ulema
âlimü'l-vakt
Molla Sadık ibn Şah Ala

1252年7月14日，牛年。谢赫·阿拉·阿訇之子毛拉萨德克·埃来姆（Şah Ala Ahund oğlu Molla Sadık Elem），喀什噶尔教法法院法官、教法之支柱，谨盖章于文末并声明如下：

余年百又十四，神智清晰，好学知礼，现将所藏六卷精装之珍贵诗集《谢里夫美斯奈维》全部、永远捐献给葬于乌帕尔山脚寒泉之圣人谢姆塞丁侯赛因之子、文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之陵墓。此书乃知识之精华，余将其全部献出；后辈文人墨客，于谢姆塞丁侯赛因之子、文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圣陵之侧，坐闻寒泉、研读此书，勿忘为圣人、正教之阳光、侯赛因之子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祈福，勿忘勤勉传道授业，使我穆斯林之子孙及民众咸习礼义。余嘱余之青年弟子毛拉伊迪·哈维特·本·毛拉埃维兹尼代办捐书事宜。

毛拉萨德克·埃莱姆谨盖章如下。吾之诚意有教习纳扎尔·阿訇努姆、主簿毛拉阿卡杜拉赫曼尼·尼扎里、文书奈乌鲁兹、文书突尔杜施、突尔德·谢赫·阿訇努姆、毛拉果主拉克及乌帕尔人泽伊丁·科鲁尔贝基等诸公为证。



（印章）最著名的乌列姆、当代学者谢赫·阿拉之子毛拉萨德克

写于公元1836年10月21日（主麻日）的这份捐献文书的发现，明确地说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陵墓就在喀什噶尔的乌帕尔乡。

墓主人去世多少年以后始有 Hazret-i Mevlam 或 Hazret-i Mollam（海孜里提毛拉，“圣人”）的称呼，这一点不得而知。1982年发现这份文书以前，人们一直以为墓主人是一位名叫“海孜里提毛拉”的圣徒。这种观点在文书写成的时代也十分普遍。不过，114岁的献诗者毛拉萨德克·埃莱姆指出墓主海孜里提毛拉乃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我们不禁想到，这种说法可能依据的是作者早年的记忆。这样看来，应该说在18世纪中叶以前人们是知道乌帕尔陵墓主人名叫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后来海孜里提毛拉这个名字更为人们所熟悉，而墓主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真实姓名则逐渐被人淡忘。不过，毛拉萨德克·埃莱姆因为知道墓主人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所以在捐献美斯奈维诗时才提到了这情况。

契约中提到了海孜里提毛拉的父亲谢姆塞丁侯赛因就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说到的他的父亲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可以设想，他身为一名官员，从喀喇汗朝获得了“谢姆塞丁”的称号。

从维吾尔族学者伊布拉音·穆提义和米尔苏里唐·乌斯满诺夫发现并向学界刊布的这份文书来看，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晚年所居并在去世后埋葬之地，即是《突厥语大词典》中提到的“我们故乡的一个乡村”乌帕尔。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陵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墓现在已经扩建成为一处陵园，位于乌帕尔乡西北四公里处，准确地说是北纬39° 18′ 51.11″，东经75° 30′ 36.03″。外绕庭院，维护良好。维吾尔人亚欣·卡里（Yasin Kari）承传祖业，对陵墓精心呵护。

陵园入口处立有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塑像，高达四米。陵园仿清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陵墓（2008年）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陵墓外景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画像

真寺形制，内设水房、讲经堂等设施。院内有一文物陈列室和一小清真寺。碑文记载，陵墓在1829年和1897年曾经两次修缮，近年也进行过维修。经过历次维护，陵墓和清真寺原貌可能逐渐有所改变。



作者在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塑像前（2005）

陵前路边有一株大树，据称是麻赫默德·噶什喀里亲手所植。这种树维吾尔族称为“海海杨”*，树枝扎满许愿的布条。树旁有一清泉。

树下台阶，通向喀什噶里陵。院内台阶共97级，代表墓主人的年龄。陵园四面环墙，入口为一拱门，内有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画像迎接来客。墓室在庭院西侧，共三进。右手间为棺椁，真正的葬所当在陵南墓地。守陵人亚欣·卡里告诉我们，约二十米外，面朝这里的那座墓才是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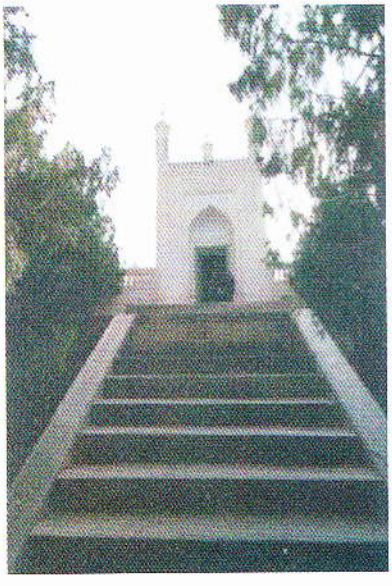
* “海海”在维吾尔语中表示“可以了”，“好了”的意思。

赫默德·喀什噶里真实安身之处，向东不远便是麻赫穆迪耶经院的遗址，据说这座经院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亲自创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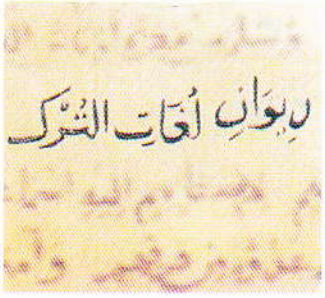
第二间为陈列室，展示有《突厥语大词典》的不同版本。第三间供游人礼拜之用，有一台阶直通屋顶。

喀什噶里陵每天的参观者络绎不绝，除喀什本地外，不少来自周边区县甚至其他民族。





第二章 《突厥语大词典》



我们对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生平知之甚少。他自称写过一部《突厥语语法精义》，可惜失传。继此书之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又搜集、编著了《突厥语大词典》，其内容涉及突厥诸部各地及各种方言，提供了有关一千年前突厥语社会面貌的翔实资料，是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وبه العون

الحمد لله ذي الفضل الجزيل والصنع الجميل الذي أرسل جبريل
على حين فترة من الرسل بتنزيل مبيناً فيه التحريم والتحليل
حتى نهج السبيل ونصب المنار والدليل في زمان أصحه عليل
وأفصحه كليل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على آله الغر الميامين وسلم تسليماً

أما بعد فقال العبد محمود بن الحسين بن محمد لما رأيته
أن الله تعالى قد أطلع شمس دولة في بروج الإقبال وأدار ملكهم
دائرة الأفلاك فسماهم الترك وولاهم الملك وجعلهم ملوك
العصر ووضع في يدهم أزمة أهل الدهر فقيضهم على الخلق
وأيدهم على الحق وأعز من انتمى إليهم وسعى بين يديهم ونال منهم
بلغه في المراد وسلم من معرة أوباش العباد حوّل كل ذي لب
التمسك بحبالهم توقياً من وقع نبالهم ولا ذريعة لذي عقل
من التراطن بلسانهم لإصغائهم إليه أسماعهم واشتمالة جنانهم
فإذا اعتصم به عدو من فريقهم وآمنوه من فريقهم فيلوذ به
غيره ويكشف عنه ضيره ولقد سمعت عن ثقة من أئمة بخارا ضميره
وإمام آخر من أهل نيسابور كلاهما روى بإسناد لهما عن رسول ال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أنه لما ذكر أشراط الساعة ومن أخبر الزمان

书名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指出了突厥各部的书面语言、方言的特点，将突厥语词语汇集成书并名之为Divanü Lûgati't-Türk（《突厥语大词典》），希望此书能给他带来不尽的声名，成为用之不竭的财富。阿拉伯语借词divân的意思是“（对诗人之作品分韵并以字母顺序排列而成的）诗集”。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词典》中以一定体例收录突厥语词汇，分别释义，并辅以例句和韵文片断，书名中的divân一词取其“字典”之义。阿拉伯语借词luġat除“词语、词典”之外，还有“语言、共同语”之义。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使用了这个词的复数luġât而非单数形式，以此表示“突厥各部的语言。

麻赫默德在《词典》中记录了当时书面语的语法规则和词汇，同时，以此标准语为基础，对其他突厥部落方言的语音和词汇特点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时时注意对形态上的差别作出说明，正因为如此，他将这部著作命名为“突厥诸语言（或方言）词典”。

这一名称可谓名副其实。《突厥语大词典》确实是极为详尽地展示了突厥各部语言特点及词汇面貌的一部“集录”（divan）。

写作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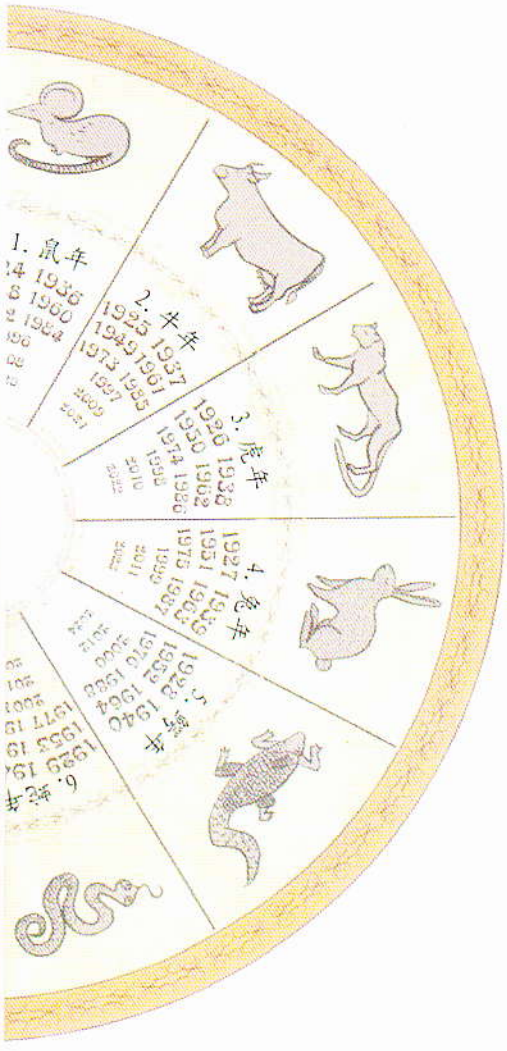
《词典》成书于作者到达巴格达之前亦或之后，对此尚有不同意见。但有记录显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于1072年开始写作此书，经四次修改，于1074年完稿。

现存伊斯坦布尔民族图书馆的唯一抄本在最后一页明确记载，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于1072年1月25日开始编写《突厥语大词典》，完成日期是1074年2月10日。

《突厥语大词典》的抄写者穆罕默德·伊本·艾比·拜克尔·伊本·艾比勒法提赫在《词典》最后的跋中称，他的抄本依据的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原稿。他说，麻赫默德手稿原件最末有如下的文字：

قل ذكريا يحكا يحكا كذرى يحكا كلوه

قد ذكريا يحكا يحكا ويحكا كالذاك ۝ اى تواضع العبد وتعبد
وتعبد وصام وصلى وضحى ويخضع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
انقضى كذا والجمع بين الكبير وهو آخر الكتب الثمانية
وتمت بعون الله العلمين ۝
قال محمد بن خير لما وفينا ما شرطنا فى مقدمة الكتاب ان
نجمع فيه لغات التراب ونبين علمها واصولها ونشرح اقيستها وترتيب
فصولها فقد انجز المحمود واجرز المقصود ونبذت منها الزيادة
واللغو والسقط الحشو فاستولى الكتاب على الامد وخلد ذخرا
للابد فليكمل كتابنا بهذا المحل والحمد لله ابدا والصلاة على رسوله
سرمدا وعلى اله اجمعين ۝ فرغ من تعليقه العبد الفقير الى الله تعالى
محمد بن ابى بكر بن ابى الفتح الساوى ثم الدمشقى عفا الله تعالى عنه يوم الاحد
السابع والعشرين من شوال سنه اربع وستين وستمايه ۝
من نسخة هى بخط مؤلف الكتاب يقول فى آخره ما صورته ابتدى بالتاليف
فى غرة جمادى الاولى من سنه اربع وستين وتم بعد بقطع وتهذيب وتحرير
اربع مرات يوم الاثنين العاشر من جمادى الاخر من سنه ست وستين
واربع مايه
ولا حول ولا قوة الا بالله العلى العظيم وهو حسبنا ونعم الوكيل ۝



突厥十二生肖历局部

我于464年5月的第一天（1072年1月25日）开始撰写，经过四次反复修订编纂，于466年6月10日（1074年2月10）星期一完稿。一切力量属于至大至尊的真主，真主是我们的信念和最好的主宰。

《词典》在nek yılı（鳄年）词目下的解释是：

我们写作此书的469年为鳄年。

解释突厥十二生肖纪年的bars条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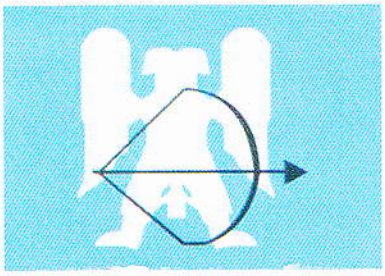
我们写作此书是在466年1月，已入蛇年。此年之后进入470年，是为马年。

上述日期存在出入，我们认为这应解释为记录混乱以及抄写错误。首先，466年之后是467年而不是470年。这一部分后来有手写的更正，指出466年之后是467年。

对成书日期虽有不同意见，但比较普遍的看法是：麻赫默德于1072年1月25日开始编写《突厥语大词典》，1074年2月10日完稿。

《突厥语大词典》现存民族图书馆的唯一抄本出自定居大马士革的萨瓦人穆罕默德·伊本·艾比·拜克尔·伊本·艾比勒法提赫之手，时间在1266年8月1日，和《词典》完稿间隔将近200年。

成因及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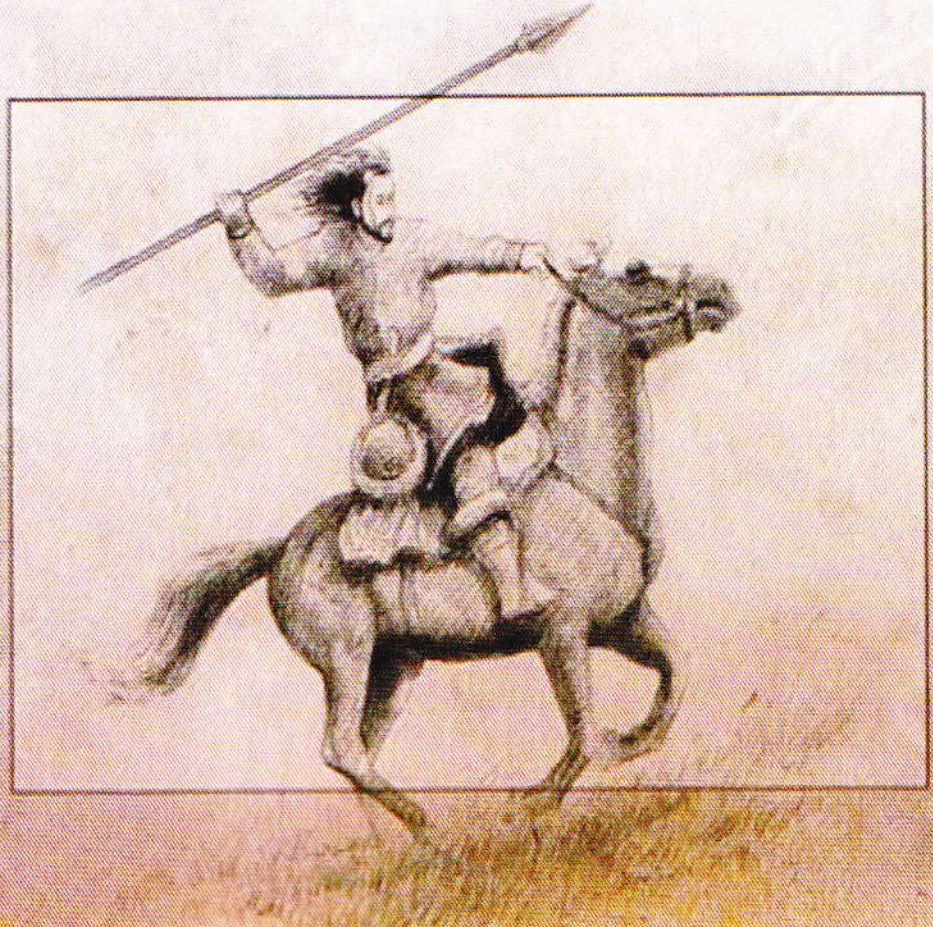
大寒尔拉国旗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里程碑式的巨著《突厥语大词典》的序言中，对真主和先知穆罕默德进行了赞颂。随后即对写作原因做出了解释，首先是直接对突厥语诸民族的颂扬。

麻赫默德写道，真主使福日升起于突厥人的星空，使突厥诸可汗高居天庭，名之曰“突厥”，赐之以君权；真主于突厥人中推出当代的可汗，使突厥人号令天下、统治万民；真主引领突厥人走上正途，珍视追随突厥人共同奋斗者并使其托突厥人之福而实现夙愿、免遭恶人之伤害。

麻赫默德写道，有识之士当追随突厥人以免其箭矢，博得突厥人之欢心为至正之道，讲突厥人之语言乃诉说心愿的唯一途径。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麻赫默德引用了一位布哈拉学者和一位



尼沙普尔学者提到的圣训。两位学者告诉他说，先知穆罕默德在谈及末日的征兆、末世的苦难和乌古斯人的出现时曾有训示："汝等宜学习突厥语，因其统治将长久延续下去"。

麻赫默德说，如果确有如此圣训，则学习突厥语即为先知的训示、宗教的义务；即或不确，学习突厥语亦为明智之举。

大塞尔柱苏丹阿尔帕斯兰（Alparslan）取得马拉兹戈尔特（Malazgirt）之战的胜利，使突厥人及突厥语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大增。麻赫默德此时编写《突厥语大词典》，目的在于向阿拉伯人教授突厥语并证明突厥语和阿拉伯语一样具有强大的表现力。

麻赫默德通过这部词典展现了突厥语词汇强大的表现力，进而也证明突厥语和阿拉伯语一样丰富。他在《词典》序言中就有突厥语与阿拉伯语并驾齐驱、难分伯仲的表述，在展现突厥语词汇的同时，其实也让人领略了突厥文化、突厥文明的绚烂多姿。

麻赫默德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多次对突厥进行赞颂。言及自己，他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突厥人中最富文采、最擅辞令者，表达最为清晰、受过最好教育、禀性最聪颖、出身最高贵，而且善使长矛。他说，集诸美于一身，使其得以遍历突厥各地，掌握了突厥、土库曼、乌古斯、炽俟、样磨和黠戛斯各部的语言和口头文学作品并以最适当的方式将这些知识罗列编排。

麻赫默德说，这部《突厥语大词典》是他历经多年、不辞劳苦编写而成，为使读者便于查找，词目的排列遵循一定之规，并以谚语、成语、诗歌等文学作品显示突厥语表达之精深，因此《词典》正文部分列出的几乎每一词目都尽量提供例句、诗歌、谚语和成语。他写道：

我在书中以突厥人吟颂的诗歌为例证，借此展示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愁苦亦或欢乐之时吟出的精辟之谚语，自始作者以至世代口传，我也将其收录书中。故而此书已达至精至纯之境。

可见，麻赫默德的《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注释词典。始著于930年前的这部词典即以例句辅助释义，这一做法在当代词典学中仍被奉为圭臬。麻赫默德以其在突厥词典学的这一首创，获得了突厥词典学之父的美誉。

كتاب ديوان لغات الترك

تاليف محمود بن الحسين بن محمد الكاشغري رحمه الله



لاسبغي ان يعرج على من يقول ان هذا الكتاب يلغه الترك ان هذا القايل اغمر عارف يلغه الترك
ولا يلغه التركمان ايضا والدليل على جهله بالتركانيه وان جميع من يعرف التركمانيه
ويقرا عليه من الفاظه فلا انكرها وقال ليس هذا بكلام ما عرفت ان القايل انه يلغه التركمانيه
جاهل بالتركانيه على ان اللفظة القبجاقيه اذا نطقت بها التركمان لا تخرجها ذلك عن كونها قبجاقيه
وهذا وقع ذلك في الفاظ كثيره استعملها التركمانيه القبجاقيه يبغه واحد واما ما
يدل على جهله بالقبجاقيه واشعارها وامثالها فانه غاب عنه من تلك البلاد جي صغيرا وعاش
ان الصغير لا يخبر يلغه قومه لا ولا الكبير ايضا لان ايا كثير ان من يعرف في بلاد العرب
ويستقل بالعلم تمر عليه الالفاظ الكثيره من الشعر لا يعرف لها معنى حتى يطلبه
في الكتب بل قد يسمع اللفظة من اكابر العرب فيخبر بمعناها من الكتب ايضا العمر
اذا سالت كثيرا من المستعربين من بلاد الغرب عنها عن ذلك اذا سالت فبشرنا بها باسحق وعن
قوله عز وجل وتنحتون كل ريع انه تعبثون لا علم لهم بالريع بالمكان المرتفع ولا بالآبة
العلامة ومثال هذا كثير واذا كان العصر قد عفى على اكثر الناط كتاب الله فما ظنك
ان الله تعالى خص على لسان نبيه ومعجزته نبينا بكل لغة قوم اخرين لا يعرفون
لسانه في تعريفهم علي باللسان فلم ارجع منه ولا اكثر تقاربا [illegible]
التركيا متحيرا في لغة الترك والله [illegible]

Divanü Lugati't-Türk'ün basına sonradan yazılan yazı

《突厥语大词典》的结构

《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语法、词典，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它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

《词典》卷首文字写于现有唯一抄本1266年抄成之后近140年。这篇文字虽不属《词典》的构成部分，但有关于《词典》价值的分析，因而颇受重视。

第一页可以看到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哈提普·达莱亚（el-Muhammed bin Ahmet Hatib Darreyya）的署名和“开罗803”字样。署名之下以较大字体写有书名Kitabu Divanü Lûgati't-Türk（“突厥语大词典之书”），第二行写有Telif Mahmud bin el-Hüseyn bin Muhammed el-Kâşgarî rahmetu'l-lah（“主佑 麻赫默德·本·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喀什噶里 著”）字样。

这篇文字提到了对《突厥语大词典》内容进行的一次鉴定。一个居住在开罗的克普恰克人自称不仅精通克普恰克语，而且识得突厥语和土库曼语，遂以《突厥语大词典》示之，试其能否识得此种语言。此人声称是土库曼语。简言之，此文作者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哈提普·达莱亚—可能也是该抄本当时的主人，简称哈提普扎德—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认为，《词典》中的某些内容可以印证克普恰克人的判断，其中确实录有土库曼语词汇，但并非全是土库曼语。哈提普扎德认为，土库曼语和克普恰克语有一些相同的词汇，不可归于某一语言。哈提普扎德提出的结论是，认定《词典》为土库曼语的这个克普恰克人不懂土库曼语和突厥语，也不懂克普恰克语。分析之后，他得出的判断是：此书为突厥语。哈提普扎德表示，他精通突厥语且阅读过大量有关突厥语的文献，故能得出这一结论。文章的最后，作者对《词典》是否具有价值进行了评判，他写道：

> 此书甚为精深、弥足珍贵。我读过很多有关突厥语的文献，虽非常欣赏，但从未见有如此书者。较之先前所读，此书更全面、更完善，词汇更丰富。唯有突厥语之精英、成熟老到之人方能识得此书之价值。因而，我当缅怀此书之作者，

愿真主使享安康，若有罪过，愿真主赦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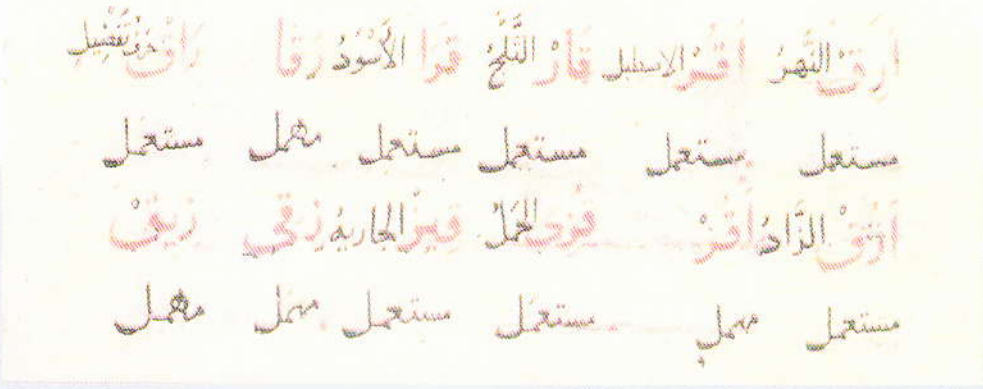
该文引人注目，因其指出任何饱学之士均能识得《词典》之价值、此书乃至善之作。哈提普扎德把《突厥语大词典》和他读过但未列名目的其他著作对比并明确肯定了《词典》的价值，这说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著作确实比同类作品高出一筹。

穆罕默德·伊本·艾比·拜克尔·伊本·艾比勒法提赫抄写的《突厥语大词典》在后加的这篇文章之后是赞词。

以赞颂真主和先知穆罕默德开始，这是所有写本的传统。随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又对突厥加以赞颂并援引圣训说明学习突厥语的必要性，这一做法在其他写本中是较为罕见的。

麻赫默德说，词典正文分为八章，每章又分静词和动词两个部分，并列表说明了词目的取舍标准。未加收录的是废弃不用的词汇。麻赫默德的这张表也说明了《词典》的范围：

arık	渠	还在用
akur	马棚	还在用
kar	雪	还在用
kara	黑	还在用
raka		已不用
+rak	形容词比较级词缀	还在用
azuk	食物	还在用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地图局部

aguz		已不用
kuzı	羊羔	还在用
kız	姑娘	还在用
zıkı		已不用
zıyık		已不用

麻赫默德在《词典》序言的最后祈求真主佑助其完成这部著作的编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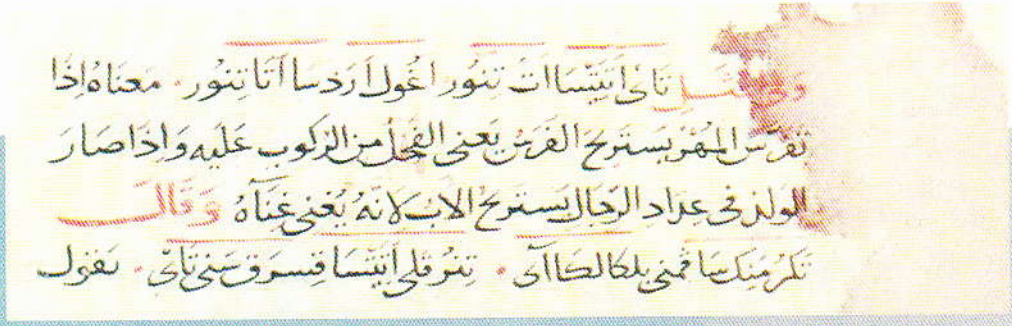
序言之后，麻赫默德首先介绍了突厥语词汇、突厥语字母（hecâ-i el-Türkiyye，今称回鹘字母）以及由动词派生的名词和其它词类的各种结构特点，然后说明了突厥各部、各部所在地区、语言特点及方言差别。

这一部分共27页，提供了有关突厥人的许多重要知识，还绘制了一份地图来显示突厥各部所在的地区。

《突厥语大词典》从第28页开始是其正文。词典正文分为静词和动词两大部分。词目以字母数目及特点排列并以阿拉伯语释义，例证为突厥语，例证释义仍为阿拉伯语。

突厥语词目排于内文，故上方以红色标记，辅助释义的例证上方也有红线标示。

静词部分先列突厥语词目，后接阿拉伯语译词，解释也用阿拉伯语；动词部分则以突厥语动词肯定过去时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为词



目，但未予释义，而是给出包含词目的突厥语例句，上以红线标出，后接阿拉伯语释义。这样，词目动词的词义即已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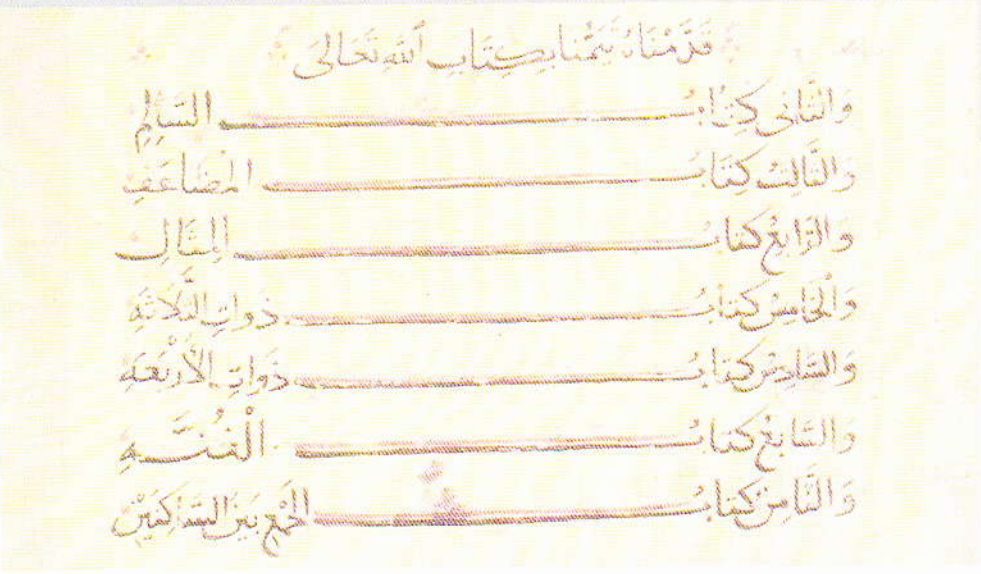
如此排列词目，说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不仅通晓语言学，而且了解语言教学的规律。

《突厥语大词典》是突厥词典学的奠基之作。作者指出，全书共分八章。此书编写的目的在于向阿拉伯人教授突厥语并证明突厥语和阿拉伯语一样具有强大的表现力。可以看到，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于此书的结构安排依据的是阿拉伯语语法的特点。

词典正文结构和章节

第一章是元音开始的词语，即：海木宰（hemze）章。《突厥语大词典》以此为首章是受了《古兰经》的启发。按阿拉伯文写法，首字母为海木宰的词语，麻赫默德将其收入这一章，第一个词目是ti（表示强调的附加成份），然后是ap（“不，不是，非”）、üp（颜色词的强化附加成份）、op op（感叹词）、at（“马”）、et（“肉”）、ot（“植物”）、ot（“干草料”）、ot（“药”、ot（“毒药”）等词。这部分词都是由一个元音加一个辅音构成，接着还列有üç（“三”）、iç（“内”）、er（“人”）、ol（“他、她、它”）、us（“秃鹫”）、ok（“箭”）等词并附有例句。

海木宰章之下又分为以元音开始的三（字）母词、四（字）母词和多（字）母词以及内含后鼻音n（/ŋ/）、/y/的词、以/n/结尾的词等部分，这些词语的排列均依据的是阿拉伯语的语法规则。除alp（“勇敢”）、agıl（“羊圈”）、emgek（“劳苦”）、eşgek（“驴）、iŋek（“母牛”）、armut（“梨”）、alkış（“祈祷、赞颂”）、oguĺ（“儿子”）等普通名词外，还列有Uç（“乌什”，一城市名）、Oguz（突厥乌古斯部）、Aluş（喀什噶尔的一个村子）、Azak（一乌古斯伯克的名字）、Uygur（“回鹘”，一个有五城之地名）等突厥居住地、突厥部落以及这些部落重要人物的名字。



第二章为萨利姆章，即不含辅音/v/和/y/、辅音未发生音变的静词。萨利姆章的全部词目根据辅音数目分为六节。第一节是带两个辅音的词语，以tap（“足够的、便利的”）开始。本节对bit、çit、şat（“勇敢，勇气”）、kut、koç、köç、bir、kız、kuştıl、kıl、saç等词目分别配以例证和释义。带三个辅音的词目以bart开始。这一节中还有tört、kurt、pars、bark、kırk、Türk、körk等词。带四个辅音的词目除başgut、çapgut、tutmaç、kerpiç、kısgaç、bekmes外，作者还解释了Kırkız（黠戛斯）、Bektur（男名）、Bulgak（男名）、Narnak（乌古斯部一城市　）等专名。第四节首先收录的是sokarlaç、kogurmaç等带五个辅音的词语，本节还有yugurguç、sıgırçık、karınçak、tolarsuk、tabuzguk、tavışgan等带五个辅音的词目。带六个辅音的词，麻赫默德除给出tizildürük、közüldürük、çeniştürük、kümüldürük、sakalduruk等例子外，还收录了一个男名Kalalduruk。第六节收录带七个辅音的词，只有一例：zargunçmud。

静词之后是萨利姆章的动词部分，首先给出的是tapdı、tepdi、çapdı。这一部分分为二母、三母、四母、五母和六母词，词目为动词肯定过去时第三人称单数形式，词条内则特别给出了动词词根或词干加-mak/-mek的动名词形式以及宽广时第三人称

单数形式。麻赫默德精通语法，这一做法不仅给出了动词的原形，同时说明了元音的前后列归属以及动词宽广时的后缀形式。下面我们以词目köşerdi为例加以说明：

köşerdi Köl köşerdi. 池塘满了。köşerür, köşermek。用于以下四行诗：

Alın töpü yaşardı	绿意染山巅，
Orut otın yaşurdı	枯草不得见。
Kölniŋ suvın köşerdi	湖池漾碧波，
Sığır buka müŋreşür	牛群叫正欢。

麻赫默德把köşerdi作为词目，给出-mek形式显示动词词干为köşer-，同时说明该动词的宽广时接续圆唇元音（-ür）。对tusuldı，作者是这样解释的：

tusuldı bu ot aŋar tusuldı. 这药对他起了效。任何一物对它物有益亦可如此表示。原为tusu boldı。tusulur, tusulmak

给出动词-mak/-mek形式的另一个原因是表示动词属前列元音还是后列元音。阿拉伯语字母书写无前后列元音的区别，因而难于表示词语元音的前后列归属。不过，词中含有ق（kaf）和غ（gayın）字母的可知其元音属后列，含有ك（kef）字母的其元音属前列。基于这一特点，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显示动词原形的同时，也标明了动词元音类型。

本章中，麻赫默德对乌古斯、炽俟、回鹘、克普恰克、样磨、阿尔古、咽蔑以及其他突厥各部方言的语法特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展示了突厥各方言之间的异同：

与年高位尊者讲话，突厥语使用复数词。当说“你去”时，他们说“Barıŋ”，本意为“你们去”。乌古斯人和克普恰克人对一个人说Bar，对多个人则说Barıŋ。他们不用复数标记-lar，代之以鼻音ك（kef）加ز（ze），后者用于表示同情或尊敬的场合。在乌古斯语中，这相当于复数的复数，但用作单数，例见以下短诗：

Avlap meni koymaŋız 君今得我勿复遣，

Ayık ayıp kaymaŋız　　既已相约莫食言。
Akar közüm uş teŋiz　　我泪涟涟如海水，
Tegre yüre kuş uçar　　鸟儿绕之正盘旋。

《突厥语大词典》的第三章是穆扎埃夫章，收录包括两个相同辅音的词语。这一章以Tat（“塔特”，突厥人对讲波斯语人的称呼）、tat（刀等类似器物上的锈迹）、hoç hoç（驱赶山羊时的吆喝声）、heç heç（策马时的吆喝声）、şış（“筷子”）等词目开始，依阿拉伯语的写法，这些词都是由两个字母构成的。三母词的第一个词目是katut，麻赫默德给出三个不同的释义，分别是：“添加、搅拌之物”、“中间分开的水果”、“鞋匠使用的浆糊”。带有ا（elif）、و（vav）、ى（ye）等字母的词，麻赫默德给出的例子是kökegün（“牛虻”），按阿拉伯语规则这些字母属于柔弱字母。四母词从tolgag（“妇女耳环；痛苦”）、talgag（“致命的强暴风雪”）、kargag（“诅咒”）、kırgag（“衣服的边儿”）开始。内含/ŋ/音的词有çengel（“卑鄙的，邪恶的”）、çöngek（“皮囊”）、teŋük（“地面渗出的水”）。接下来，作者进入了穆扎埃夫章的动词部分。

麻赫默德指出，突厥语真正的穆扎埃夫词数量不大；词干含字母ت（te）的动词，它的肯定过去时第三人称单数变位后接字母د（dal）从而形成穆扎埃夫结构。以阿拉伯语的拼写方式，同一字母重叠时，字母只写一次并在上方标记ˇ（叠音符）以示重读。麻赫默德将突厥语动词肯定过去时的这一结构称为穆扎埃夫，但也指出在动词的宽广时变位和动名词形式中穆扎埃夫结构不复存在。作者然后表示，突厥语中真正的穆扎埃夫结构很少，给出的例子是tuttu（“疼痛；捉，拿，抓”）、tıttı（“阻止、约束”）、tıttı（“撕”）、süsdi（“抵”）等词语。

三母词中带以上发音符号的，麻赫默德从çapıttı（“扑”）、sapıttı（“摇”）、subıttı（“削尖”）、kepitti（“使干”）、köpitti（“使缭”）、bititti（“使写”）开始列出了82个词目。

带柔母的穆扎埃夫词有yattı（“躺、睡”）、yuttı（“吞、咽”）等词；带/ŋ/音的有töŋütti（“弯、低”）、keŋütti（“加宽”）。在四母词部分，麻赫默德收录了borbattı（“使复杂，延误”）、törpitti（“使锉，使磨光”）等词目，随后给出的是他认为属于真正穆扎埃夫结构的şuvşaşdı（“窃窃私语”）、kovşaşdı（“磨光，擦亮”）、kevşeşdi（“反刍”）等词目。

本章的米萨尔部分，即带元音字母的词，麻赫默德首先收录了yarpattı（“康复，能走动”）、yelpetti（“弄湿”）、yünçitti（“得罪”）、yaprattı（“竖[耳朵]”）等词；带/ŋ/音的有ıŋrattı（“使呻吟”）、meŋdetti（“使揪”）、çıŋrattı（“使叮当响”）、yaŋrattı（“弄疼”）、yuŋlattı（“使剪毛”）等词。然后，作者介绍了这些动词变位的一些规则。

首音为辅音/y/的词列为第四章，称为米萨尔章。根据阿拉伯语语法规则，y为柔弱字母。阿拉伯语带此音的词，其变位多有例外。麻赫默德把这一规则用于突厥语，故将/y/开始的突厥词汇单立一章。这一章开始的词目有yap（“圆的”）、yap（“[春天剪的]羊毛”）、yıp（“线”）等词，按阿拉伯语拼写方法，这些均为双母词。接下来是三母、四母和五母词，麻赫默德在编排部分突厥语汇时依据了阿拉伯语节律。

以上是静词，然后为动词。和静词一样，以/y/开始的动词也是从双母词开始的。和萨利姆章一样，本章动词仍以肯定过去时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为词目，先给出这一变位形式的释义、含有这一形式的句子、成语、谚语、诗歌片断，然后给出动词的宽广时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及-mak/-mek动名词形式。例如：

yaptı Kapadi. Er kapug yaptı（“那个人关了门”）；Er tor yaptı（“那个人支了网（捕鸟或其它猎物）”；İşler ötmek yaptı（“那个女人向烤炉里贴上了饼子”）；Er tam yaptı（‘那个人砌了墙’）。yapar-yapmak

米萨尔章的其他动词根据字母数目、发音符、音节开闭、末字母是否柔母等特点分节阐释。

《突厥语大词典》的第五章为三柔母章。这一章对中间带有ا（elif）、و（vav）、ى（ye）三个字母之一的词给以解释、例证。因为这一章所录词汇均含有上述三个柔弱字母之一，所以麻赫默德将此章命名为“三柔母章”。本章以双母静词开始，章首是几个感叹词词目：tah tah（“唤回隼时发出的吆喝声”）、çuh çuh（“使马加速或进行喝斥时的吆喝声”）、kâh kâh（“叫狗时的吆喝”）、mah（表示“给你，拿去吧”的意思）。

词中ا（elif）、و（vav）、ى（ye）为静符的，首列词目有tüp（“根，本；基”）、top（“球”，topuk一词的缩略形式）、çöp（“屑，渣”）等词。之后是以ى结尾的词boy（一种野菜，可食用）、böy（“壁钱”，蜘蛛的一种）、boy（“部落，氏族”）、toy（“部队营地”）等。本章下设的另一节包括yap yup（“花招，诡计”）、yut（“寒灾”）、yar（“情人”）、yoğ（“死者下葬以后三天或七天举办的宴席”）、yel（“风”）等米萨尔词。根据不同特点收录的词语还有sav（“谚语”、“故事”、“话”）、nek（“鳄鱼”）、nek yılan（“龙”）、bal（“蜜”）等词汇。

词中带静符的词，麻赫默德收录了sanduvaç（“夜莺”）、bulgayuk（“被弄脏的”）、sarkayık（“瘤胃［即反刍动物的第一胃］”）三词，静词部分的最后一节是六字母词boyunduruk（“牛轭”）和muyançılık（“调解”）。



身穿铠甲的武士

此下收录具有相同特点的动词词汇。与各章一样，排在首位的是双母动词，包括：keçti（“迟到”）、burdı（“散发气味；冒热气”）、berdi（“给”）、tardı（“解散，驱散”）等词。词首为柔母的词录有yerdi（“厌恶；批评”）、yördi（“解开”）、yeldi（“被吃”）。词中带柔母的包括buyurdı（“命令，吩咐”）、bakırdı（“叫”）、taturdı（“使尝”）、tetürdi（“使说”）、tozardı（“［尘土］

飞扬”）等词目。麻赫默德以yayıktı（“入春”）、yayıldı（“摇晃”）等词对米萨尔词进行了说明。

四母动词以tayturdı（“使滑”）、tuyturdı（“使听到”）、kayturdı（“使帮助”）、kaytardı（“使回来”）等词开始。作者按照各种特点排列收录这些动词的同时，还对kurgulandı（“浮躁”）、bürgelendi（“像跳蚤一样跳”）、bilgelendi（“变聪明”）、tilkülendi（“耍滑头”）等值得注意的用法作了说明。继yakrılandı（“长膘”）、yuvgalandı（“耍赖皮，撒泼”）、yufkalandı（“恭维”）等词首带/y/音的动词之后为本章的最后一节，收录六个字母构成的动词。三柔母章最后以saraguçlandı（“蒙头”）、bilezüklendi（“戴手镯”）、sayramlandı（“变浅”）、katunlandı（“成为夫人”）和kagunlandı（“有甜瓜”）等词收尾。

《突厥语大词典》的第六章为尾柔母章，本章解释、例证以ا（elif）、و（vav）、ى（ye）结尾的词语并提供许多相关知识。首先是be（“咩”）、bu（“蒸气，热气”）、bu（“这个”）、bi（“骒马”）等双母词。本章中的米萨尔词，麻赫默德列举的是va（“唉，嘿”）、ya（“弓”）和ya（表否定的语气词），然后根据特点不同编排了kata（“次，遍”）、kayu（“哪个”）、keçe（“毡”）、keçi（“山羊”）、törü（“惯例”）、teri（“皮”）、tamu（“地狱”）、kemi（“船”）等大量词汇。三母、四母和五母词分节排列，静词部分最后以çançarya（“麻雀”）、söklünçü（“烤肉”）、turumtay（“青鹰”）收尾。

然后进入以ا（elif）、و（vav）、ى（ye）结尾的动词部分，以taydı（“滑”）、tuydı（“觉察”）、tıydı（“阻止”）、toydı（“饱”）等词目开始，作者对本类动词的不同形态进行了分析。先是双母词，然后是abıdı（“隐瞒”）、atadı（“称呼”）、utadı（“去叶”）、ötedi（“偿还”）、tiledi（“祈求”）、süledi（“派兵”）等三母词，然后是burbadı（“拖延”）、törpidi（“锉”）、sıgtadı（“哭”）等四母词，然后是tübütledi（“当成吐蕃”）、kiritledi（“锁上”）、çanaçladı（“认为软弱”）、kulaçladı（“度量”）等五母词。本章动词首音

为/y/的，依旧另设一节，如yagırladı（“治愈鞍疮”）、 yavuzladı（“认为坏”）、yazukladı（“指责”）、yitikledi（“寻找”）等词作为米萨尔词加以收录。

《词典》第七章为衮乃章，收录带后鼻音/ŋ/（鼻化n）和组合音/nç/的词条。麻赫默德·喀什噶里首先指出，衮乃词分为两类：一类带ج（cim）字母（/nç/），一类带ك（kef）字母（/ŋ/），可出现在词中或词尾。

双母词从böŋ（“呆头呆脑的”）、baŋ（“哇地一声”）、teŋ（“相等的”；“机会”）、taŋ（“筛子”；“奇怪的事情”；“黎明”）开始。录完本类其他词目之后，作者编写了以/y/开头的米萨尔词，包括yaŋ（“样子”）、yuŋ（“连在肺边上的肉”）、yüŋ（“毛”）、yiŋ（“鼻涕”）等词。

和其他各章的处理办法一样，针对带后鼻音的词目，麻赫默德依据当时的语法规则判定其特点并加以编排，同时也分析了以发音符号标示的音节开闭情况：mıŋar（“泉”，乌古斯语）、teŋiz（“海”）、toŋuz（“猪”）、meŋiz（“脸色”）、siŋek（“蝇”）。

以后鼻音结束的şebiŋ（“小铁杵”）、sidiŋ（“塞丁湖”）以及以/y/开头以/ŋ/结尾的yebeŋ（“沙地”）、yeteŋ（“弹毛的工具”）等词目是带/ŋ/词目的最后一部分。

第七章下设一节收录带/nç/音的词汇。这个组合音在鄂尔浑碑铭中以一个特别的符号表示，麻赫默德则专辟一节对此类词汇加以收录，这一点耐人寻味。这一组词以birinç（“第一”）开始，然后是körünç（“观众”）、bezinç（“线团”）、bezenç（一种植物，枝叶红色，可入药）、sevinç（“喜悦”）等词。以/y/音开始/nç/结尾的词，如Yafınç（“雅芬奇”，伊犁附近一个小城的名字）、yükünç（“礼拜”）等词，麻赫默德则是作为本章中的米萨尔词列出。

对于带后鼻音的词，麻赫默德根据字母数目、是否带柔母进行了细致的划分，然后对同类动词加以编排。双母动词由teŋdi（“飞走”）、taŋdı（“捆，绑”）、tonŋdı（“结冰”）、siŋdi（“消化；渗”）等词目开始，继之是以/y/音开始的动词yeŋdi（“战胜”）。衮乃章

的最后分别是三母、四母、五母词和以/y/音开始的词。

《突厥语大词典》的最后一章是双静符章，指突厥语中辅音并列的情况。麻赫默德首先列出的本类词目有eldrük（“骆驼蓬的种子”）、örtmen（“屋顶”）、örtgün（“[打好扬净后堆起的]粮堆”）、arslan（“狮子”）、oldrum（“瘫痪的，卧病的”）。Türkmen（“土库曼人”）、sandruş（“争论”）、porsmuk（“獾”）以及作者父亲的城市Barsgan（“巴尔斯罕”）等词均有三个并列辅音，因此在章内都分设一节加以收录。



鄂尔浑碑铭局部

三个辅音并列的动词列有alktı（“用光”）、ürkti（“受惊”）、irkti（“积攒”）、sürçdi（“失足”）等各种词目。五母动词则列出了andgardı（“使发誓”）、kirtgündi（“承认”）等词目。

麻赫默德对本章中的静词和动词依其不同特点分节加以编排，列有yaltga（“讽刺”）、yaldruk（“闪光的”）、yumurtga（“蛋”）、yorttı（“碎步小跑”）、yırttı（“撕”）、yaşarttı（“使茂盛”）、yoldradı（“闪耀”）、savçı（“使者”）、kerjü（“弹丸”）、utanç（“羞耻”）等多种例词。本章收录的最后一个词是yirçgelendi（“谦恭；服从”）。作者首先介绍了与该词相关的知识，然后给出Kul Teŋrige yinçgelendi.（“民众归顺真主了。”）这一例句，并以以下表述宣布第八章以及《突厥语大词典》的结束：

愿宇宙的创造者和教育者真主受到欢呼。

侯赛因之子麻赫默德说：汇突厥语之词汇、明其规则，辨其风格，分门别类，设章立节，去冗除旧，是为始编此书之承诺。诺言已



伊犁河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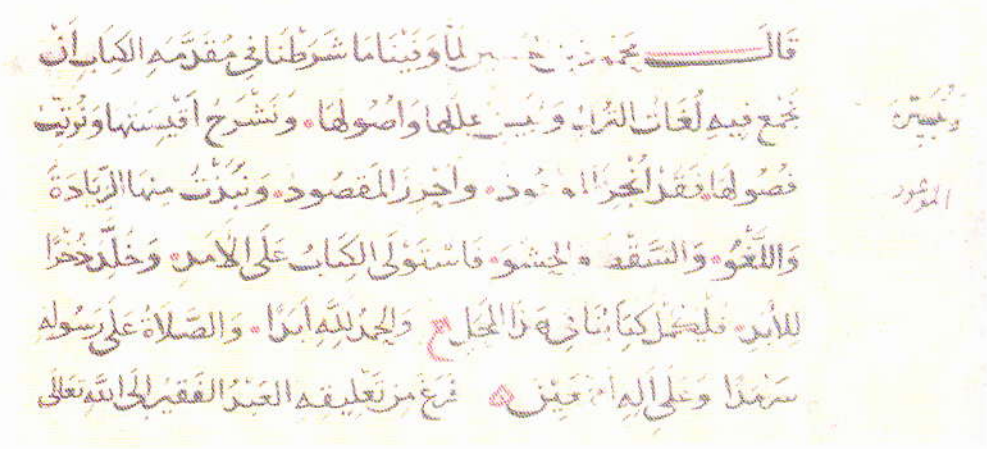
兑现、目标已达到。本书至此结束，愿其长久流传。愿真主永远受到欢呼。愿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及其后裔受到真主无限的恩泽。

《突厥语大词典》以上八章正文部分，反映了11世纪突厥语词汇面貌，是一笔无以伦比的财富。

《突厥语大词典》的词汇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突厥语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丰富的例句记录了大约一千年前突厥各部的词汇状况。

《突厥语大词典》的词汇数量在不同统计中有不同的结果。卡尔·布劳克曼（Carl Brockelmann）的《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中的中世纪突厥语词汇》（Mitteltürkischer Wortshatz nach Mahmud al-Kasgaris Divan Lugat at-Türk）一书收录词目7,993个。1943年出版的贝希姆·阿塔莱三卷本译文索引列出的词目是8,783条。《突厥语大词典》乌兹别克语版收词9,222条。M. 威法·纳尔邦特（M. Vefa Nalbant）则认为《突厥语大词典》收词总计8,624个，其中静词5,147个，动词3,477个。以上数据



出入的原因在于，有些统计除词目外，将词条例句中出现的词语也计入了词目。

词汇既包括突厥语通用词，也收录了回鹘、乌古斯、土库曼、黠戛斯、炽俟、样磨、阿尔古以及其他突厥各部特有的词语。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不止于此，除突厥各方言之外，方言中限于特定地区使用的词汇也有收录。

《词典》卷首，作者即已确立收录范围并提到两条标准。其一，效仿哈利勒·本·艾哈迈德的《阿因书》（Kitabü'l-ayn），常用词和罕用词废弃词兼收。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称，如此原则可使词典条理清晰。但他选择了另一标准，即：对废弃不用的词语不加收录。作者认为，此原则更为正确，由此查阅更为方便并可压缩词典规模。

虽然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可以看到伊斯哈克·本·易卜拉欣（İshak bin İbrahim）《文学词典》的影响，但此书完全是别具一格的。首先，对于突厥语而言，《突厥语大词典》实是开山之作。作者称，本书采用了前人未曾用过的词语排列和编制方法，提出了新的规则和标准。《词典》收录的名词、形容词、代词、副词、连词、感叹词、后置词和动词来自当时的突厥诸语言，其排列顺序与现代词典编制体例不同，不以字母表为序，而是依照字母数目及特点。采用这一体例，原因在于《突厥语大词典》是为教授阿拉伯人突厥语而编写。词语排序虽以阿拉伯语的语言规则为依据，但所录词汇体

现了突厥语近千年前的状况，因而堪称“突厥语宝库”。

目前已知最早的突厥语文献是鄂尔浑碑铭，其词汇因碑铭内容特点而集中于一定的概念域之内；《突厥语大词典》则从植物名称到饮食名称、从服装名称至其细部、从器官名称至动物名称、从具体到抽象，所有概念域几乎囊括。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收录专名并加以详细说明，因而《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百科性语文词典，甚至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其中包括城

《突厥语大词典》中的借词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不仅收录了突厥语词汇，还呈现了11世纪整个突厥语世界词汇的全貌，包括当时突厥语诸民族使用的外来语借词。

我们知道，当时的突厥诸方言中没有以辅音/b/、/h/、/m/、/n/、/r/和/z/开始的词，dünüşke（薪窦）、hulıŋ（由秦输入的一种多彩的绸布）、lav（印蜡）、maraz（黑夜）、nag（鳄鱼）、rapçat（徭役）和zaranza（红花）等均为借词。

借词来源众多，现举几例：

汉语：çuz（锦缎）、eşgüti（秦制造的一种带花的丝织品）、limken（林檎）、mınguy（浆糊）、sır（釉）、şalaşu（秦的一种织物）、tahçek（一种秦丝）、züngüm（秦织造的一种丝绸）

吐火罗语：çömerük（眼睛湿润、红肿的）、nag（鳄鱼）、ohak（果汁）

粟特语：badıç（藤架）、beçküm（门廊）、didim（新婚之夜给新娘戴的冠）、suburgan（非穆斯林的坟墓）、şük（语气词，表示要求对方闭嘴）、zargunçmund（罗勒，一种香草名）



波斯语：aftabı（桶）、merdek（熊崽）、nayruz（春节）

蒙古语：aluçın（一种有节的草，可食）、uragun（来自印度的一种药品）

《突厥语大词典》收录词条逾8500条，如上外来借词近150条，作者对这些借词一一注明词源并说明在哪些方言中使用。

（感谢奥斯曼·F·塞尔特卡亚教授提供以上资料）

市、村镇、山脉、河流和海洋等地理名词以及人名和部族名称。

解释突厥各部的词条中，作者提供的资料引人注目。对于这些专名，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没有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而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所述内容以谚语、诗歌有时还引用圣训加以注释。

对于动词，麻赫默德一般以肯定过去时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为词目，如：ogradı（“拜访”）、okradı（“嘶鸣”）、ügridi（“摇”）、emridi（“搔[痒]”）、evzedi（“污蔑”）等。但在编写öpsemek（“想吻”）这个动词时却一反以前的作法，不是以öpsedi（“想吻了”）而是以öpsedim（“我想吻了”）为词目，这

哈利勒·本·艾哈迈德（718–791）

阿拉伯语言学家，对诗歌韵律进行了系统描述。全名阿布·阿卜杜拉赫曼·哈利勒·本·艾哈迈德·本·埃米尔·本·特米姆·费拉希迪(Ebu Abdurrahman el-Halil bin Ahmed bin Amr bin Temim el-Ferahidi)。

生于阿曼。哈利勒·本·艾哈迈德是一个涉猎甚广的学者，在语法、词典、文学、音乐等领域都提出了全新的理论和原则，特别是创建了全新的阿拉伯语词典并使阿拉伯语诗歌韵律成为一门科学。

据传，哈利勒不识阿拉伯字母，但可以读懂阿拉伯语文献；不懂希腊语，但仅用一月时间就读懂了一封希文信函；不知配方，但仅靠嗅药片就曾断定一种眼药的成分。这些都显示哈利勒有超凡的智慧。传说哈利勒在思考一个可以避免生意上受骗的数学公式时撞到清真寺的柱子上受伤，后来因此去世。

哈利勒的著作包括：《评论与记录》、《韵律书》、《和声书》、《乐曲书》、《语法中的句子》、《虚词研究论文》和《阿因书》。

哈提姆·萨利赫·达敏将哈利勒的散见于多种书刊的双行诗歌汇编成册，名为《穷困诗人》。

《阿因书》

阿拉伯语辞书，其形式和内容别具一格。作者哈利勒以构成词干辅音字母为序编排，与此前辞书不同。这一体例反映了阿拉伯语的特点，延用至今。

字母排列以发音部分为依据，从最后的喉音开始顺延；单词排列依据同一原则。发音最靠后的字母为ayn（·），因此哈利勒将词典命名为《阿因书》。麦赫迪·马赫祖米和易卜拉欣·萨梅拉伊将全书分为八卷，于1980–1985年出版。



一点耐人寻味。

类似的例子还有。究其原因，大概是作者对某些词语情有独钟，因而不用之于第三人称，而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列出，借以表达自己的想法。麻赫默德的此类用法也显示了他风趣的一面。

动词以肯定过去时第一人称而非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为词目的，数量不多，现举部分为例：

imledim Men aŋar imledim. 我瞟了她一眼，我以眉目示意她。

körsedim Men anı körsedim. 我想见他。

keligsedim Men saŋa keligsedim. 我想去你那儿。

ohşadım Men anı ohşadım. 我抚摸了她。

öpsedim Men anı öpsedim. 我想吻他。

todurdum Men anı todurdum. 我喂饱了他。

umundum Men Teŋridin umundum. 我对真主抱了希望。

动词以第三人称单数为词目的，例句也多为第三人称单数，但也有些动词的例句是第一人称单数，如：isindi（“爱上了”）这个动词的例句是：Men aŋar isindim（“我爱上了她”）。

有些动词的例证中，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更是直接以受事，亦即句子成份中的宾语形式出现，如动词öpdü和kıçıladı的例句即是如此，值得注意。第三人称单数变位词目öpdi（“吻了”）的例句是Ol meni öpdi（“她吻了我”），kıçıladı（“胳肢了”）的例句是Ol meni kıçıladı（“他胳肢我了”）。这种情况还可以举出部分动词及其例句：

bagışladı Ol maŋa at bagışladı. 她赠了马给我。

belekledi Ol maŋa belekledi. 她送了我礼物。
berigsedi Ol maŋa tavar berigsedi. 她想送我财物。
konukladı Beg meni konukladı. 伯克招待了我。
keligsedi Ol maŋa keligsedi. 她想来我这儿。
körügsedi Ol meni körügsedi. 她想见我。
öpüşdi Ol meŋin birle öpüşdi. 她和我接吻了。
Sıgındı Men Teŋrike sıgınur men. 我寻求真主的保护。
tiküledi Ol maŋa et tiküledi. 她给我了肉块儿。

以如上视角研究词典中的词目以及所用例句，对揭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个性和心理状态也许是有益的。

需要指出的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恪守了词典学的基本原则，对一些社会禁忌词语也加以收录并提供了例句。

《突厥语大词典》所录词汇实际上反映了突厥文化的历史面貌及诸多特点。研究《突厥语大词典》中的词汇，我们发现，它确实是一部无以伦比的参考文献，据此可以了解突厥人的家庭结构、亲属关系、新旧信仰、社会生活、政权组织、经济活动、艺术、饮食、通讯、交通、兵器，总而言之，它揭示了和突厥有关的一切知识。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观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卷首部分赞颂真主和先知之后便对突厥大加称颂，下文也每每如此。他在《词典》中对Türk一词有如下注释：

Türk 先知努哈*—愿真主赐福于他—之子孙。在“人确实经历一个时期，不是一件可以纪念的事物”这句经文中，先知亚当被称以“人”；真主对努哈子孙突厥之子孙亦以“突厥”称之。经文中的普通名词“人”专指一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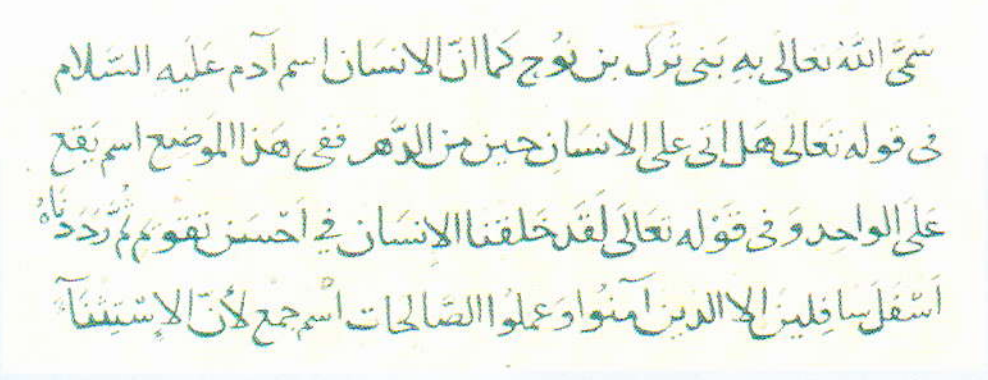
*译注：即诺亚。

经文“我确已把人造成具有最美的形态，然后我使他变成最卑劣的，但信道而且行善者，将受不断的报酬。”中，“人”则表示多数和群体。“突厥”一词，作为努哈之子专指一人；作为努哈子孙之名，则像beşer（五人）一样表示多数和群体。同理，鲁姆为先知伊斯哈格之子尔萨之子，鲁姆之子孙也以此名称之。

我们说，“突厥”一名乃真主所赐。因为喀什噶尔人海莱弗之子、伊玛目、导师侯赛因向我转述伊本·加尔基（İbn-el-Garkî）的话说，以İbn Ebi'd-Dünya之名广为人知的杰尔拉尔人、导师埃布贝克里·穆菲德在其有关世界末日的著作中曾引用先知的圣训：“伟大的真主说：我有一支部队，我以‘突厥’名之并将其安置在东方。我若对一部落愤怒，则派遣突厥人征服他们。”此乃突厥人较之其他人民的优越之处。伟大的真主亲为赐名，使其居于地面最高之处、气候最佳之国并称之为“我的部队”。加之，他们具有优雅、和蔼、亲切、有礼、敬老、尊贤、守信、纯朴、谦逊、威猛、勇敢等诸多可堪逐一称颂的美德。

此种美德在下面的诗歌也有表述：

Kaçan görse anı Türk	众人见之为突厥，
Ayga anıg anıg aydaçı	交口赞之声不绝。
Muŋar tegir uluglug	唯有此公称至伟，
Munda naru keslinür	令名至之余音绝。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除了介绍突厥相关知识外，还在词典正文将既可表示单数又可表示复数、作为普通名词使用的Türk一词作为词目收录：

Türk该词以Türk形式使用，即可表示单数，又可表示复数。Kim sen? （“你是谁?”）这个问题可以回答Türk men.（“我是突厥人。”）Türk süsi atlandı.（“突厥军队上了马。”）



阿尔帕斯兰苏丹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突厥各部的介绍

除Türk词目中的解释外，麻赫默德在序言部分介绍突厥各部时也曾谈到相似的内容。他说，突厥人分20部，其先祖为先知努哈（诺亚）之子雅弗、雅弗之子突厥；正如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之子易斯哈格，易斯哈格之子尔萨*，尔萨之子鲁姆，是为罗马人之先祖，族名由来颇为相似。

麻赫默德指出，突厥各部又多分支系，支系数目只有真主知晓，因此书中只收录较大部落及其嫡系。不过我们发现，作者对乌古斯部较为重视，列出了各支系名称及其印记，介绍十分详尽。我们认为原因包括：著书之时作者可能身处乌古斯部；当时塞尔柱苏丹阿尔帕斯兰的军队以乌古斯部占多数，正向安纳托利亚地区推进，乌古斯部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较为显赫。麻赫默德还写道，每个人都需知道乌古斯各支名称及其牲畜印记。这说明上面的解释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麻赫默德自西向东列出了突厥各部活动的区域：

我从最靠近鲁姆国（拜占廷）之部落开始，将各部—无论其是否信仰伊斯兰教—由西向东依次排列。最靠近鲁姆国者为Beçenek（派切乃克），Kıfçak（克普恰克）、Oğuz（乌古斯）、Yemek（咽蔑）、Başgırt（巴什基尔）、Basmıl（拔悉密）、Kay（喀伊）、Yabagu（亚巴库）、Tatar（鞑靼）、Kırgız（黠戛斯）次之。黠戛斯部与秦人之国相邻。再次为Çigil（炽俟）、Tohsı（托赫锡）、Yagma（样磨）、Ograk（奥格拉克）、Çaruk（恰鲁克）、Çomul（处密）、Uygur（回鹘）、Tangut（党项）及秦地之Hıtay（契丹）**。再次为Tavgaç（桃花

*译注：即耶稣。

** 译注：指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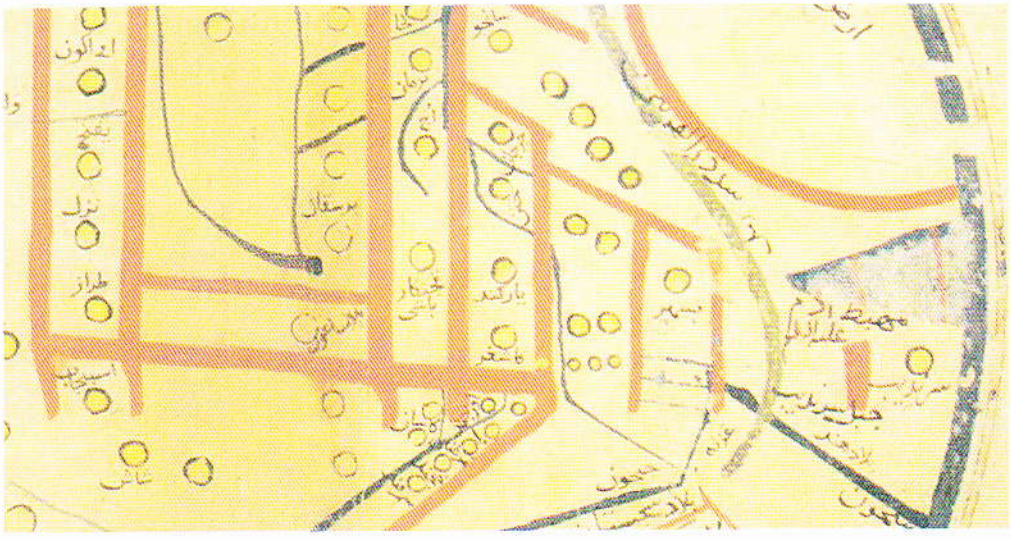
石/拓拔），拓拔人之国称马秦*。

对上述20部民众，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以Türk统称之。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不仅提到突厥各部的生活区域，并在书中编制地图一张加以标示。

书中正文部分对Kençek（“坎切克”）、Kıfçak（“克普恰克”）、Tanut（“党项”）、Tatar（“鞑靼”）、Yagma（“样磨”）、Yemek（“咽蔑”）等突厥部落名称仅有简单说明。但在解释Türk（“突厥”）以及Oğuz（“乌古斯”）、Türkmen（“土库曼”）、Uygur（“回鹘”）、Çigil（“炽俟”）词条时则叙述甚详。

* 译注：指北宋。



乌古斯部及其印记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Oğuz（“乌古斯”）和Türkmen（“土库曼”）两词条的注解最为详细。书中没有给出其他突厥部落的印记，对乌古斯部22支的印记则分别标示。以乌古斯和土库曼部为主体的大塞尔柱苏丹国日益强盛，加之马拉兹吉尔特之战的胜利，乌古斯和土库曼影响力大增。《突厥语大词典》卷首提到圣训：“汝等宜学习突厥语，因其统治将长久延续下去”，极有可能是有意强调乌古斯-土库曼部的统治。在解释Oğuz一词时作者指出，乌古斯部最主要的一支Kınık（“克尼克”）人乃是当时大汗所出之支系，这一信息是支持上述推断的一个有力证据。

正文Oğuz词目下，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写道：

تقضي حاجته بعدها اعز قبيلة من الترك وهم التركمانيه وهم اثنان
وعشرون بطنا لكل بطن منها علامة وسمة على دوابهم يعرف
بعضهم بعضا بها يبرّتهم فتق منها السلاطين في زماننا ○
وعلامة دوابهم على هذه الصورة اولها ١ الثانيه قيغ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٢ الثالثه بايندر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٣ الرابعه اقا
بالهمزة وباليا ايضا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٤ الخامسه سلغر و
علامتها هذه ٥ السادسه افشار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٦ السابعة
بكتلي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٧ الثامنه بلدز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٨
التاسعة بيات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٩ العاشرة يزغر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١٠ الحادية عشر اتمر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١١ الثانيه عشر ولايا
الثالث عشر القايلك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١٢ الرابعه عشر اكدر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١٣ الخامسه عشر اركر وتبدل الهمزة باليا فيقال
يركر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١٤ السادسه عشر توترقا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١٥
الثامنة عشر توكر وقد تطرح الواو فيقال تكر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١٦ التاسعة عشر جلك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١٧ العشرون
منها جولدر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١٨ الحادية والعشرون جنبي و
علامتها هذه ١٩ الثانيه والعشرون جرقلغ قليله عديدها

السابعة عشر اولاندلغ وعلامتها هذه



克尼克



喀耶格



巴云杜尔



伊韦



萨鲁尔



阿夫沙尔



贝克梯里



比迪兹



巴亚特



亚兹格尔

Oğuz “乌古斯”，突厥之一部。乌古斯部乃土库曼人，共分22支，每支所属牲畜均各有印记，以此识别本支之牲畜。为首一支为Kınık（“克尼克”），本朝之可汗均出此支。牲畜之印记如下：

第二支为Kayıg（“喀耶格”），其印记如下：

第三支为Bayundur（“巴云杜尔”），其印记如下：

第四支为İve（“伊韦”），其印记如下：

第五支为Salgur（“萨鲁尔”），其印记如下：

第六支为Afşar（“阿夫沙尔”），其印记如下：

第七支为Begtili（“贝克梯里”），其印记如下：

第八支为Büğdüz（“比迪兹”），其印记如下：

第九支为Bayat（“巴亚特”），其印记如下：

第十支为Yazgır（“亚兹格尔”），其印记如下：

第十一支为Eymür（“埃伊米尔”），其印记如下：

第十二支为Karabölük（“喀喇伯吕克”），其印记如下：

第十三支为Alkabölük（“阿尔喀伯吕克”），其印记如下。

第十四支为İgdir（“伊格迪尔”），其印记如下。

第十五支为Üregir（“于雷吉尔”），其印记如下。

第十六支为Tutırga（“图梯尔卡”），其印记如下：

第十七支为Ula Yundlug（“乌拉云德鲁格”），其印记如下：

第十八支为Tüger（“突盖尔”），有时字母ʒ（vav）脱落而写作Tüger。其印记如下：

第十九支为Beçenek（“佩切内克”），其印记如下：

第二十支为Çuvuldur（“楚伍尔达尔”），其印记如下：

第二十一支为Çepni（“切布尼”），其印记如下：

第二十二支为Çarukluk（“查鲁克卢格”），人数甚少，印记不详。



麻赫默德按：以上各支诸位均应知悉，故逐一列出。以上印记为乌古斯部牲畜马匹之标记，如有混杂，各支可据此分辨。本人所列乃其基本氏族，各支亦有支系，兹不赘述。各氏族之名称源于其始祖之名，各支以其始祖称之。



土库曼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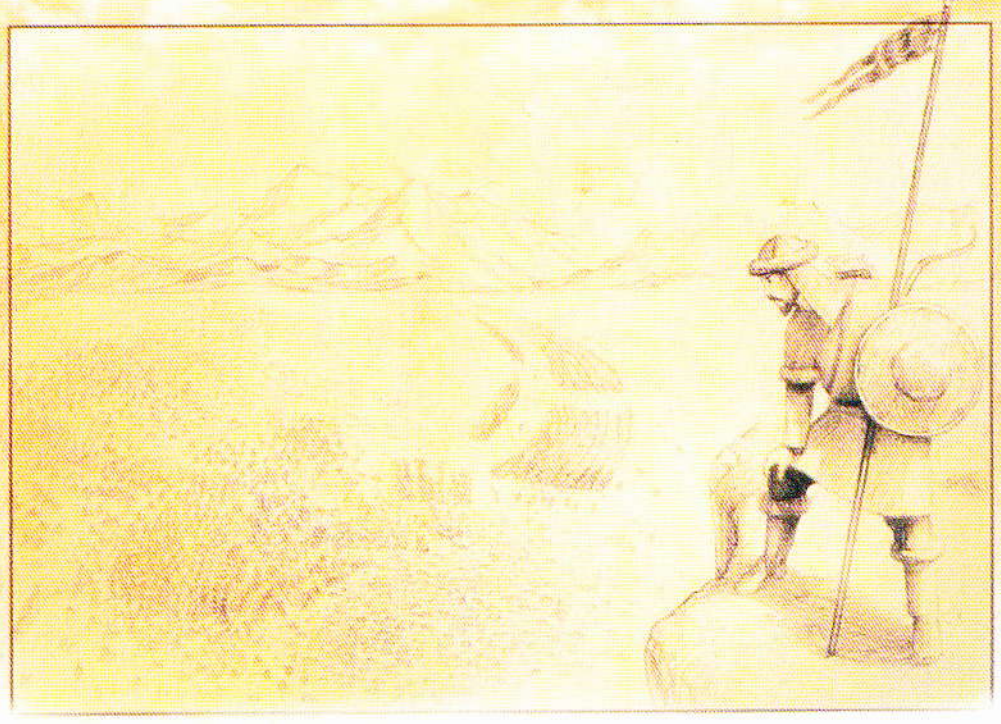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土库曼的介绍

和Oğuz（“乌古斯”）词条相似，在Türkmen（土库曼）词条下，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开篇即将其与乌古斯相提并论，强调二者同属，然后介绍了“土库曼”这一名称的由来。这个故事与祖尔卡内因（Zülkarneyn），即亚历山大大帝有关。在介绍Halaç（“哈拉奇”）*一名的渊源时，麻赫默德在本词条内还谈到了由淑可汗（Hakan Şu）建立魔城的奇闻。

Türkmen“土库曼”，即乌古斯人。土库曼的得名，有一段故事。据传，亚历山大越过撒马尔罕挥师突厥之地，此时突厥人的可汗是一位少年君主名叫“淑”（Şu），营建巴拉萨衮附近同名要塞者即此少年可汗。可汗每日命人为要塞驻军诸伯克击鼓360响。部下向可汗报告亚历山大军将至，问曰：“我等是否与之一战？不知圣意何如？”其时，可汗已向苦盏（Hocend）河**沿岸派出四十名探马抵前建哨并汇报亚历山大军的动向。探马是秘密派出的，因而军中无人知晓。可汗有一银制水池，每次出征亦携带同行，常在池中放入鸭鹅任其戏水。对请战诸将，可汗回答：“你们来看，这些鸭鹅如何潜水。”闻听此言，诸将以为可汗既无迎战之备、又无退军之意。亚历山大既渡河，前哨回报可汗。可汗随即令人击鼓东撤。苍茫平原一时间空空如野。其时怛罗斯、白水城、巴拉萨衮

*译注：现为伊朗境内一支突厥部族。

**译注：今锡尔河。苦盏，或译忽禅，塔吉克斯坦北部城市列宁纳巴德旧称，河以城名。



诸城尚未建立，当地居民仍逐水草而居。可汗率军撤去，仅22户因夜间自家牲畜走失未随军离开。这22户，就是本书前面（Oğuz条）列出其姓氏及牲畜印记的克尼克、萨鲁尔等人。他们正在商议是徒步离开还是留在此地，这时遇到两个人，拖家带口、肩扛背驮，他们是循着夜间撤去的部队留下的足迹赶过来的。他们不堪重负、大汗淋漓。两方汇至一处，共同商量。22户说道："亚历山大常年征战，从不止步于一地，必将弃此而去，我等可留在本乡本土。"又劝说新来的两户也一同留下，说："你们留下（Kal aç）。"此后，这两户便被称为Halaç（"哈拉奇"）。哈拉奇人的来源如此。他们形成两个部落。亚历山大至，看到这些人的突厥标记，不加询问便说道："Türk manad.（像是突厥人）"从此，这个名字竟流传至今。土库曼人实为24支，两支哈拉奇人与其他各支明显不同，因而不属乌古斯。这个词的来源如此。

当然，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所述土库曼及哈拉奇名称的由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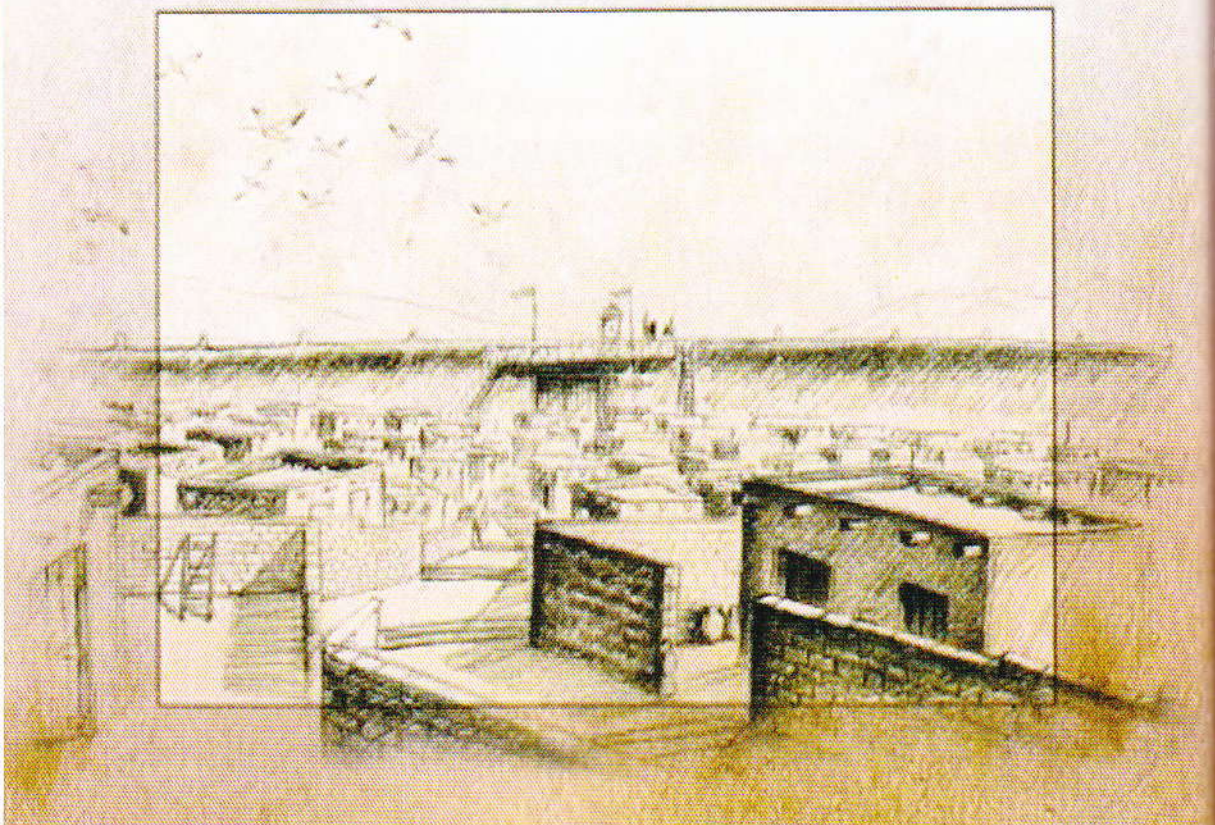
有待商榷的。不过，这些内容倒也是突厥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麻赫默德解释所录词语和专名时对这些素材巧加利用，使千年之前的口头文学得以见诸文字、免于失传。

淑可汗的魔咒城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Türkmen词条内介绍淑可汗与亚历山大之战的结果时谈到了淑可汗所建之城的魔力。

淑可汗奔秦地，亚历山大一路追击，接近回鹘地面时，两军已相去不远。可汗派先锋部队迎战，亚历山大亦派出先锋。两军激战一夜。此战在金山（Altun Kan）一带，今名Altun Han。亚历山大失利，遂行成于淑可汗，之后建立回鹘诸城并一度驻军于此。

亚历山大退还，淑可汗进至巴拉萨衮，建淑城，于墙内置辟邪之物。直至今天，鹳飞至城而不得入，亦不能越城而过，因有辟邪之物。此物之神力至今未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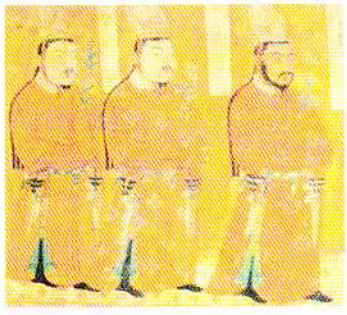


马背之上前后射箭的回鹘人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Uygur（“回鹘”）词条下除对该词进行释义、说明词源外，又根据它的音变特点说明了自己家族名称的用法，同时还介绍了回鹘诸城的建城历史。这些知识中最值得关注的观点是，亚历山大看到回鹘人可以骑在马上前后双向张弓射箭之后，不禁惊叹，回鹘之名源出于此。

麻赫默德认为，亚历山大与突厥可汗言和之后建造五座城池，此五城之地即名“回鹘”。穆罕默德·查克尔·同伽汗（Muhammed Çakır Tonka）之子尼扎梅丁·伊斯拉菲尔·托冈特勤（Nizamettin İsrafil Togan Tigin）曾向麻赫默德转述其父汗的说法：亚历山大至回鹘之地，突厥可汗派出4000人迎战。回鹘人头盔饰以鹘翼，他们不仅可以向前射箭，亦可转身后射。亚历山大大惊，用波斯语说：“İnân hôd hôrende.（他们可以自给。）”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些射箭高手不需他人即可生存，因为任何猎物都不能逃出他们的手掌，可以随时猎





回鹘王室成员

而食之。麻赫默德认为，回鹘国名源出hôd hôrende一语，称为hudhur，后来首音ځ（hı）逐渐演变为ا（elif）。

受这一音变启发，麻赫默德指出，突厥各部的语言中ځ字母和ا字母的相互转换有很多例子。在此，他又提到了自己先祖的名字。麻赫默德祖上名叫Amir，乌古斯人不能发出这个音，因而在词首增加了一个/h/音，称为Hamir。

麻赫默德所谓字母转换，实际是首音/h/脱落或衍生这一语音现象。这一语音演变从流俗词源学（etymologie populaire）的角度来看很值得关注，如能成立，则Uygur一词的演化过程应该是：hôd hôrende > huḍ hur > udhur > uyhur > uygur。

解释Uygur的来源之后，麻赫默德开始介绍突厥诸语言中/d/音

高昌古城遗址（2005）



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是突厥语言史中语音发展一个重要现象，而语音变化也是19世纪以来突厥语言描写中的一个参数。针对这一问题，麻赫默德提供了以下信息：

如Uygur一词所见，ا（elif）变成了ى（hı）。ى变成ا之后，hôd一词中的字母ى（/ḍ/音）则变成字母ى（/y/音）。字母ى变成字母ى是一个重要的规则。此后，ى 一词中的ى（/h/音）成为ى（/g/）。如阿拉伯语hatara和gadara一样，ى（/g/音）变为ى（/h/音）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首次阐述了/ḍ/>/y/这一突厥语言史中极为重要的语音演变现象，最后以下述文字结束Uygur词条：

该国有五城。城中之人乃最强大之异教徒、最卓越之弓箭手。亚历山大所建之五城为：焉耆、高昌、昌八里、别失八里和仰吉八里。

当时回鹘信仰佛教，因而麻赫默德称之为异教徒。在bilge（“智者”）词条中，作者提到回鹘可汗名为阙毗伽可汗（Köl Bilge Han），意为“智（广）如湖”。回鹘可汗又称牟羽毗伽（Bügü Bilge），意为“睿智”。

炽俟

炽俟（Çigil）* 共有三支，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详加介绍并对族名词源作出解释的另一突厥部落。正文在Çigil词条中对该部有如下说明：

Çigil“炽俟”，突厥三氏之名。三氏之首居于巴尔斯罕城外之小镇喀亚斯（Kayas）。其次居Tıraz（怛罗斯）附近一镇。此二氏称炽俟。“炽俟”之名来源如下。亚历山大军至阿尔古人之国，其时乌云密布、大雨如注、道路泥泞、寸步难行。亚历山大叹曰：“İn çi gil est.（泥泞如此，

*译注：《突厥语大词典》汉文本译为“奇吉尔”并在第3页脚注提到职乙/炽俟或处月说。

人何以堪！）”，遂命人于此建城，既成，遂以Çigil名之。后居于此城之突厥人亦称Çigil并逐渐流传。去城不远之乌古斯人与炽俟人常相攻伐，夙怨尤存。着炽俟之服者亦称炽俟。乌古斯对乌浒水（Ceyhun）至上秦之突厥人均呼炽俟，谬矣。其次居于喀什噶尔之诸村落，其民亦称炽俟，源自一地，辗转流落四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Kayas词条中提到炽俟和托赫锡之地三座名为Kayas的城堡，分别是：萨普里格喀亚斯（Saplıg Kayas）、玉伦喀亚斯（Ürüŋ Kayas）和喀喇喀亚斯（Kara Kayas）。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绘制的地图

《突厥语大词典》卷首附有一幅地图，这是该书十分重要的一个特色。以我们目前的了解，这是由突厥人绘制的第一幅世界地图。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绘制此图的目的是标示突厥各部的活动区域，同时也标出了其他一些民族，因而这是一幅局部世界地图。以今天的制图技术来衡量，这份地图应算原始，但鉴于11世纪的地理知识和技术，应该说水平极高。

有多个证据显示，麻赫默德的这份地图确为突厥人所制。首先，该图的绘制以突厥君王所居之巴拉萨衮为中心，其他突厥城市和地区据此编列，方向的确定也依鄂尔浑碑铭中所见之突厥旧制。图中详细标示突厥各部活动区域内的城镇以及山河湖海，鲜有讹误。这些都说明此图乃突厥人所制。

这份地图标示了11世纪突厥世界的格局。麻赫默德称，“自鲁姆国至马秦，突厥各地横跨五千，纵贯三千法尔萨赫。”为使人熟悉这些地方，特将地图绘为“如地球之圆形”。作者将地图绘为圆形且称此为地球形状，说明早在11世纪突厥人就已经知道地图为球形了。

《突厥语大词典》第22-23页的这份彩图周围标有东西南北四方，并在页边对彩色作了说明。海为绿色，河为蓝色，山为红色，城为

黄色。西至克普恰克和拂菻（Frenk）人所居的亦的勒河（İtil）畔；南达印度、信第（Sint）、Çad、柏柏尔（Berber）、埃塞俄比亚（Habeş）、Zenci诸国；东抵中国和日本；西南接埃及、马格里布和安达卢斯（Endülüs）*。

图中突厥所居城市和地区标示甚为详尽。地图中心及附近城镇是麻赫默德父亲的城市巴拉萨衮和当时的文化重镇喀什噶尔。巴拉萨衮附近未名湖泊为伊塞克湖。地图中心部分还有库车、巴尔曼（Barman）、乌什、科奇阿尔巴什（Koçŋarbaşı）、莎车、和田、且末、乌兹根（Özçend）、麻耳亦囊（Margınan）、苦盏、撒马尔罕、双河、怛罗斯、别失八里、曼格什拉克（Mankışlak）等其他城市。

突厥生活区域分别以乌古斯国、克普恰克和乌古斯城镇、巴什克尔特（Başkırt）荒原、于都斤、忽罗珊、花拉子模、阿塞拜疆等名称标示。图中除以彩色标示海洋山河外，还注有药杀水、乌浒水、伊丽水、亦的勒水、额尔齐斯河等河流以及天山（Karaçuk）和锡兰山（Serendip）等山脉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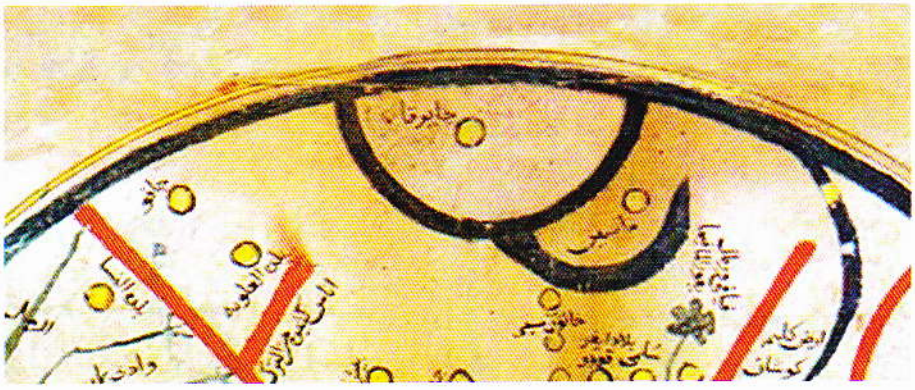
地图不仅详细标有突厥人的活动区域，也对和突厥人有关的其他国家和民族作了标记，遗憾的是没有标明与突厥没有任何关系的地区和国家。

首次标出日本的世界地图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地图中标出了长城、吞没河流的沙漠、女儿国、猛兽野人出没之地以及西北严寒无人居住的地区。他还指出，东方的秦和马秦居民以及日本（称为贾巴尔卡，Cabarka）因距离遥远，中间不仅山海相隔，又有秦地周边之大墙（即长城），因而这些地区居民的语言不为人知。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书中和图中均提及日本，这使地图的意

*译注：西班牙。



义更加突出。据我们目前的了解，《突厥语大词典》中的地图是第一个标出日本方位的世界地图。作者把日本标为东方的一个岛并称之为“贾巴尔卡”。日本的第一份地图是麻赫默德三百年以后由一个日本人绘制而成，而此后标出日本所在的第二份世界地图则比《突厥语大词典》晚了整整400年。因此，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是在世界地图中标出日本的第一人。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突厥诸语及方言的介绍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不仅提到突厥各部的活动地区并在地图上加以标示，同时还在书中广泛介绍了突厥诸语的情况，使我们得以了解到突厥语一千年前的状况。

麻赫默德认为，未与波斯人交往、不曾往来他国、只通晓突厥语的，他们的语言最纯正、最清晰、最正确。和粟特Soğdak、坎切克（Kençek）以及阿尔古（Argu）人等通晓两种语言的城里人杂居的，他们的语言已经不纯。四处游荡，故常与外国人交往的和阗（Hoten）人、吐蕃（Tübüt）人、党项（Tangut）人是后来定居突厥国的。吐蕃人和和阗人有自己的语言，和阗人还有自己的文字，这些人都讲不好突厥语。

麻赫默德指出，回鹘人的语言是纯正的突厥语，其内部还使用一种方言。他指出，回鹘人使用突厥文字并对这种字母进行了介绍。

对于信仰佛教和摩尼教的回鹘人，麻赫默德在书中不时以“异教徒”称之，但又称回鹘语为“最纯正的突厥语”，他们的文字为“突厥文”，说明回鹘部在突厥各部中的地位，颇为耐人寻味。

处密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也通晓突厥语。奚（喀伊）、亚巴库、鞑靼、拔悉密等部也是如此。黠戛斯、克普恰克、乌古斯、托赫锡、样磨、炽俟、奥格拉克、恰鲁克也只讲一种纯正的突厥语。至鲁姆地区的派切乃克人，包括苏瓦尔和不里阿耳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属于词尾省略的突厥语。

各语言中最平易的是乌古斯语，最正确的是样磨和托赫锡人的语言。沿也儿的石河（Ertiş）、伊丽水（Ịla）、鄂毕河（Yamar）、亦的勒河（Etil）直至回鹘诸城，这些地区居民的语言也是正确的突厥语。其中最流畅、最优美的是哈喀尼耶（喀喇汗）可汗及人民的语言。

巴拉萨衮人使用粟特语和突厥语。怛逻斯和巴伊扎（Beyza）也是如此。白水城（İspicap）至巴拉萨衮之间，所有阿尔古人的语言是不纯的。喀什噶尔人讲哈喀尼耶突厥语，但也有部分村庄讲坎切克语。

接着，麻赫默德又对各个方言之间的区别分别进行了介绍。他指出，各方言之间词汇差别不大，主要不同是由于“某些字母的变换或脱落”而造成的。这里所谓“字母变换”其实就是指现在各突厥语方言同样存在的语音变化。麻赫默德注意到，距今近一千年前的突厥各部语言非常相近并将其统称为“突厥诸方言”，根据这些方言的语料，首次进行了比较语言学分析：

乌古斯人和克普恰克人将词首为字母ى（即/ı/或/i/音）的名词或动词的首字母变换成ا（即/a/或/e/音）或ج（即/c/音）。其他突厥人称“旅客”为yelgin，乌古斯和克普恰克人说成elkin。其他突厥人称“温水”为yıkıg suv，乌古斯和克普恰克人说成ılıg。类似的，其他突厥人称yincü（“珍珠”），乌古斯和克普恰克人说cincü。突厥人称骆驼的长毛为yogdu，乌古斯和克普恰克人称之为cugdu。

另外，阿尔古人将词中和词尾的字母ى（/y/音）换成字母ن（/n/音）。其他突厥人称“绵羊”为koy，阿尔古人称为kon；其他突厥人称“穷人”为çıgay，阿尔古人称为çıgan；突厥人称“哪一个东西”为kayu neŋ，阿尔古人说成kanu。

对于词首的字母م（/m/音），苏瓦尔人、乌古斯和克普恰克人变为ب（/b/音）。其他突厥人说men bardum（“我去了”），苏瓦尔人、乌古斯人和克普恰克人说成ben vardum；突厥人管“汤”叫mün，他们称为bün。

乌古斯及附近的人将词里的ت（/t/音）变成د（/d/音）。突厥人称“骆驼”为tevey，他们称为devey；类似的，突厥人称“孔、洞”为üt，他们称为üd。

纯突厥语中字母د（/d/音）在乌古斯语变为ت（/t/音）。突厥人称“匕首”为bögde，乌古斯人称为bögte；同样，突厥人称“沙枣”为yigde，乌古斯人称为yigte。

突厥语中字母ف（/f/音）和字母ب（/b/音）之间的（/v/音）*，乌古斯及附近的人将其换成و（/v/音）。突厥人称“房子”为ev**，他们称为ev；突厥人称为“狩猎”为av，他们称为av。

我将只列词语的原形，针对上述部落，把字母（音）依此转换即可。

样磨、托赫锡、克普恰克、亚巴库、鞑靼、喀伊、处密和乌古斯总是将ڈ（/ḍ/音）换成ى（/y/音），从不使用ڈ。其他各部称“桦树”为kadıŋ，他们称为kayıŋ；表示“亲戚、姻亲”意义的kadın，他们称为kayın。

炽俟人和其他突厥人方言中的字母ڈ（/ḍ/音），罗斯至鲁姆一带的不里阿耳人、苏瓦尔人、咽蔑人和克普恰克人将其变为ز（/z/音）。其他突厥人称“脚”为adak，他们称为azak。炽俟说karın todtı（肚子饱了），不里阿耳人、苏瓦尔人、咽蔑人和克普恰克人

*本书为大众读物，因此没有过多使用专业出版物中的转字符号，以下除特殊情况下，字母ڤ（上带三个点的ƒe）一律以v表示。

**译注：v上有一点。

说成tozdı。

总之，从炽俟语言中的字母ڊ（/ḍ/音），远到鲁姆国的样磨、托赫锡、乌古斯各部以及阿尔古人的部分方言以至靠近秦地所有部落均变成ى（/y/音），克普恰克语和他们附近的人越靠近鲁姆则越倾向于变成ز（/z/音）。

麻赫默德提到，和阗和坎切克人的语言中，以元音开始的词语首音生出一个/h/音。应该说这是突厥语一个很古老的特点。目前这个特点在20世纪中期发现于伊朗的孤立民族Halaç人的语言中可以看到。突厥语中“父亲”为ata，但在和阗和坎切克方言中称为hata，ana（“母亲”）为hana，所以麻赫默德认为这两部不属突厥民族。

从麻赫默德所给的例子我们以看到，西突厥语词内音节首/g/音脱落现象早在11世纪就已存在。作者认为是乌古斯语和克普恰克语的一个共同特点，他说：

至于词中字母的脱落，名词以及表示动作持续意义的动词派生形态中间的字母غ（后列/g/音）脱落，乌古斯人和克普恰克人都是如此。突厥人称“松鸦”为çumguk，称“嗓子”为tamgak，乌古斯和克普恰克人称为çumuk和tamak；动词方面，突厥人说ol evge bargan ol（“他是总回家的”），乌古斯人和克普恰克人说成baran ol；突厥人说ol er kulını uragan（“他是个常打自己奴隶的人”），乌古斯和克普恰克人说成uran。

对11世纪突厥诸语言及方言进行以上大致介绍以后，麻赫默德表示，这些就是各突厥语的主要规则，其它规则将在以后介绍。由此，词典正文开始。当然，正文部分仍有对各突厥语及其方言的介绍。例如在解释词条bal（“蜜”）时，作者指出，这个词用于苏瓦尔、克普恰克以及乌古斯语中也存在，而其他突厥语称之为arı yağı（“蜜蜂油”）。麻赫默德也收录了arı yağı这个词，称这个词为炽俟人使用。

词汇方面最有趣的例子是bugday（“小麦”）。麻赫默德解

释bugday的意义并给出了Bugday kutında sarkıç suvalur（“长在小麦旁，稗子有水浇。”）这个谚语为例证，他说：

巴尔斯罕人不说bugday，而说budgay。是否巴尔斯罕人，据此可知。

这种现象语言学称为“语音易位”，当时人们可以以此判定人的籍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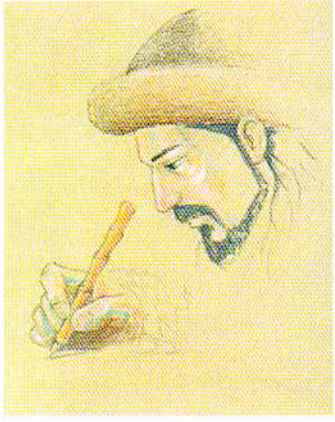
《突厥语大词典》在介绍动词派生静词时说，bilge一词来自bildi，kurug（“干的”）一词来自kurıdı，targak（“梳子”）一词来自taradı，akın（“洪水”）一词来自akdı。

麻赫默德在已经失传的《突厥语语法精义》一书中对突厥语语法规则有详细分析，在《突厥语大词典》中也对突厥语语法的基本知识进行了介绍。作者对突厥语完美的结构有如下的说明：

各突厥语均以此等规则为据，正乃无水不趋东、无星不拱北。

麻赫默德对各突厥语规则的语音变化作出说明，因而为便捷地掌握这些语言提供了一把钥匙。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教学法



作为一本语言教材，在《词典》正文部分，词目和例句为突厥语，词目释义和例句解释为阿拉伯语。这是麻赫默德采用的对外突厥语教学法，yenidi词目的释义是一个最为值得注意的例子。

和其他动词的处理方法一样，麻赫默德·喀什噶里首先给出一个例句：Uragut yenidi。然后给出该句的阿拉伯语译文：那个女人生产了。给出动词的宽广时及动名词形式（yenir-yenimek）之后作者指出，yenidi（“生产了”）一词仅用于人，对于动物生产则以词缀+ladı/+ledi派生动词来表示。母牛产犊说成İŋek buzaguladı，因为牛犊称作buzagu，接+ladı词缀即

可构成动词；雏鸟称为bala，根据派生规则，鸟孵幼雏则可说成Kuş balaladı；这一规则用于马驹kulun时发生音变，说成Kısrak kulnadı。作者接着解释说：

此处本应说成kulunladı，但字母ن（nun，表示/n/音）与字母ل（lam，表示/l/音）发音部位相同，故可替换，造成语音简化现象。Arslan enükledi. “狮子产崽了。”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采用突厥语词汇教学法与现代外语教学法非常相似。他在说明词语使用范围的同时，介绍了突厥语这一黏着语的词汇派生知识。对词目yenidi进行释义之后，作者还提到了对其词干来源的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词来自yenik neŋ（“轻的东西”）之意——妇女生产之后体重减轻，所以可能便使yenidi有了“生产”之意。另一观点认为该词源自yen（“身体”）一词——妇女生产就是从自己的身体生出另一身体。作者表示，以上两种观点都是讲得通的。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重视词语使用方法的辨析，他的讲解和示例，按今天的教学方法可以列成下表：

词	构词词缀	变位词缀	变位形态
yen	+i	-dı / -di	yenidi（指人）
buzagu	+la- / +lɛ-		buzaguladı
bala			balaladı
kulun			kulnadı
enük			enükledi

书中虽未列出这样的表格，但已经非常详细地提供了这些知识。凭此特色，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堪称突厥语言学第一人。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介绍的突厥文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详细介绍了突厥各部落的语言，为突厥语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还辟有专节介绍了突厥人在阿拉伯文之前使用的、突厥学界称为“回鹘文”的文字。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用两张表列出了回鹘字母表，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其称为“突厥字母表”。这是突厥语文献对回鹘文最早的记载。当然，学术界“回鹘文”这一提法的出现是在18世纪以后。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关于突厥语词语拼写字母”一节中写道：

所有突厥语采用的字母有18个，这些字母构成突厥文。突厥语以这些字母书写，见下面的助记表：ehuke, leffe, semec, nazak, bedr-i şutiyye “你弟弟 你卷的 丑陋的 种子 雨季”。

字母分写如下：



这些字母相当于阿拉伯语中的ا ب ت ث字母。另有七个字母仅在口语中使用，但基本字母中没有。突厥语中这几个字母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是：硬音پ（/p/音）、类似kâf的阿拉伯语字母چ（这个字母在突厥语中较少使用）、发音介于ز（/z/）和س（/s/）之间的ژ（/j/音）、阿拉伯语中的ف（/f/音）和غ（/g/音）、介于ق（/k/）和ك（/k/音）之间的软音ك（/g/音）和类似ن（/n/音）的ڭ（/ŋ/音）。非突厥人读这些字母甚为吃力。基本字母以外的这几个字母依基本字母书写，仅靠加点以示区别。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突厥文字进行上述介绍之后，又提到了

在突厥诸语中没有对应发音的ح ث ص ض ط ظ ع ه等阿拉伯字母，带这几个字母的阿拉伯词语，在突厥文中有自己特定的写法。这里，作者给出了所有突厥文字母的手写样式，三个一组，依次是：a-fa-ha va-za-ka ya-ke-da ma-na-sa ba-ça-ra şa-ta-la。（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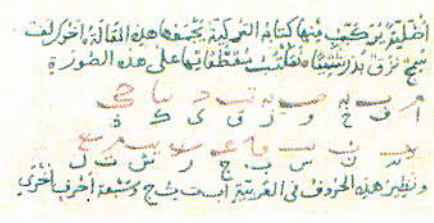
接着，麻赫默德指出，11世纪的突厥地区十分广泛地使用这种突厥文，突厥文的使用范围“自古以来，从喀什噶里至上秦之间，突厥各地所有可汗与苏丹之诏书信函均以此种文字书写”。

回鹘文：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到艾尼（Aynî*）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介绍的字母表及字母排序与艾尼《贝迪尔史》完全相同。《贝德尔史》现存苏莱曼尼耶图书馆埃萨德埃凡提部，编号2095，由书商艾哈迈德于1428年刊布。该书第81a面为回鹘字母表，81b页则对这些字母三三分组以便学习。艾哈迈德不懂回鹘文，因此书中回鹘字母表及分组方式当抄自《突厥语大词典》。我们看到，书中对回鹘字母的介绍也是援引《突厥语大词典》。这说明，《突厥语大词典》成书虽达350多年，仍为15世纪的奥斯曼学界所了解和引用。

（承蒙奥斯曼·F·塞尔特卡亚教授提供这一信息，比拉尔·查伍什奥卢提供有关页面的彩色复印件，一并致谢）

《贝迪尔史》记录的回鹘文字母



*译注：艾尼，原名贝德鲁丁·马赫穆德（1360–1451），奥斯曼帝国伊斯兰历史学家。

突厥十二生肖历

《突厥语大词典》正文部分释义bars词条时，麻赫默德先后列出了疾病和猛兽两个义项，接着又给出了该词的另外一个意义，即“突厥历法中十二年之一”。当然，作者并未止步于此，对突厥十二生肖历法的特点、来历及其在突厥人生活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尽显百科全书式词典作者之渊博。

麻赫默德称，突厥人以十二种动物的名字称呼十二年，孩子的年龄、战争的日期以及其他事件均以此推算，接着，他又对这种历法的来历作了详细的说明。

一位突厥可汗想了解自己当政之前一次战争的情况，各位臣子对战争的日期说话不一。于是可汗召集廷议。

“我等错乱日期，后人亦将以讹传讹。可据十二月及黄道十二宫做出安排，使各年各有名份。如此可推年纪时，我等当依此制。”

众人一致赞同。各年的名称是这样确定的：

可汗出猎，令众人将野兽驱至伊丽（Ila）谷之大河，只有十二只泅过了河。于是从第一个过河的鼠开始，将这些动物依次作为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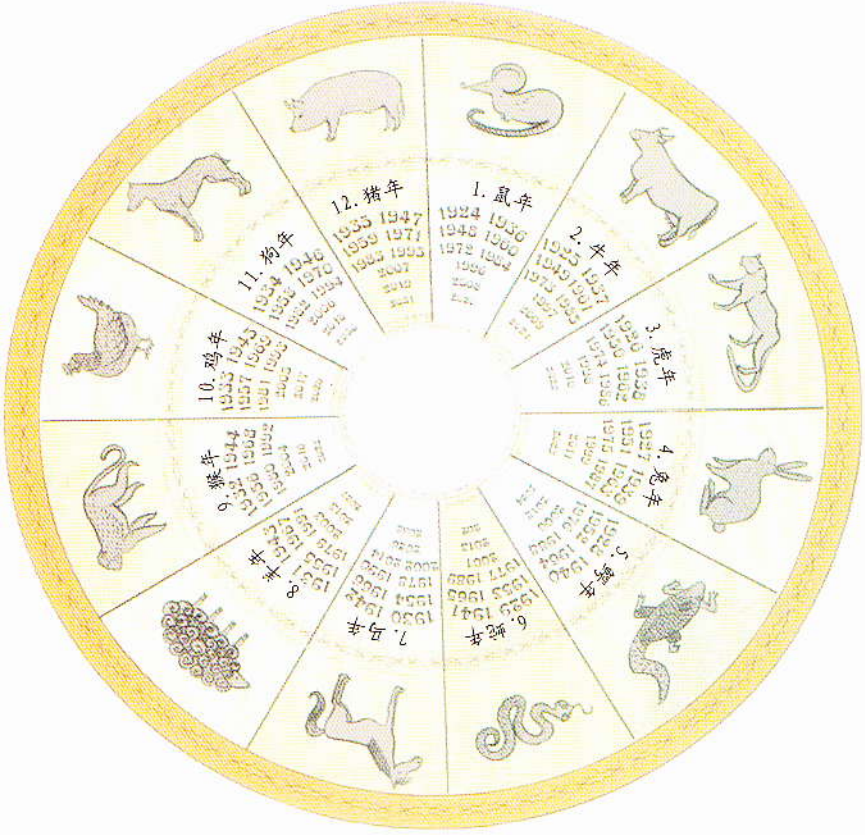
伊犁河



的名称。由是历法以鼠年开始。这样,依动物过河顺序确定的突厥十二生肖纪年如下:

sıçgan yılı 鼠年
ud yılı 牛年
bars yılı 虎年
tavışgan yılı 兔年
nek yılı 鳄年
yılan yılan 蛇年
yund yılı 马年
koy yılı 羊年
biçin yılın 猴年
takagu yılı 鸡年
it yılı 狗年
toŋuz yılı 猪年

猪年之后,再从鼠年重新开始继续编年。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接着介绍说，突厥人认为每年自有玄机、各有预兆。牛年多战事，因牛好牴牾；鸡年食物多，人间亦有纷扰，因鸡以谷粒为食，为寻食而四处乱翻；鳄年或蛇年多雨水、收成好，因这两种动物居于湿地；猪年冬天冷、多降雪。他还谈到，突厥人认为每年都会有事发生。

突厥十二生肖历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关于月的名称，麻赫默德说：

星期的概念是在接受伊斯兰教以后才出现的，因此突厥人没有一周七天的专门名称。至于月份的名称，城里使用阿拉伯语月份名词。非穆斯林的突厥游牧民将一年分为四季，每三月一季，以一个名称称呼。四季相连，由此可知年之流逝。春节（Nevruz）之后春季开始，称为oglak ay（“小羔月”）；其间羊羔长大，故其次三月称为ulug oglak ay（“大羔月”），再次称ulug ay（“大羊月”），此时正值仲秋，奶水充盈、物产丰盛。

至于第四季的名称，因不常使用，麻赫默德没有说明。

我们知道，突厥人曾长期使用这种历法。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开始编写《突厥语大词典》之前约350年前，即公元725、731和732年所立鄂尔浑碑铭中所记历史事件都是以突厥十二生肖历编年的，其中月份分别以birinç ay（“第一月”）、bişinç ay（“第五月”）等表示，例如：

Bunça kazganıp kaŋım kağan ıt yıl onunç ay altı otuzka uça bardı lagzin yıl bişinç ay yiti otuzka yoğ ertürtüm.

“我父可汗创下如此业绩之后，于狗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去世，我于猪年五月二十七日完成其葬礼。”（《毗伽可汗碑》南面第10行）

根据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介绍，

鄂尔浑碑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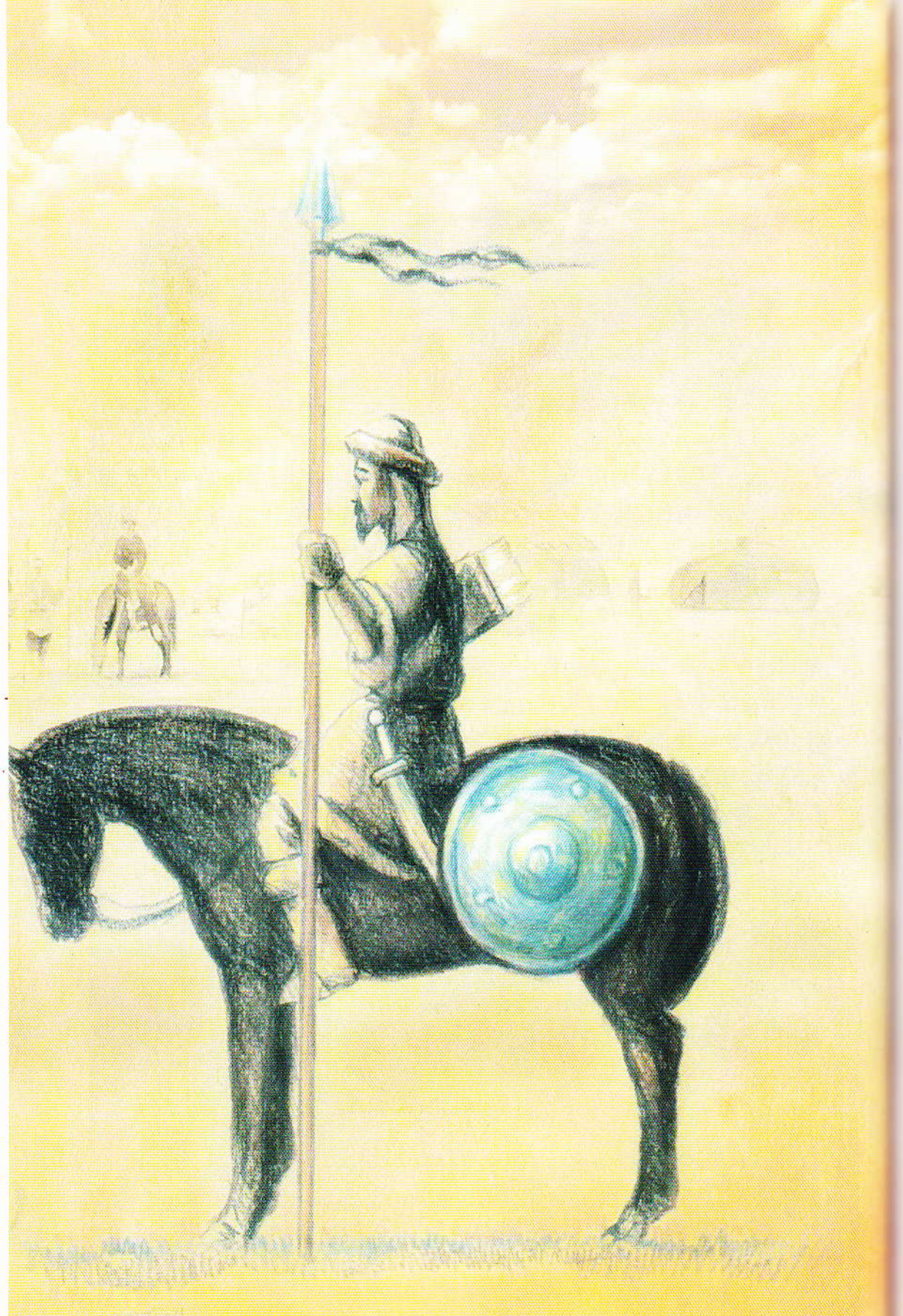






今日历法3月21日为突厥十二生肖历的元旦。突厥人民由来已久的春节（Nevruz）即是突厥十二生肖历法的新年伊始。今天，突厥圈内，包括土耳其所在地区的土耳其人和其他民族仍保持过春节的传统。春节Nevruz一词源自波斯语，Nev意为yeni（“新的”），ruz意为gün（“天”）。突厥圈内，除Nevruz及其各种变体形式，还有yanı gün、yeni gün、ergene kün、ulustun ulu küni等多种称法，土耳其语还有sultan nevruz、navrız和gün dönümü等俗称。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写作nayruz的，正是春节。这一记载说明，突厥人根据自己的历法至少在一千年前就有了以3月21日作为新年伊始加以庆祝的传统。



第三章 词汇中的文化



《突厥语大词典》展现了源远流长、艳丽多姿的突厥文化。我们摘选部分例子，从中不仅可以对突厥语有所了解，同时可以获得突厥民族一千年前的生活方式、传统、信仰、饮食等有关突厥人的各种知识。研读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所录词条，从细微处可以得到许多知识。

tepük:足球的雏形?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对tepük词条的释义耐人寻味。将铅熔化铸成纺锤（ağırşak）*状，外包以山羊毛或其他柔软之物。作者称，男童以足踢此物以嬉戏。Tepük显然来自动词tepmek（“踢”），可惜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这种游戏没有更多的介绍。尽管如此，仅凭此寥寥数语仍可推断，这种名为tepük的游戏应是足球的雏形。

突厥人:游必熨衣、用丝手绢、戴丝手套

《突厥语大词典》中颇为有趣另一个细节是，早在一千年前突厥人即有熨烫衣物的习惯，游必熨衣。这说明，突厥服饰文化历史悠久，如此久远的年代就有褶皱衣服熨后再穿的做法，足见其文明程度之高。

现代土耳其语中，ütü一词在《突厥语大词典》中的形式是ütüg。突厥学研究表明，早期突厥书面语以及此后部分方言中，词尾或音节首的/g/音在部分方言中脱落，土耳其语也属这种情况。 这样，当时的kapıg（“门”），/g/音脱落后变成kapu，后又发生语音

*中间带孔的半球形木制或骨制部件，套于纺锤底部以增加其重量；轮状扁平物。



和谐变化成为kapı的形式。同样，ütüg最后的/g/音脱落，后来便以ütü的形式使用。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ütüg的释义：

ütüg　镘状铁器，加热后按压衣物褶皱之处，凭其热度去除褶皱使衣物平展。

动词部分ütidi（“熨了”）也值得注意：

ütidi Ol tonug ütidi. “他熨了衣服，他熨平了衣服的褶皱。”

正文中，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把suvluk释义为“毛巾”，把eliglik释义为“手套”。名词su（“水”）在一千年前的形式是suv，接构词词缀后生成suvluk，表示用于擦去手部、脸部及身体上水分的“毛巾”。

除suvluk外，《突厥语大词典》中提到的ületü（“丝制手绢”）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这个词的释义如下：

ületü　男子置于衣兜之内、用于擦鼻子的丝制手绢。

这些资料都说明突厥人对服饰、清洁极为讲究，出游要身穿熨过的衣服，还要带着丝制的手绢，同时，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突厥人文明水平之高。



熨斗

突厥人:衣物染色

与衣着相关的另一细节见于bodudı一词。古突厥语中词中的/d/音相当于《突厥语大词典》中的/d/音，以字母ȝ（zel）表示。词内的这个音在现代土耳其语演变为/y/音。《突厥语大词典》中的bodudı意为“染了”，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给出的例句是Ol tonug bodudı（“他染了衣服”）。例句之后作者解释说，和衣物一样，其他物品也可染色，该动词也可用于这些物品。词典虽未说明衣服染色的方法，但这个例句可以证明突厥人早在一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给衣物染色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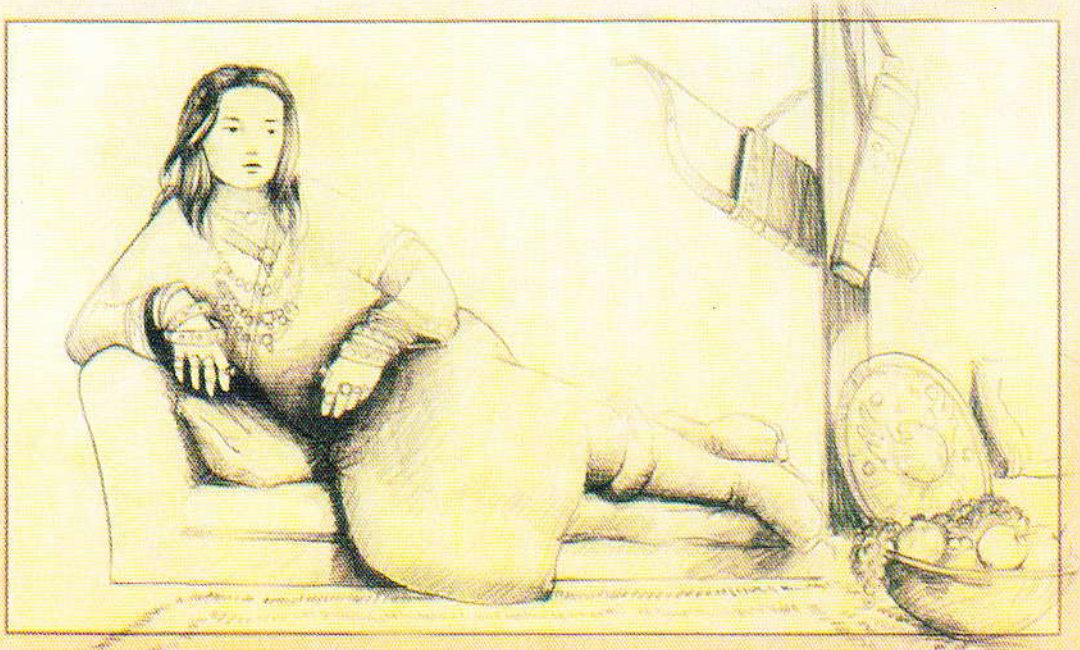


喀喇汗王朝时期服装

一千年前的突厥人如何描写美女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解释用于称谓女子的özük一词时写道，“品性纯洁如黄金”的女子称为altunözük，“身体滑润如珍珠”的女子称为ertini özük。这里以黄金珍珠比喻美女值得注意。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ertini的释义是“极品珍珠”。关于女子装饰的有bezendi、bilezüklendi和büründi等词目，分别有以下例句：Uragut bezendi “女人打扮好了”，İşler bilezüklendi“女人（给自己）戴上了手镯”，Uragut yogurgan büründi“女人披上了精美的盖头”。

《突厥语大词典》录有一条谚语，说的是女人衣服的颜色可以反映她的心态。这条谚语作为例句出自kızıl这一词条：Kılnu bilse kızıl keder, yaranu bilse yaşıl keder。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这条谚语的释义是：惹人爱的女人穿红，求人爱的女人戴绿。这条谚语劝喻女人如何做到琴瑟和谐、生活美满。作者解释说，女人如想和丈夫和谐相处，应穿红色丝衣；如想对丈夫撒娇卖俏，可穿绿色丝衣。



祈雨石和避雷石

我们注意到，透过《突厥语大词典》中的一些词语可以看到突厥古代宗教的蛛丝马迹，有些词则表现了突厥人将许多现象归于超自然力的信仰。这些信仰中有两个与石头有关。

《词典》正文部分，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yat一词的解释是以石砌成的萨满神坛，借此可以左右自然现象。作者指出，突厥人以此石可呼风唤雨祈雪，并介绍了自己的一次亲历。在祥磨国时，发生大火，无人能灭。虽时值夏季，但借此石祈得大雪，终使大火熄灭。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提到的这种石头又叫yada taşı，古代突厥用以祈雨。保持萨满传统的西伯利亚现在仍有以yada taşı祈雨的观念。不过作者又提到蒙真主恩准得以降雪灭火，这可以认为是将伊斯兰信仰附会于古突厥信仰。

另外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石头称为“卡石”（kaş）。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解释yaşın（“闪电”）这一词条时称，突厥人有句格言叫作Kimiŋ bile kaş bolsa yaşın yakmas，意为“怀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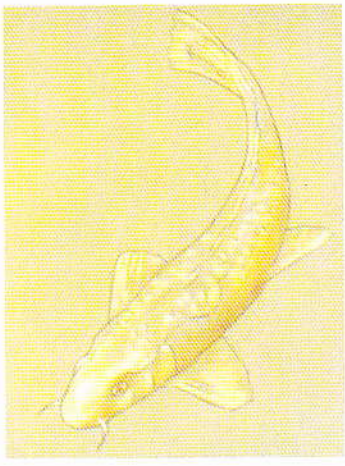
卡石，雷电远之”。接着，作者对卡石做了如下说明：卡石，纯白无瑕之石，可嵌于戒指，戴此戒指之人可避雷电之伤害，因此石之本性有避雷之功效；此石不仅可避雷护身，又有耐火之特色，以布包石投于火中，石不燃布亦无碍。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强调，卡石上述功效经过验证，此外尚有止渴的作用，口渴之人将卡石含于口中则渴意可消。

闻之辄死的奇音“替己”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提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一年只发一次，闻之者必死。

在tiki词条下，作者对这种奇异的声音有如下的说明：突厥人认为，死者的亡灵每年都会在其生前所居之地夜会一次，其时会有类似tiki、tigi或tegi的细声，闻者立亡。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说，这种奇音可能类似tiki，也可能是tegi，但他没有作进一步说明。

查毒的“查毒”



“查毒”

多以投毒行刺的年代，查验饭菜是否有毒的器物大概是人类最想拥有的东西。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父亲及多数家人都是死于投毒，他在çatu词条中提到有一种可以验毒之物。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称，“查毒”（çatuk）为鱼的触须，也有人认为是一种来自秦、用于制作刀柄的树根，饭菜是否有毒，可以凭此查验。作者介绍，如果怀疑餐具内的汤饭有毒，则以查毒搅拌，如有毒，则汤饭自动变热；如将查毒置于碗内，则碗的边缘有水汽出现，但不会生烟。

突厥人初次见面的礼仪

《突厥语大词典》的知识可谓包罗万象。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解释某些词语时还会顺便说明与之相关的处世之道。透过字里行间的这些知识，我们可以了解突厥人社会生活中举手投足的一定之规。

正文boy词条首先给出释义为“氏族、部落、亲戚”，然后作者介绍了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初次谋面时的礼仪，从中读者就可以了解突厥人是如何相互认识的。在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笔下，一千年前两个突厥人初次相见便会出现如下的场景：

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相见，先互致问候。然后询问Boy kim?（“所出何门?”）意思是“你是哪个部落的人”。可以回答Salgur，或者报以我在卷首所提之氏族名称。然后开始交谈，或不再闲聊、各走各路。如此，两人都已知道对方所属之部落。

素不相识的之人相见先是互致问候，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后问对方所属之氏族。由引可见，了解族系重于了解名字。安纳托利亚地区至今保持这种传统，他们的问话是Kimlerdensin?（“你是哪家的?”）问过族系之后大概才会问对方的名字。

古代的口令

两个士兵或两支部队相遇，相互识别的方式则大不相同。透过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对im（“口令”）这一词条的解释可以看到，今天在军队、警察或类似职业中使用的盘问口令的作法突厥人早在一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了。现在的土耳其语词汇中，im一词还出现在imleç（“自动记录仪”）等派生词中，对这个词条，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有如下的解释：

im　口令，用于军队之间，由可汗规定，可是鸟名或兵器名，也可是任何一词。两军相遇时使用口令，可避免误伤并识别己方人马。两人夜间相遇，一人向另一人询问口令；如对方回答正确，则可知属

于己方，允其通过；被问者答错，问者则予击杀。用于以下谚语：İm bilse er ölmes. （“知口令，可保命”。）

丧宴

亲人亡故之后特定日期宴客是突厥人的传统。对此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yogladı词条下这样写道：

Ol ölügge yogladı. “他为死者设了宴。”突厥传统如此。

众所周知，突厥民族至今保留着这一传统，在死者死后第七天和第四十天的晚间以及一周年忌日念过祷辞之后丧主设宴款待客人。



奇技圣人库尔巴克

不信奉伊斯兰教的回鹘人以及其他坚持突厥古老信仰的各个部落被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视为“异教徒”，不过《突厥语大词典》对这些部落的信仰也多有介绍，甚至可以发现作者亦深为其所述之事所动。他对一位名叫库尔巴克（Kulbak）的圣人的奇异技能有如下的记述：

居巴拉萨衮山中。吾闻之，圣人尝以指刻字于一坚硬之黑石，曰：Teŋri kulı Kulbak“上天之奴仆库尔巴克”，文呈白色；又以指刻同文于一白石，文呈黑色。其字迹至今犹存。

麻赫默德的忠告：勿与女子摔跤

在解释乌古斯突厥语的kısrak一词时，作者引用了一条哈卡尼耶即喀喇汗人的谚语劝人莫与女子摔跤，这条谚语源自一个掌故。

我们知道，历史上突厥女子善于骑射征战，又是摔跤好手。这句谚语透露出麻赫默德所处的年代有男女摔跤的习俗：

kısrak　青年骒马。乌古斯语指一切骒马。见于以下谚语：Kız birle küreşme, kısrak birle yarışma（“勿与女子角力，勿与骒马比赛”）。莫与女子角力，因其力大，可摔倒你；勿与骒马比赛，因其敏捷，可胜过你。此乃哈卡尼耶谚语。苏丹马苏德于大婚之夜欲触妃子之足，竟被放倒于地，故有此语。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提到的是哥疾宁苏丹马苏德。



骒马



引发海上风暴的神草:蛇麻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记录了一些奇闻异事、奇花异兽,在词条的释义之中隐含了不少突厥神话的重要信息。

其中一种奇异植物生于克普恰克地区、状如常春藤的蛇麻(kumlak)。蛇麻叶如菜豆,克普恰克人掺以蜂蜜,可制酒。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介绍上述知识之后,提到了蛇麻的一种神奇的特点。如船上携带此草,则可招来风暴,海上生起巨浪,船左右摇摆,船内之人有即将沉没之感。

扑人蛇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解释ok一词时提到了它的多种意义,包括“箭”、“曲椽”、“(分财产时所得之)份额”、“动词句尾的强调语气之词”、“副词后之语气词”。另外,他还介绍了一种“箭蛇”(ok yılan),称此蛇可“主动扑人”。这是一种有红白花纹的蛇,拉丁语为coluber caspius。

穿山鸟

《突厥语大词典》解释topulgan的意义是“穿、碎”。用于人时，所给例句是Bu er ol çerig topulgan “这是突破敌阵的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指出，此词原形出自Temür topuldı “铁被击穿”一语，由动词词干派生而来。

该词用在kök topulgan时则表示一种神鸟，称为“山燕”：

此鸟翅上带钢，钢羽可穿山而过。关于此鸟的传说是我受教颇多的一位友人告诉我的。

这一注释传递关于突厥神话传说的重要信息，可惜没有详细说明。

savrulmak的用法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解释动词时都要列举全部释义并佐以例句。从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到动词意义的发展变化情况。

例如，动词savrukmak在11世纪突厥语中多种意义通过作者所举例句一目了然：

Su savruldu. “河水翻滚涌起。”
Tarıg savruldı. “小麦飘散了。”
Yaş közdin savruldı. “泪夺眶而出。”

除以上例子外，作者还讲到，为了防止滚粥溢出，用勺盛出一部分再倒回锅内可以止沸，这个动作也用savrulmak来表示。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不仅向今天的人们介绍了一千多年前突厥人的各种饮食，同时还讲述了古人的烹饪技巧，再次证明《突厥语大词典》确实是保存突厥文化最为丰富的一座宝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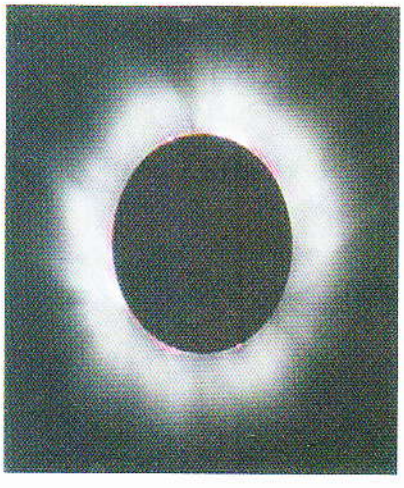
天体与天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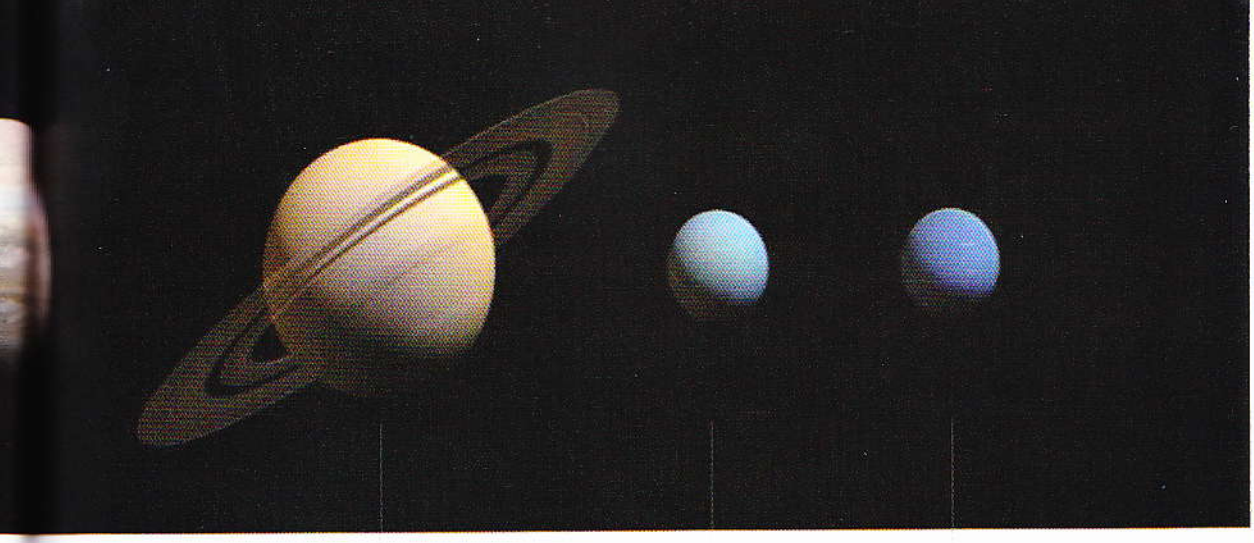
《突厥语大词典》以词目的形式或在词条中记录了一些行星和星辰的名称。《词典》称日食为Kün tutundı, 月食为Ay tutundı, 称天球为kök çıgrısı。其他行星与星辰名称见天文图。

日食



月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词典》还提到了下列天体和天象的名称:

Temür kazŋuk 北极星
Eren tüz 天秤座
Ülker 昴星团
Yetigen 大熊座
kök çıgrısı 天球
yulduz 星辰
tolun ay 满月
Kuyaş/Kün tutundı 日食
Ay tutundı 月食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用Eren tüz兼指木星和天秤座,这一点需注意。





第四章《突厥语大词典》集粹

为了更加详细地介绍《突厥语大词典》的内容，我们在本章摘录了正文中的部分词目以及词条中引用的谚语和突厥文学作品片断。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不同词条内引用的四行诗，我们在本章中单立一节加以辑录。另外，本章未予摘录的词目中作者作为例证引用谚语，我们也完整地集为一节。

词目选摘

《突厥语大词典》收录的词汇大部分都保留在现在的各个突厥语言中。有些词汇则在不同语言中经历了不同的语音变化。经历了近一千年的时间，有些词汇的意思发生变化是在所难免，这种情况在世界任何语言中都是存在的。

《突厥语大词典》收录的词汇构成现代所有突厥语言共同的历史词汇。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有些词语不用于现代土耳其语，有些发生了语音和意义的变化。总的来看，同上千年前的词汇相比，应该说变化不是很大。原因在于，首先，《词典》收录的是不同突厥部落的词语和习语。例如，我们考察一个不见于现代土耳其语的词语，会发现它可能在土耳其语的前身乌古斯突厥语中就不存在或者形态有所区别。现代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喀喇卡尔帕克（Karakalpak）语没有的词语，在一千年前的哈萨克语中可能也不存在或者以不同的形态存在。其实，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哪个词语属于哪种突厥方言均一一做了说明。透过一千年前突厥诸方言之间的词汇差别，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研究突厥语历史跨度。同源方言在一千年前就已存在的这些词汇差别，当是数千年而非数年演变的结果。

现代语言中使用的每个词都在《突厥语大词典》中找到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词语是在之后的数百年间随着突厥语的发展逐渐吸收进来的。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到的一点是，《突厥语大词典》

的词汇仅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一千年前的历史条件下的搜录所得。即使在交通手段以及方法和技术较为发达的今天，一个研究者单枪匹马也难以取得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成绩。当然，以当时的条件，可能还有一些作者未能收录到的词汇。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对《突厥语大词典》中的词汇进行以下粗略的分析。

Aldı、emdi、ezdi、iç、keçe、keçi、kara、kırk、taradı、teke、uzak、yakın、yarın、yıl、yurt和yük等大量词语原样保留在现代土耳其语中。

Âç > aç、bulıt > bulut、keyik > geyik、kümüş > gümüş、kündüz > gündüz以及adıg > *ayıg > ayu > ayı、edgü > *eygü > eyü > eyi > iyi经历或小（前一组）或大（后一组）的语音变化仍然用于土耳其语；

有的词存在于土耳其语，但意义有所变化，如：alkış（“祈祷，颂扬”）> alkış（“鼓掌”）、atadı（“起名，赐号”）> atadı（“任命”）、uşaklık（“耍小孩子脾气，幼稚之举”）> uşaklık（“仆役或学徒的身份；卑恭屈膝”）、yaman（“坏的，最差的”）> yaman（“非同寻常的人”）等。

有些词，如âç（“饿的”）、kirdi（“进入”）、kün（“天”）、yagı（“敌人”）未经任何变化地保留在一些突厥语中，有些则在不同突厥语中有不同的音变形式，如：kara > gara（“黑色的”）、kırk > gırh（“四十”）、yagı > yav / cav / jav / coo（“敌人”）、yıl > cıl / yıl（“年”）、yagmur > yamgır / jaŋbır / camgır / yangır（“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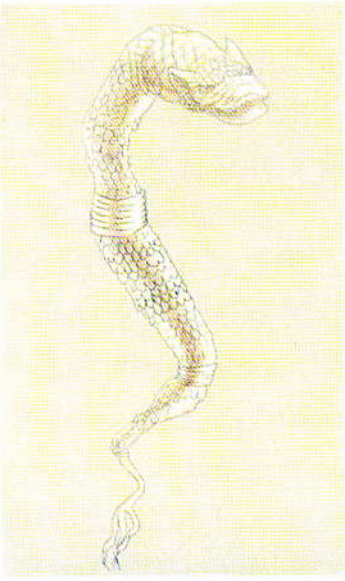
简言之，《突厥语大词典》词汇大部分仍活跃于现代突厥语言，有的发生了语音或意义的变化。以下我们摘录麻赫默德·喀什噶里释义的部分词目。

aŋ 腮，面颊。Kızıl aŋ “红脸蛋”

Ay köl 阿依库尔，在乌什（Uç）附近。

baş 伤。用于以下谚语：*Köni barır keyikniŋ közinde adın başı yok.* “直走的（不冒任何风险的）黄羊除了眼睛别处不会有伤”。这句话用来指责冒险失败的人。

badram欢庆，节日。地上鲜花盛开，称为*badram yer*（“美丽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词的词源，不过从Farisi人的口中也曾听到过。乌古斯人称欢庆之日为*bayram*。按照他们的习惯，字母ḍ（/ḍ/音）变成字母ى（/y/音）。所以这是突厥语特有的一个词语。



bezenç 植物名，枝叶红色，可入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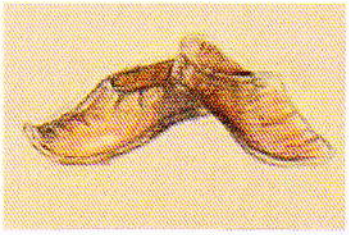
böke龙，蟒。用于下面的句子：*yiti başlıg yil büke*（“七个头的龙”）。牙巴库（Yabaku）人的首领猛龙布德拉奇（*Böke Budraç*）以及勇武之士均以此称之。布德拉奇虽拥兵70万与穆斯林阿尔斯兰特勤加齐（*Arslan Tigin Gazi*）四万兵马交战，伟大的真主仍使之失败。

麻赫默德说：我询问参加了这场战斗的人，我问他们：“异教徒人数众多，为何败亡？”他们回答：“我们也觉得奇怪，我们问过俘虏，你们人数这么多为什么失败。他们回答说，战鼓响起号角吹起的时候，我们看见头顶出现一座绿色的大山，遮天蔽日。山上打开许多门，门里向我来喷出地狱之火。我们非常害怕，所以就失败了。”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真主赐他吉祥与安康—不断向所有穆斯林显示的奇迹之一。”

bulgar 尽人皆知的突厥城市

buzagu 牛犊。用于以下谚语：*Evdeki buzagu öküz bolmas.* “自家的牛犊不成大牛。”意思是说，一个人无论名气多大、品行多高，亲近之人还是把他当孩子看。

çaruk 皮窝子。用于以下谚语：*Yadag atı çaruk, küçi azuk.* “步行者的马是皮窝子，力气是干粮”这句话是提醒人们走路时要备好这两样东西以免打赤脚和没力量。



皮窝子

çarukladı Ol adakın çarukladı. “他穿上了皮窝子。”*çaruklar-çarukladı*。这句话的意思是穿上皮窝子。

çekürge蝗虫。乌古斯语。突厥人称尚不会飞的蝗虫为*çekürge*。孩子多的人家或者大批军队则以蝗虫群来比喻，说成*çekürge teg sü*“蝗虫一般的军队”。

çepiş 六月大的山羊羔。

çıvı 鬼怪之一部。突厥人认为，两地交战，则居于两地之鬼怪也会交战以保护本部民众。哪一部鬼怪获胜，则他们支持的一方也会获胜。夜间哪一部鬼怪逃跑，则他们所居之地的可汗也会逃跑。突厥士兵夜间躲进帐篷以免受鬼怪箭矢所伤。这个观念在突厥人中由来已久、十分普遍。

çigit 棉花籽。乌古斯语。

-çu/-çü用于祈使句后表示强调的后缀。*Kelçü.* “来啊！”*Barmaçu.* “别走啊！”此后缀用于直接命令。

dag, dag 不是。阿尔古语说*Ol andag dag ol*，意思是“他不是那样”。乌古斯人从阿尔古人借用了这个词，*dag ol*发生音变，说成*tegül*。因为乌古斯人是阿尔古人的近邻，他们的语言非常相近。

er男人。复数*eren*，为不规则形式。规则的复数形式是*+lar/+ler*。

evet语气词，表示“是”、“好”的意思。该词有三种读法：样磨、托赫锡、克普恰克和乌古斯部读作*evet*，其他突厥人读为*emet*、*evet*或*yemet*。

kerim 挂在墙上的花帷。

kovuç 邪症，着魔，邪祟附体之征。患有邪症之人，可向其脸人喷撒冷水，口念*kovuç kovuç*并燃芸香与沉香木熏之。本意可能是*kaç*

kaç（滚开，滚开）。

kovuz 乌古斯语，同*kovuç*。念咒语*Yel kovuz bitigi*以驱邪祟。

köpürdi Aşıç köpürdi. “锅起泡了。” *Süt köpürdi.* “奶起沫了。”人的嘴巴吐泡沫也这样说。*köpürür – köpürmek*

kürt 一种山树，用于制作弓、马鞭、棍等物。

kürt kürt At arpanı kürt kürt yedi. “马嘎吧嘎吧地吃了大麦。”也用于人吃拌菜等物时发出的声音。

mün 汤。麻赫默德说：我在样磨地区听到他们说Mün keldür，意思是“上汤！”，结果上的却是（做汤用的）面块儿。样磨人用这个词表示面块儿。

saçdım Men yıpar saçdım. “我撒了麝香。”也用于其他人称和事物。*Ol evge suv saçdı.* “他往屋里洒了水。” *saçar – saçmak*

sag 智慧。乌古斯语。

satışga alışgan Olar ikki tavar satışgan alışganlar ol. “他们在相互做买卖。”也可说成*satışgan tavışgan*，源自*sattı*和*tavdı*，意思分别是“卖”和“积攒”。

sav 谚语。*Savda mundag kelir.* “谚语是这么说的。”

sav 典故

sav 故事

sav 话

sav消息，警句，圣训。因此先知可称为*savçı*，因其讲述消息和劝诫的话。*Savçı*也指在姻亲之间传递消息之人。如上所述，*savçı*就是传递话语的人。用于下诗：

Bilge eren savların algıl ögüt
Edgü savıg edlese özke siŋer
谨听智者语，善言入心田。

sımsımrak 一种饭食。羊头煮熟，切成小块儿，放入砂锅，入调料搅拌，上加酸奶，待入味后食用。炽俟语。

sirke 醋。

sirke 虮，虱卵

terim 阿夫拉西亚布（Afrasiyab）系王子、公主以及其他大小贵族的称号。哈卡尼耶人对可汗之王子用此称谓，其他人无论地位多高都均不得使用；对公主则称*Altun terim*。

toklı 六个月大的羊羔

ton 衣物

yandı 返回 *Er yoldan yandı.* “那个人从路上（旅途）回来了。”也用于其他地方。*Beg anı yandı.* “伯克令他害怕了。”也用于其他人。还用以下以谚语：*Yalŋuk meŋgü tirilmes, sınka kirip kirü yanmas.* “人不能长生不死，进了坟墓不能返回。”Er yandı. “那个人吐了。” *yanar – yanmak*。用于以下诗歌：

Yandı erinç ugragı	帅志或已夺，
Keldi berü tugragı	遣使来求和；
Özi kuyı ogragı	刀剑声声响，
Alplar kamug tirkeşür	猛士聚大坡。

yayılgan 动摇的，犹豫不决的。*Yayılgan kişi* 态度不坚决的人。

yazıgçı 报信的人。亲戚之间传递信件的人。乌古斯语。

yörgemeç 肚和肠切碎，置于肠内，烤食或煮食。（这种食品见于阿达纳，称为*şirden dolması*）

yund 马。此为通称，如*deve*（“骆驼”）一样，既可表示单数，又可表示复数。*Yund eti yıpar* “马肉赛麝香。”熟马肉放凉，有香气。



yurç 内弟，小舅子。丈夫的弟弟比自己小的称为*ini*，比自己大的称为*içi*；丈夫的妹妹比自己小的，称为*siŋil*，比自己大的，称为*eke*；妻子的妹妹比自己小的，称为*baldız*，比自己大的，称为*eke*。

千年谚语

《突厥语大词典》中几乎每页都可以找到最古老的突厥谚语例证。研究表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引用的谚语近300例。

谚语是长期经验与观察的结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具有劝诫的意义。它的形成需要数个世纪的积淀。古突厥谚语体现了突厥文化的渊源、突厥人民待人接物处事的态度，大部分在现代突厥语中仍有保留。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将谚语称为sav，下面是几个例子：

Aç ne yemes, tok ne temes “饥不择食，饱不择言”。饥饿的人给什么吃什么，饱食的人对饥饿的人说三道四。

Alımçı arslan berimçi sıçgan “讨债的是狮，欠债的是鼠”。讨债者气势汹汹如同狮子，欠债者战战兢兢如同老鼠。这句谚语在现代土耳其语有类似说法：*Alacağına şahin vereceğine karga*（“讨债者称隼，欠债者称鸦”）。

Atası anası açıg almıla yese oglı kızı tışı kamar. “父母吃酸苹果，儿女倒了牙。”父母做的恶事，儿女遭到报应。人做了恶事即使不受报应，他的后人也会受到报应。

Avçı neçe al bile adıg ança yol bilir. “猎人有多少伎俩，熊有多少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此谚语形容两个富于心机的人的较量。

Bir karga birle kış kelmes “一只乌鸦叫，冬天还没到；一只乌鸦叫不来冬天”。这句话劝人稳重行事以待同伴驰援。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如此解释的这句谚语也有类似的说法：*Bir çiçekle bahar (yaz) gelmez*（“一花独放不是春/夏”），只是意义有所不同，它表示“仅靠一个不很明显的好兆头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Birin birin miŋ bolur, tama tama köl bolur “积一至千，滴水成川”。这句话后半句以*Damlaya damlaya göl olur*的形式仍然存在，

意思是量变累积可引发质变，因此不可小视。

Endik üme evlikni agırlar “愚蠢的客人款待主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受到款待的应当是客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引用这句谚语及其解释和我们现在所说的*“Misafirin ahmağı ev sahibini ağırlar”*完全吻合。

Erdem başı tıl “美德言为首”。此处是指言辞优雅，因为善于辞令者受人尊敬。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此强调，这句谚语说明正确使用语言是美德的首要条件、语言可以使人更具影响。

Kişi sözleşü yılkı yıdlaşu “人靠说，兽靠闻”。人通过语言交流沟通，动物则要通过相互嗅闻。这个谚语现在说成*İnsan konuşa konuşa, hayvan koklaşa koklaşa*，至今广泛使用。

Közden yırasa könülden yeme yırar “离眼远，离心远；眼不见，心不念”。相爱之人如果相距甚远、不得相见，则爱情也会淡化。这句谚语现在说成*“Gözden ırak olan gönülden de ırak olur”*。

Öküş sevinç bolsa katıg ohsınur “大喜者亦大悔（悲）”。这句话是指过分喜悦的人。

Suv bermeske süt ber “吝惜水的人，可给他奶”。这句话的意思是：以德报怨，所施恩德可令对方敬服。

Tag tagka kavuşmas kişi kişige kavuşur “山不聚头人聚头”。

Yüzke körme erdem tile. “勿看表面，要重德行”。外表的美丑并不重要，人之根本在于德行。

首部文选摘录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词典正文部分的词目释义中提供了最早期突厥文学作品的示例，因此《词典》又是首部突厥文选。这些例句或录自口头传唱或摘自成文作品，有单行有四行。研究者将此汇集成编，是为突厥古诗或史诗。这些文学作品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亲自采集还是摘自手头文献，这一点尚存争议。不容存疑的是，麻氏用例句佐证词目释义的作法，一方面通过文学作品以最佳方式

完成了词目解释，另一方面通过引用这些示例完成了首部突厥文选。

以下例子摘录自麻氏文选：

颂主

İdimni öger men　　上颂神主下求知，
Biligni yüger men　　方寸灵台紧把持。
Köngülni tüger men　　人间正道兮安在，
Erdem üze **türlün**ür　　美德须臾不可失。

Yarattı yaşıl **çeş**　　创绿松*兮苍天悬，
Savurdı ürüng kaş　　撒白石**兮星万点，
Tizildi Karakuş　　放玄鸟***兮置其间，
Tün kün üze yörgenür　　任徜徉兮昼夜。

咏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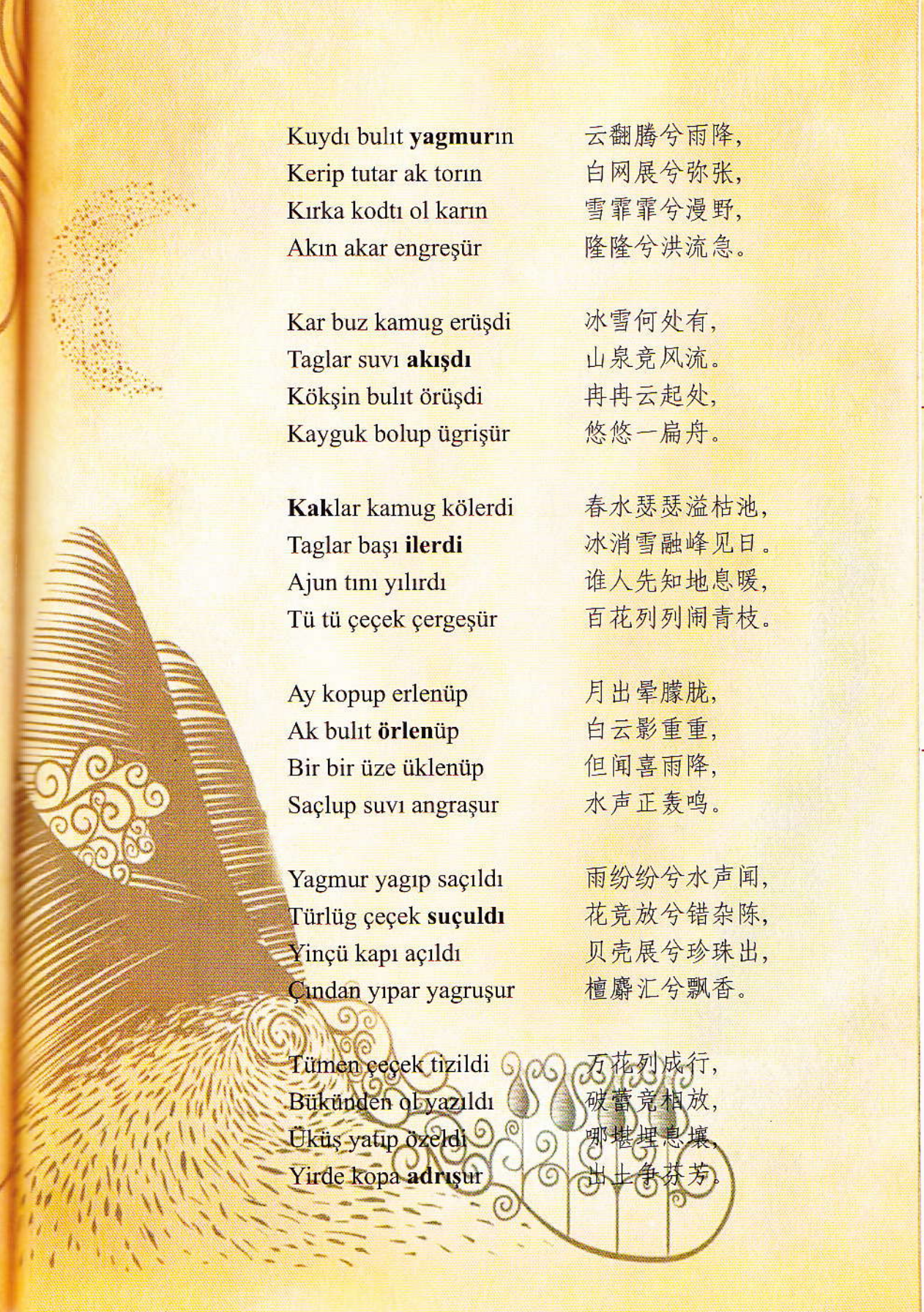
Keldi esin esneyü　　劲风扑面来，
Kadka tükel ösneyü　　疑是雪将降，
Kirdi bodun kasnayu　　瑟瑟各还家，
Kara bulıt **kökreş**ür　　乌云惊雷响。

Ördi bulıt ıngraşu　　云升腾兮轰轰，
Aktı akın müngreşü　　水湍涌兮隆隆，
Kaldı bodın **tangla**şu　　民惊诧兮愕愕，
Kökrer takı mengreşür　　电光闪兮雷鸣。

Yaşın atıp yaşnadı　　雷霆霆兮电闪，
Tuman turup tüşnedi　　云容容兮交合，
Adgır kısır kişnedi　　马啸啸兮唤偶，
Ögür alıp **ograş**ur　　终相会兮乐融融。

---

* 绿松，即绿松石，喻天。
** 以白石喻星晨。
*** 以玄鸟喻木星。
**** 从所引诗文来看，内容不限于春景。



Kuydı bulıt **yagmur**ın　　云翻腾兮雨降，
Kerip tutar ak torın　　白网展兮弥张，
Kırka kodtı ol karın　　雪霏霏兮漫野，
Akın akar engreşür　　隆隆兮洪流急。

Kar buz kamug erüşdi　　冰雪何处有，
Taglar suvı **akışdı**　　山泉竞风流。
Kökşin bulıt örüşdi　　冉冉云起处，
Kayguk bolup ügrişür　　悠悠一扁舟。

Kaklar kamug kölerdi　　春水瑟瑟溢枯池，
Taglar başı **ilerdi**　　冰消雪融峰见日。
Ajun tını yılırdı　　谁人先知地息暖，
Tü tü çeçek çergeşür　　百花列列闹青枝。

Ay kopup erlenüp　　月出晕朦胧，
Ak bulıt **örlen**üp　　白云影重重，
Bir bir üze üklenüp　　但闻喜雨降，
Saçlup suvı angraşur　　水声正轰鸣。

Yagmur yagıp saçıldı　　雨纷纷兮水声闻，
Türlüg çeçek **suçuldı**　　花竞放兮错杂陈，
Yinçü kapı açıldı　　贝壳展兮珍珠出，
Çından yıpar yagruşur　　檀麝汇兮飘香。

Tümen çeçek tizildi　　万花列成行，
Bükünden ol yazıldı　　破蕾竞相放，
Üküş yatıp özeldi　　哪堪埋息壤，
Yirde kopa **adrış**ur　　出土争芬芳。



Tegme çeçek üküldi　　百芳盈田畴，
Bokuklanıp büküldi　　万蕾压枝头。
Tügsin tügün tügüldi　　错缠谁人解，
Yazlıp* yana yörgeşür　　花放更无由。

Kızıl sarıg arkaşıp　　红黄争先后，
Yipgin yaşıl yüzkeşip　　绿紫对枝头。
Bir birgerü yörgeşip　　花团锦簇处，
Yalŋuk anı taŋlaşur　　客惊马蹄收。

Alın töpü yaşardı　　绿意染峰峦，
Urut otın yaşurdı　　枯草不得见。
Kölniŋ suvın **köşerdi**　　湖水漾碧波，
Sıgır buka möŋreşür　　牛群叫正欢。

Kulan tükel komıttı　　野驴何欢愉，
Arkar sukak yumuttı　　鹿羊亦聚集。
Yaylag tapa **emitti**　　列行蹄起舞，
Tizig turup sekrişür　　夏至田野绿。

Koçŋar teke seşildi　　公羊去，
Saglık sürüg koşuldı　　母羊聚，
Sütler kamug yoşuldı　　乳汁溢，
Oglak kozı **yamraş**ur　　羔羊喜。

Tumlıg kelip kapsadı　　冷气漫四野，
Kutlug yayıg tepsedi　　却为嫉福夏。
Karlap ajun yapsadı　　降雪满山川，
Et yin üşüp emrişür　　瑟瑟天气寒。

---

*此诗在tügsün（“四绳打成的结”）词条下亦被引用，但最后一行的yazlp一词改为yargalmat（“为了打开”）

恋情

Aydım **aŋar** sevük	试问心上人，
Bizni tapa nelük	路远河水深，
Keçtiŋ yazı kerig	山高原野阔，
Kırlar ediz bedük	何以至妾门？
Aydı seniŋ udu	我心随君转，
Emgek telim ıdı	身受万般难。
Yumşar katıg ödi	但求早相见，
Köŋlüm saŋa yügrük	高山亦平坦。
Yelvin anıŋ közi	钩魂摄魄美目盼，
Yelkin anıŋ özi	拂去复来我心间。
Tolun ayın yüzi	红颜多娇如满月，
Yardı meniŋ yürek	灵台破碎有谁怜。

战士颂

Meniŋ bile keŋeşti	来与我谋，
Bilgi maŋa **tengeşti**	知堪我俦，
Eren bile sünüşti	短兵交接，
Alplar başın ol yuvar	斩落敌首。
Udu barıp soŋdadı	尾随穷追，
Tegre turup aŋdıdı	四面合围，
Sacın kıra **meŋdedi**	揪其发辫，
Arjulayu er avar	豺群发威。

勇士同戈悼亡诗



Alp Er Tonga öldi mü　勇士同戈身已陨，
İsiz ajun kaldı mu　世道不平犹独存。
Ödlek öçin aldı mu　此恨问天何时了，
Emdi yürek yırtılur　悠悠我心戚如焚。

Ödlek yarag küzetti　大道待其时，
Ogrı tuzak uzattı　暗伏玄与机。
Begler begin azıttı　迷途伯克首，
Kaçsa kalı **kurtul**ur　欲返无归期。

Ödlek küni tavratur　岁月忽兮不淹留，
Yalŋuk küçin **kevret**ür　力已竭兮人离忧。
Erdin ajun sevritür　天道轮回有定数，
Kaçsa takı ertilür　欲逃不果徒增愁。

Ögreyüki mundag ok　大道既如此，
Munda adın tıldag ok　非是皆虚辞。
Atsa ajun ugrap ok　执意射一箭，
Taglar başı kertilür　山头亦穿之。

Begler atın argurup　伯克咸集汗宝马，
Kadgu anı torgurup　哀伤在心身更乏。
Meŋzi yüzi sargarıp　颜色焦黄哪堪问，
Kürküm aŋar türtülür　满面如涂藏红花。

Ulşıp eren börleyü
yırtıp yaka orlayu
sıkrıp üni yurlayu
sıgtap közi örtülür

猛士嚎啕狼哀鸣，
撕衣裂袖尽哭声。
长啸当歌伤心处，
双目迷蒙已红肿。

Könlüm için örtedi
Bütmiş başıg kartadı
Keçmiş ödüg irtedi
Tün kün keçip **irtel**ür

我心如焚，
旧伤复临，
往昔情思，
日久弥深。

Ödlek arıg kevredi
Yunçıg yavuz tovradı
Erdem yeme sevredi
Ajun begi çertilür

大道不行，
群小得势。
君子益穷，
人主已失。

Bilge bökü **yunçıdı**
Ajun anı yançıdı
Erdem eti tınçıdı
Yerke tegip sürtülür

英俊沉下僚，
时俗多纷扰。
美德成腐肌，
任人拖于地。





第五章《突厥语大词典》的发现与刊布

《突厥语大词典》的唯一抄本现存伊斯坦布尔民族图书馆，它的发现、刊布和翻译环环相扣、饶有趣味。首先，《词典》的发现纯属巧合。若非阿里·埃米里的爱书和细致，若非他的知识渊博以及不懈努力，这部著作可能早已湮灭于粗人之手，我们将失去这座突厥语言和文化的宝库。

最早提到《突厥语大词典》的是贝德莱丁·麻赫默德（Bedreddin Mahmud），又称安泰普人艾尼（Antepli Aynî）。他在İkdü' l-Cuman fi Tarih-i Ebli' z-Zaman*一书的第一卷曾经引用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此外，艾尼与其弟沙哈贝丁·艾哈迈德（Şahabeddin Ahmed）合著的《慧星志》（Taribü'ş-Şibabî）一书也曾引用《词典》的内容。后来，卡提普·切莱比（Kâtip Çelebi）在他的名著《去惑书》（Keşfü' z-Zünûn）也曾提到《突厥语大词典》。

还有另外几部文献也曾提及并引用《突厥语大词典》，人们知道这部书的存在，但在1910年以前，没有发现任何一部抄本。其实，曾经官至工部大臣的纳齐夫（Nazif Bey）的藏书中就有一个抄本。纳齐夫好读书，经常采购、收藏一些版本罕见且抄写、装帧优美的图书，他知道《突厥语大词典》很有价值，于是把它交给自己亲戚中的一位妇人，对她说：

"送你一本书，要收好。遇到难处可以把它卖给旧书商，值30个金里拉，低不要卖！"

后来，这位妇人因手头拮据便把书拿给旧书市场的书商布尔汉先生，开价30金里拉。以《突厥语大词典》这样的著作，30金

阿里·埃米里



*译注：此书为伊斯兰通史，记载上古至1446年间的历史，作者马赫穆德（1360–1451）为伊斯兰历史学家。

里拉并不算贵，但对于不懂此书的意义和价值的人这确实是一个不菲的价格。布尔汉先生将书呈送学部大臣埃姆卢拉，以为他可以出高价购买。学部大臣又将书转交科学院，科学院要求一周时间研读，一周后估价10里拉。布尔汉称，此书非其本人所有，东家要价至少30



阿里·埃米里先生部分遗物

阿里·埃米里先生（1857—1923.1.23）

诗人、作家、藏书家

生于迪亚尔巴克尔，祖父为诗人赛义德·穆罕默德·埃米里·切莱比，父亲为赛义德·穆罕默德·谢里夫先生。

启蒙于迪亚巴克尔的讲经堂，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并开始写宫廷体诗。后学习电报专业，1875年成为电报员。改良派到迪亚尔巴克尔后，追随阿比丁帕夏先后前往哈尔普特、锡瓦斯和塞洛尼卡等地，曾担任克藏乡税务所所长、阿达纳税务厅主簿，后在多地担任财务工作，二次立宪之后自愿退休。

曾负责民族研究会、历史文献编辑会，担任奥斯曼史学会会员。担任奥斯曼档案局编辑委员会主席期间，制定档案编辑体例并以自己名字命名。阿里·埃米里同时还是文选作家，编著近20种，包括：《著名诗人诗集》1910、《御制诗集粹》1901、《真理明鉴》1918、《奥斯曼诗集》、《奥斯曼东部国风》1918等。曾出版杂志。

当然，阿里·埃米里作为一个藏书家更为人知，个人藏书甚丰，开设国家图书馆并捐书一万六千余种，其中多为珍本和孤本，均为个人所购，此举堪称藏书家之典范。

阿里·埃米里对书之钟爱，最终使目前存世的唯一手抄本《突厥语大词典》得以面世并勘布。

阿里·埃米里1923年1月23日卒于伊斯坦布尔，葬于伊斯坦布尔法蒂赫清真寺。

里拉。科学院回答:

“30里拉我们可以买下一座图书馆。书你拿去,我们不要了。”于是将书还给布尔汉。

就在此时,阿里·埃米里先生来到书商布尔汉的店里。埃米里一生好书,搜书不惜倾其所有。他有一个习惯,每周要到旧书市场走上几趟,走店串铺查访新货。看到埃米里先生又来淘书,布尔汉先生对他说:“书倒是有一本,只是东家开价30里拉。”接着又一五一十把前面的事情说了一遍。他告诉埃米里,约期将至,老妇人就要过来取书了。

埃米里接过书,一看书名,心中大惊。这是无以伦比的、突厥语最重要的著作《突厥语大词典》。此书价值岂止30里拉,3000里拉亦不为过。埃米里旋即摆出一副镇定的样子;如果让对方看出自己势在必得,肯定会狮子大开口。于是说道:

旧书市场今景





阿里·埃米里先生获得的勋章

“此书甚是杂乱，不知是否完整？作者名叫喀什噶里。此人为谁，有何来历，阿猫阿狗，不得而知。不过，毕竟也算是本书。科学院出10里拉，我出15里拉。”

布尔汉道：“若我是东家就卖给您了。只是东家一口咬定30里拉。如果您有意买下，等于施恩于一妇人；如果不买，我还给东家便罢。”

“如此说来，当另当别论。帮助妇人义不容辞。也罢，成交。”埃米里虽然答应购买，但随身只有15里拉。如果回家取钱，又恐书被转卖他人；如果把书拿走余款后付，书商不会同意。埃米里不想舍书而去。于是怀着这般复杂的心绪，和布尔汉先生一同放下书，据说还锁上了店门，钥匙放进自己衣兜，盘算着能在市上遇到熟人。过了几分钟，终于见到曾任大学堂文学教习的法伊克·莱沙特先生。埃米里立即跑上前去问道：“身上有没有20里拉，快借给我！”法伊克·莱沙特先生带了10里拉，把它交给埃米里，又匆匆回家取钱。埃米里先生则回到布尔汉的书店，打开门，从从容容地只等法伊克·莱沙特先生送钱来。此时布尔汉已经乱了方寸，他也意识到此书乃是一部重要的文献。

过了片刻，法伊克·莱沙特赶来，手里拿着10个里拉。埃米里当场交给布尔汉30里拉，布尔汉又索要辛苦费。埃米里给布尔汉3里拉后便与法伊克·莱沙特走出书店，一路交谈着离开旧书市。其实，埃米里还在顾忌着身后。他担心布尔汉反悔追上来索书。终于没人追来，埃米里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哦，谢天谢地！”回到家里，细细研读，才知此书何等珍贵。阿里·埃米里此后向友人如此评价：

“此非凡书，此乃突厥斯坦，此乃大千世界。突厥之底蕴、突厥之语言将因此书而大放异彩。Seyyibuyihin之于阿拉伯文，此书之于突厥语，两者堪称姊妹。突厥语有如此之著作实乃空前。实估

其价，举世珍宝亦不足匹。此书颇似先知优素福，先以区区几个银币卖掉，后在埃及高价转卖*。布尔汉以33里拉售我此书，但给我数倍于此的珍宝玉石我也不会转手。”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何时发现《突厥语大词典》的问题，资料中存在一些出入。阿里·毕林基教授经过比较和分析，认为这件抄本是阿里·埃米里在1914年年初发现。



阿里·埃米里先生墓碑

《突厥语大词典》名声远扬

阿里·埃米里找到并买下《突厥语大词典》的消息在伊斯坦布尔、国内直至世界突厥学界渐次传开。首先获悉此事的人有齐亚·戈卡尔普（Ziya Gökalp），他兴奋异常地匆匆来到埃米里家想一睹此书的风采，不料埃米里珍爱此书如同自己的眼睛，他说：“现在不能给你看，也许两个月以后可以。”同乡的这番话让齐亚很是不快。他请来几位迪亚尔巴克尔籍议员代为求情，仍然未能如愿。

阿里·埃米里闭门不出，整日阅读《突厥语大词典》，晚上则照例来到咖啡馆，向朋友们滔滔不绝地讲述书中所学。

齐亚·戈卡尔普力主刊布

报纸不断报道《突厥语大词典》发现的经历及其内容，好奇者甚多。几年前，鄂尔浑碑铭已经解读，确认属于突厥遗物；此时第一

*译注：《古兰经》有优素福章讲述这位先知的成长经历。优素福少有异象，深受其父叶尔孤白的喜爱，十一位兄长出于嫉妒将其抛于荒井，为行商所得，低价卖至埃及为奴，历经坎坷，终于大贵。

部突厥语词典的发现，成为国内一大喜讯；突厥语历史如此悠久、表现力如此丰富，令国人自信心大增。长年以来，突厥语向来被指为用于家居、街巷、市集的口头语言而无法成为科学、艺术、文学和教育语言。在这样的背景下，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关于突厥人和突厥语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使人们对突厥语的看法迅速改变。突厥之名为真主所赐，学习突厥语义不容辞，突厥语与阿拉伯语不相伯仲。这些观点促进了民族语言文学意识的普及。

阿里·埃米里对《突厥语大词典》极为珍爱。一周之后，他邀请来自基利斯的教师里法特先生（Kilisli Muallim Rifat Bey）到家里作客。里法特一来就看到《突厥语大词典》摆在那里。阿里·埃米里用手指着书说："这就是《突厥语大词典》，请您给掌掌眼。"里法特翻阅一番，说道："愿真主使此书得以刊布。"听得此话，埃米里甚是欣慰，道："此话未听旁人说过，但愿由我刊布，你则负责核校。里法特，此书无论以如何高深、珍贵称之都不为过。但有一个大问题。书的装订线已断，印张散乱，页面错杂，首尾难辨，既无页码，又无编号。不知是否足本，能否整理？里法特，万望你能每天过来一两个小时研究研究。"

对此请求里法特欣然接受。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法特每天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几次整理却每每发现编序有误，几经反复终于把全部页面依次排好，发现竟然完整无缺。多日来阿里·埃米里一直都在等候这个喜讯，喜极而泣，表示愿以一半家产相谢。里法特谢绝了这份盛情，只请求允许将此书刊布。阿里·埃米里道："但愿天遂人意，不过还要稍有耐心。"

齐亚·戈卡尔普



里法特心知埃米里定会同意，只需贵人出面，他必无法回绝。欲说服埃米里就只差贵人出现了。

里法特看过《突厥语大词典》并将散页整理完毕的消息传出不久，齐亚·戈卡尔

普登门来访："尊敬的里法特先生，那本书您既见过又读过是吗？""是的，我见过也读过。""里法特先生，我本不知爱为何物，但对这本书情有独钟。力求一睹却未如愿。我们要买下，还要刊布。宝库的钥匙在你手里。请你帮助，我们需要抢救此书。让它成为我们献给所有突厥人民的礼物吧。有何良策，请你明示。"



基利斯的教师里法特

其实里法特已有办法。他知道，埃米里对后来获得帕夏称号的塔拉特极为敬重，若请他出面肯定不会回绝。齐亚·戈卡尔普只消向塔拉特帕夏提出此事而由塔拉特帕夏请求埃米里同意刊布，则此事必成。不过，塔拉特帕夏不可能屈尊请求埃米里，而将埃米里招致巴巴里*或皇宫也不妥当。最后，齐亚·戈卡尔普和里法特想出如此计策：

阿里·埃米里先生对法务大臣易卜拉欣先生也十分敬重，常往位于科斯卡的府上拜会。时值斋月，可由法务大臣易卜拉欣出面邀

基利斯人里法特（比尔盖）（1873–1953.2.22）

教育家、学者、诗人、作家。生于基利斯，世称基利斯·里法特老师（Kilisli Muallim Rifat）。在家乡完成启蒙至中学，1898年师范大学堂毕业。里法特亦有法学学位，精通阿拉伯语，曾在多所学校从事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教学，以其对手抄本研究而闻名，付梓作品包括：《先祖阔尔库特书》（1914）、《伊本·米海纳词典》（1919）、《埃夫利亚·切莱比游记》（1928）。里法特最著名的工作是整理《突厥语大词典》散页并首次出版影印本。卒于安卡拉，葬于杰白记·阿斯里公墓

*译注：巴巴里（Babıali），意为"高门"，奥斯曼帝国末期首相府，现为伊斯坦布尔省政府大楼；也泛指奥斯曼政府。近代新闻出版肇始于巴巴里一带，因而又是近代新闻出版业的代称。

请埃米里往赴斋宴；当晚宴后约一个小时，安排塔拉特帕夏随人前往探望易卜拉欣。各方如此约定之后便立即将此计付诸实施。

过了几天，法务大臣易卜拉欣果真邀请阿里·埃米里先生赴宴，对他照例盛情款待。受邀者只有埃米里一人。炮声响毕，斋宴开始。此后的情况阿里·埃米里曾这样回忆：

斋饭之后我们开始闲谈，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管家来报："老爷，塔拉特帕夏驾到。"易卜拉欣大人立即出迎，将客人引入我们所在的房间。来者是塔拉特帕夏，随行的还有五六个友人，其中我只认得塔拉特帕夏。客人进来以后，易卜拉欣大人开始逐一引见，最后介绍我的时候对我大加赞赏。客人们一听我的名字，包括塔拉特帕夏在内马上起身。先是塔拉特帕夏走过来对我说道："大师，如蒙恩准，下官欲亲吻尊手，不甚荣幸之至。"如此恳请再三，其他人也如此向我致了礼。

那天晚上我大概说了三十三次"岂敢"，我越是谦逊，他们越是恭敬，放下我的手还要吻我的衣服下摆。

客套之后，塔拉特帕夏起身请我就《突厥语大词典》赐教一二。我于是开讲，直说得口干舌燥。他们越听越入迷。最后众人纷纷祝贺我获得如此宝书。

塔拉特帕夏再次起身，说道："大师，尊前造次，实是诚惶诚恐。望恕在下斗胆直言。书者如人，固有生死，腐朽溃散，不得长存以至千年万年。存书之道，古有誊抄，然其绩效有限。文明世界得一妙法，印刷是也。以印刷之术，一书而成千，而成万，以至十万数。《突厥语大词典》既有如此珍贵之价值，如蒙恩准，我辈当先予刊布，刻令名于卷首，使之流传天下，令世人共怀谢忱。不情之请，望勿推辞。"



塔拉特帕夏

这番话让阿里·埃米里很是受用，但他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此事应由里法特办理；第二，刊布期间抄本只能由里法特保管，不得

转手他人。塔拉特帕夏当即应允，随后两人又有如下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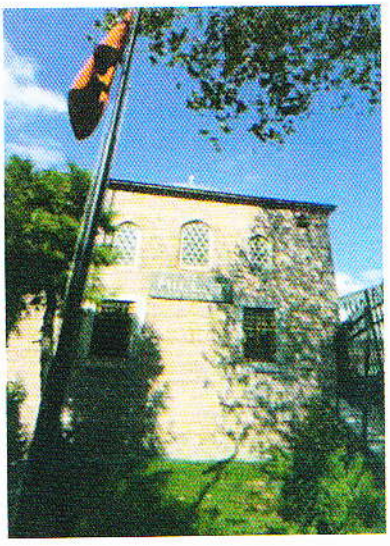
塔拉特：大师现在何处高就？

埃米里：老朽已在户部堂官*任上告老。

塔拉特：不可，如阁下德高资深之人赋闲在家，吾心何安？蒙真主美意，贵体安康，尚可继续为国效命。大师，户部堂官、巡抚、御使、尚书，尊意何如？敬请示下，下官自当惟命是从，即刻任命。

一番话令埃米里为之动容，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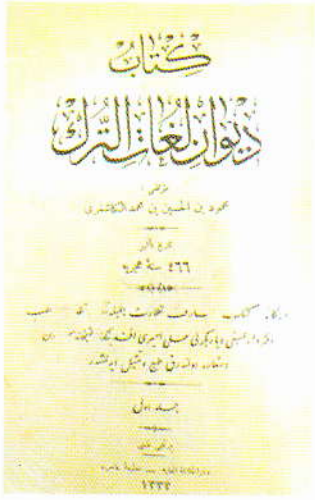
为国效命，老朽业已尽力。窃以为，老迈之身，不堪大任。蒙大人美意与错爱，老朽不胜感激。



民政图书馆（今景和旧景）



*译注：defterdar，奥斯曼帝国中央或省级财政事务主官。现省级财政主官延用此称。



基利斯人里法特刊布的《突厥语大词典》影印本

迈哈麦德·阿奇南



《突厥语大词典》首次刊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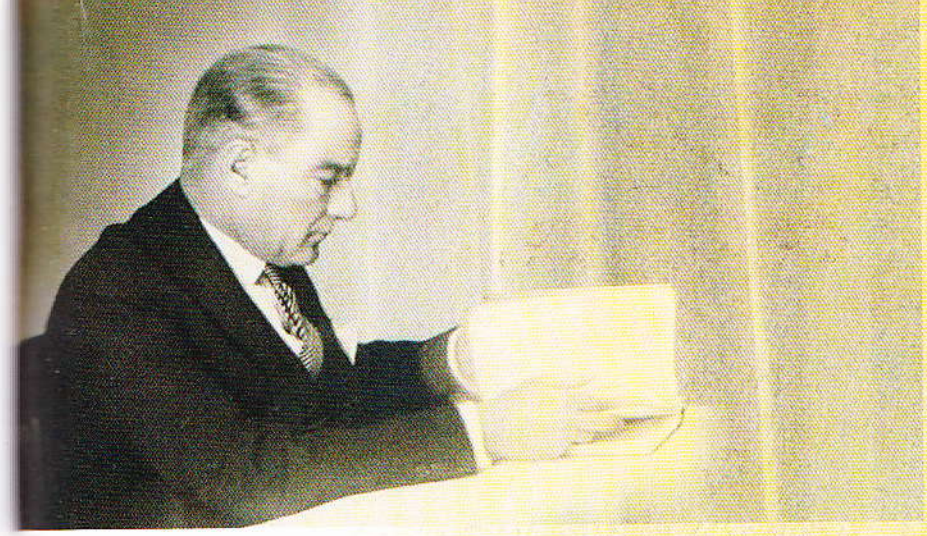
过了几天，阿里·埃米里先生在讲明条件之后把《突厥语大词典》交给了里法特。待里法特拿到书，塔拉特帕夏便派人给阿里·埃米里送去300里拉“略表嘉奖之意”，但他并未接受。阿里·埃米里倾其所有收购大量代表突厥文化的图书资料，在《突厥语大词典》出版不久，他便将抄本连同以前收藏的其他文献一起无偿捐给了自己创建的图书馆。

里法特刊布《突厥语大词典》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纸墨稀缺，印刷厂字模破损，印刷机运行起来剧烈抖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里法特开始了《词典》的出版工作。

他把《突厥语大词典》放在一个结实的箱子以免发生不测，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印制过程中一直箱不离身。首先完成的是《突厥语大词典》的重新手抄本。该再抄本存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图书室写本区，编号为1355。后在1915-1917年间出版了三卷本。

里法特刊布的实际上是一个影印本。错页已经调序，全书经过整理，词条明确标示，阿拉伯语部分加上了发音符。这样，在《突厥语大词典》成书大约850年后，终于通过印刷机大量印刷，摆脱了湮灭的命运。

《突厥语大词典》付印之后，阿里·埃米里把仅存的抄本连同其他藏书一起捐给了他所创建的民族图书馆。这一抄本仍保存在这里，编号为4189。



《突厥语大词典》的土耳其语译本

《突厥语大词典》付梓之际，国立研究所（Milli Tetebbular Encümeni）又向里法特提出将此书译为土耳其语的建议。里法特已通读数遍，因此在刊印完成之后着手翻译，译文共有二十二本手稿，交学部，得稿酬120里拉。

里法特的译本转交编译馆，但未能付梓，后送至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其时国家正在危难之际，阿塔图尔克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在进行。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就在此时将翻译《突厥语大词典》的任务交给了后来担任首任土耳其语言学会（TDK）会长的萨米赫·里法特及《独立进行曲》**的词作者、诗人麦哈迈德·阿奇夫。

基里斯利·里法特得知这一消息，致书萨米赫·里法特，告知自己已有译文在先，希望对方能够参考大学图书馆文学部的译文并将自己列为译者。萨米赫·里法特将这些译稿带到安



萨米赫·里法特先生



基利斯的教师里法特先生

*译注：Darülfünun，成立于1900年，1933年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大学（İstanbul Üniversitesi）。

**译注：后被定为土耳其国歌。



贝希姆·阿塔莱先生

卡拉，和麦哈迈德·阿奇夫一起加以校订并决定将此译文出版而不再重译。

加齐穆斯塔法·凯末尔得知《突厥语大词典》，命人将基里斯利·里法特的译文呈送羌卡亚别墅*一阅。在萨米赫·里法特写给基里斯利·里法特的信函中曾经提及此事。阿塔图尔克阅读过的这些手稿中有五本现存土耳其语言学会图书馆。

此时科尼亚人阿卜杜拉·阿特夫·图君奈尔和阿卜杜拉·萨伯里·卡尔特尔也分别将《突厥语大词典》译成土耳其语。凡省籍议员特乌菲克先生（后取姓德米尔奥卢）编制了词典索引。其中阿特夫·图君奈尔的译稿和特乌菲克·德米尔奥卢的索引存于土耳其语言学会图书馆（编号E. 82），阿卜勒拉·萨伯里·卡尔特尔的译稿存于布尔萨省大众图书馆。

1932年9月26日阿塔图尔克在新宫**主持召开第一届突厥语大

*译注：Çankaya Köşkü，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府。

**译注：Dolmabahçe Sarayı，意译填园宫，填海造地而建，共和国初期阿塔图尔克在此办公。在土华人常与Topkapı Sarayı对称，一为新宫，一为旧宫。

贝希姆·阿塔莱（1882–1965.11.7）

语言文学专家、教育家、作家、政治家，生于乌沙克。早年在伊斯坦布尔接受经学院教育，师范大学堂毕业，先后在科尼亚、特拉布宗、安卡拉、马腊什、伊切尔、乌沙克和尼德等地担任教学和行政工作。组建斯利夫凯护法协会并先后在斯利夫凯和乌沙克参与民族解放运动。历任第一届和第七届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屈塔希亚籍议员，长期担任土耳其语言学会会员及分会会长，主持勘布过一些突厥语基础文献，著作包括：《贝克塔什教义与文学》（1921）、《土耳其语规则》（1931）、《土耳其语中的Men/Man》（1940）、Et Tuhfet ü ’ z–Zekiye Fi’ l Lugat–it–T ü rkiye（1946）、《阿布什卡方言词典》（1970）、Senglah Lugat–i Nevai（1950）。他首次将突厥语划时代著作《突厥语大词典》译成土耳其语，被称为“贝希姆·阿塔莱译本”，多年以来一直是突厥语研究者使用的唯一参考书。1965年11月7日卒于安卡拉。

会。之后，突厥语研究会*把《突厥语大词典》索引、翻译的任务交给了基里斯利·里法特。

第一稿未能付印，于是基里斯利·里法特着手重译及索引编制工作，并将手稿卡片寄给学会，学会要求他进行修改。为此，基里斯利·里法特与土耳其语言学会秘书长易卜拉欣·奈支米·迪尔曼及贝希姆·阿塔莱在新官面商，此次面商无果而终。



土耳其语言学会出版的贝希姆·阿塔莱的译本

而此时学界正在热盼《突厥语大词典》有上乘译本出版。学会领导，尤其是秘书长易卜拉欣·奈支米·迪尔曼力主贝希姆·阿塔莱负责翻译，后者终于1937年底接受了这一任务。



什尼亚人阿特夫·图鲁奈尔的译文手稿

贝希姆·阿塔莱参考了以前的几种译本，但因多有异见，因此另起炉灶。当然，如贝希姆·阿塔莱所说，疑惑之处他也曾查看前人的译文，只是并不信任，因而从不照搬。

阿塔莱的译文以三卷本的形式于1940-1941年出版，其间学会还出版了《突厥语大词典》的新影印本。作为阿塔莱译本的补充，索引部分于1943年出版。1957年，德赫利·迪尔琴的《突厥语大词典》阿拉伯字母序索引出版。1972年，《突厥语大词典》成书900年，土耳其语言学会又出版了一种索引，这其实是贝希姆·阿塔莱1943年索引的重编本。

*译注：Türk Dili Tetkik Cemiyeti，土耳其语言学会（TDK）前身。

《突厥语大词典》的其他译本

土耳其语言学会出版的贝希姆·阿塔莱译本后来长期成为突厥语研究的参考书目，部分国家的译本也都以此为蓝本。

国外最早的译本1960-1963年由乌兹别克斯坦苏联科学院在塔什干出版，由萨利赫·穆塔利波夫（Salih Mutallibov）译为乌兹别克语，分三卷，书名为Türkiy Sözlar Devani。索引由加尼·阿卜杜拉曼诺夫（Gani Abdurrahmanov）和萨利赫·穆塔利波夫编制，1967年作为第四卷出版。

《突厥语大词典》维吾尔语版的翻译出版经历了多次波折。最早是1955年Muhemmed Peyzi和Ehmed Ziyaî兄弟的译本；1963-1966年Uygur Sayrani再次翻译。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上译本均未能出版。

1978年，《突厥语大词典》的维吾尔语和汉语版翻译出版正式提上日程，纳入中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并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成立自治区社科院《突厥语大词典》翻译组进行了翻译。维吾尔语版分三卷，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Mehmut Kaşkari, Türki Tiller Divanı。第一卷的主编为依布拉音·穆提义，编辑依民·土尔逊和米尔苏里唐·奥斯曼诺夫，分别于1981、1983年和1984年在乌鲁木齐出版。

《突厥语大词典》的英文版由美国哈佛大学于1982-1985年出版，由罗伯特·丹科夫（Robert Dankoff）和詹姆斯·凯利（Ja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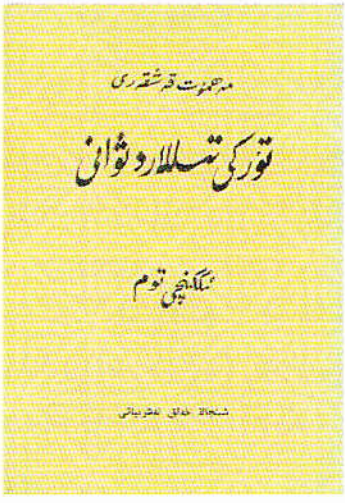




《突厥语大词典》阿塞拜疆语译本



《突厥语大词典》英文译本



《突厥语大词典》维文译本（1981—1984）



《突厥语大词典》第二维文译本再版（2008）

Kelly）翻译，希纳斯·特肯和戈努尔·阿尔派·特肯担任主编，书名为Mahmud al-Kaşgari Compendium of Turkic Dialects (Diwan Lugat at-Turk)。该书第三卷有词典正文和详细的索引。

哈萨克语版1997-1998年由阿斯加尔·库尔马舒勒·埃古巴耶夫完成，书名为Mahmut Kaşkari, Türik Sözdigi, 1997年在阿拉木图出版第一至二卷，1998年出版第三卷。

《突厥语大词典》在中国第二次出版的是根据现代维吾尔语版翻译的汉语版。第一卷由米尔苏里唐·奥斯满和陈华审阅，何锐、丁一、校仲彝、刘静嘉翻译，米尔苏里唐·奥斯满和牛小莉校对；第二卷由郝关中审阅，校仲彝、刘静嘉翻译，齐清顺、塔伊尔江·穆罕默德校对；第三卷由李经纬审阅，校仲彝翻译，齐清顺、塔伊尔江·穆罕默德校对，2002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侯赛因·迪兹君（Hüseyin Düzgün）教授翻译的波斯文版名为Divanü Lugat-it Türk，2004年由德黑兰阿克塔尔出版社出版。该版为单卷本。

《突厥语大词典》的俄译由奥维佐娃（A. Auvezova）完成，2005年在哈萨克斯坦出版，书名为Mahmud al-Kâşgari, Diwan Lugat at-Türk。

2005年卡巴尔哲出版社出版了另一个土耳其语译本。

《突厥语大词典》阿塞拜疆语译本于2006年在巴库出版。译者为拉米兹·埃斯凯尔（Ramiz Esker），分四卷，前三卷为译文，第四卷是索引。

结语

迄今《突厥语大词典》已经有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现代维吾尔语、英语、汉语、波斯语和阿塞拜疆语的全译本，共九个版本*，成为很多学者的研究对象。

直接研究《突厥语大词典》或以此为参考研究突厥语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方言的文章、会议论文或专著已达数千之多。

任何出版物，无论研究突厥语的哪一阶段或哪一专题，总能见到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名字。

因此，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被称为突厥学的始祖、突厥世界的第一位语言大师、第一位语料搜集专家。他的著作是一座文化宝库，每次研读都会对突厥语言、文学和文化有新的发现。

《突厥语大词典》是各突厥语言的根之所系。

一千年前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降生，预示着一部里程碑式的突厥语著作即将问世。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名字，连同他留给我们的《突厥语大词典》必将流传千年、万年。

*译注：加上俄语译本似乎应是九种语言十个版本（土耳其语有两个版本）。

参考书目

Akün Ömer Faruk, "Divan Edebiyatı", Türkiye Diyanet Vakfı İslam Ansiklopedisi, C.9, İstanbul, 1994, s.389-427.

Akün Ömer Faruk, "Kâşgarlı Mahmud", Türkiye Diyanet Vakfı İslam Ansiklopedisi, C.25, İstanbul, 2002, s.9-15.

Bilge Rifat (Kilisli), "Divanü Lugat't-Türk'ün Başındaki Makale", Türkiyat Mecmuası, İstanbul Üniversitesi Türkiyat Enstitüsü yayını, C. VI, İstanbul, 1939, s.355-358

Bilge Rifat (Kilisli), "Divanü Lugat'it-Türk'ün Telif Tarihi", Türkiyat Mecmuası, İs tanbul Üniversitesi Türkiyat Enstitüsü yayını, C. VI, İstanbul, 1939, s.358-360.

Bilge Rifat (Kilisli), "Divanü Lugat'it-Türk ve Emiri Efendi", Türk Kültürü, Türk Kültürünü Araştırma Enstitüsü yayını, C. VIII, S. 88, Ankara, 1970, s.253-270

Caferoğlu, Ahmet, Türk Dili Tarihi II, İstanbul Üniversitesi Edebiyat Fakültesi yayını, İstanbul, 1974

Çelik, Kemal, Bir Kitap Dostu Ali Emiri Efendi, Mor yayınları, Ankra, 2007.

Dankoff, Robert - James Kelly, Mahmud al Kaşg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Diwan Lugat at-Turk), Sources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7, Harward, 1982-1985

Dankoff, Robert, "Divânu Lûgati't-Türk'te İskender Efsanesi", Türk Dünyası Araştımaları, Türk Dünyası Araştırmaları Vakıf yayını, S.96, İstanbul, 1995, s. 207-216

Ercilasun, Ahmet Bican, Başlangıçtan Yirminci Yüzyıla Türk Dili Tarihi, Akçağ yayınları, Ankara, 2004

Ercilasun, Ahmet Bican, "Kâşgarlı Mahmud'un Muzipliği", II. Türkiyat Araştırmaları Sempozyumu: Kâşgarlı Mahmud ve Dönemi, yayınlanmamış bildiri, Ankara, 28-30 Mayıs 2008

Genç Reşat, Kşagarlı Mahmud'a Göre XI. Yüzyılda Türk Dünyası, Türk Kültürünü Araştırma Enstitüsü yayını, Ankara, 1997

Genç Reşat, "Karahanlılar Tarihi", Türkler, C. 4, Yeni Türkiye Yayınları,

Ankara, 2002, s. 445-459

Hartmann, Angelika, "Muktedî-Biemrillah", Türkiye Diyanet Vakfı İslam Ansiklopedisi, C. 31, İstanbul, 2006, s. 142-143

Hasan, Abdürrahim, "Kâşgarlı Mahmud'un Mezarı ve Mimarî Yapısı", (Çeviren İsa Özkan), Türk Kültürü, Türk Kültürünü Araştırma Enstitüsü yayını, C. XXIV, S. 268, Ankara, 1985, s. 544-550

Kaçalin Mustafa S., "Divanü Lûgati't-Türk", Türkiye Diyanet Vakfı İslam Ansiklopedisi, C. 9, İstanbul, 1994, s. 446-449

Kâşgarlı Mahmud, Divanü Lûgati't-Türk (yayımlayan Rifat Bilge), I-III, İstanbul, 1333-1335 (1917-1919)

Kâşgarlı Mahmud, Divanü Lûgati't-Türk (Tıpkıbasım), Kültür Bakanlığı yayınları, Ankara 1990

Kâşgarlı Mahmud, Divanü Lûgati't-Türk (Çeviren Besim Atalay), TDK yayını, 4 cilt, Ankara 2006

Kâşgarlı Mahmud, Divanü Lûgati't-Türk (Çeviri, uyarlama, düzenleme Seçkin Erdi, Serap Tuğba Yurteser), Kabalcı Yayınevi, İstanbul, 2005

Mutiy İbrahim - Misrultan Osmanov, "Kâşgarlı Mahmud'un Yurdu, Hayatı ve Mezarı Hakkında", (Çeviren Doç. Dr. Hülya Kasapoğlu Çengel), Bilig dergisi, S. 23, Ankara, 2002, s. 189-208

Nalbant, M. Vefa, Divânü Lûgati't-Türk'te İsim, Ankara Üniversitesi, doktora tezi, Ankara, 2005

Pakalın, Mehmet Zeki, Maliye Teşkilatı Tarihi, Ankara, 1977, s.65

Pritsak Omelyan, "Kara-Hanlılar", İslam Ansiklopedisi, Millî Eğitim Bakanlığı, C.6, İstanbul, 1955, s. 251-273

Ölmez Mehmet, "Kâşgarlı Mahmud'un Kabri ve Yurdu",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C. 14, İstanbul, 2004, s.207-240

Sakaoğlu Saim, "Divanü Lûgati't-Türk'teki Atasözlerinin Anadolu'daki İzleri", Divanü Lûgati't-Türk Bilgi Şöleni Bildirileri, TÜRKSOY yayınları, Ankara, 1999, s.36-46

Sertkaya Osman Fikri, "Son Bulunan Belgeler Işığında Kâşgarlı Muhmûd

Hakkında Yeni Bilgiler", Divanü Lûgati't-Türk Bilgi Şöleni Bildirileri, TÜRKSOY yayınları, Ankara, 1999, s.130-144

Tekeli Sevim, "İlk Japon Haritasını Çizen Türk Kâşgarlı Mahmud", Erdem, C. 1, S.1, s.645-651

Tekin Talât, XI. Yüzyıl Türk Şiiri (Divanu Lugati't-Türk'teki Manzum Parçalar), TDK yayını, Ankara, 1989

Topuzoğlu, Tevfik Rüştü, "Halil bin Ahmed", Türkiye Diyanet Vakfı İslam Ansiklopedisi, C.15, İstanbul, 1997, s.309-312



ISBN 978-7-105-10249-5

9 787105 102495 >

定价：40.00元